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 從敦煌講史類變文看唐代社會

研究生：許孟怡

指導教授：陳登武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

## 摘要

本研究主題透過敦煌變文中關於中國歷史故事類之講唱文學作品的內容來分析了解唐代社會在這些文學作品中他們所呈現出對中國歷史人事物的觀念想法等情況，就如同克羅齊所言「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敦煌變文的作品也是如此，其融入創作者及唐代民眾對於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狀況的觀點及想法，反映當時社會的各種現象。

本文藉由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所載講史類之講唱文學作品—《舜子變》、《伍子胥變文》、《漢將王陵變》、《季布詩詠》、《捉季布傳文》、《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王昭君變文》、《孟姜女變文》、《秋胡變文》、《韓朋賦》、《董永變文》、《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葉淨能詩》、《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等篇內容，來分析探討各篇人物在變文書寫與原先史書記載或文人筆下記載的差異。這樣人物書寫差異的背後所欲傳遞傳達的訊息或意義為何？並藉此來分析探討變文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關鍵詞：敦煌變文、講史類變文、變文、唐代、唐代社會。

##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章 先秦歷史人物的原型與改造.....	12
第一節 改寫「舜」的事蹟.....	12
第二節 伍子胥故事的演化.....	18
第二章 漢代歷史人物的書寫.....	25
第一節 漢代建國史的書寫.....	25
第二節 李陵的民間形象.....	32
第三節 王昭君故事的嬗變.....	38
第三章 神話式或寓言式人物的書寫.....	45
第一節 孟姜女故事的流變.....	45
第二節 秋胡戲妻文本的發展.....	53
第三節 韓朋的悲劇.....	60
第四節 董永故事的啓示.....	65
第五節 佛教高僧慧遠的書寫.....	71
第四章 當代歷史人物的評價與書寫.....	80
第一節 韓擒虎與隋朝歷史.....	80
第二節 審判唐太宗.....	88
第三節 葉淨能與唐玄宗.....	94
第四節 河西張氏政權與敦煌的命運.....	104
結 論.....	109
參考書目.....	111

## 表 目 次

表 0-1	歷代學人暨相關著作對於「變文」定義釋名一覽表 .....	4
表 3-1	《廬山遠公話》與《高僧傳》記載眾僧事蹟之對照表 .....	76
表 4-1	《葉淨能詩》與唐人雜記之書寫對照表 .....	98

## 圖 目 次

圖 3-1	董永行孝圖 .....	67
-------	-------------	----



## 緒論

本研究主題藉由敦煌變文講史類故事之作品來探討當中所反映的唐代社會，在進行研究主題前，先就題目的文本—「敦煌變文」作個說明，包含敦煌變文的發現、定名、分類、定義、性質等。接著在研究回顧與研究方法方面，先就敦煌學、敦煌變文及研究主題相關研究發展及成果作個說明，之後說明本研究主題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取材範圍。最後，對本研究主題的論文章節架構作一說明。

### 一、變文的性質

#### (一) 變文的源起

##### 1. 石室的發掘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六日，敦煌三界寺王圓籙道士發願整頓洞窟，在清除洞窟流沙之際，發現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藏經洞，即現今著名的「敦煌石室」。在這石室中，出土約有五萬多卷的藏書，多為唐五代宋人親手抄錄的寫本、經卷及文書等；寫本的年代，估計約為西元四世紀末至西元十世紀末左右；這些藏書的內容絕大部分是佛教經典，其餘則是道教、景教、摩尼教的經典，以及經、史、子、集四部書籍等。這些書籍的書寫文字多數是漢文，也有不少用中亞古代習用的文字如回紇、康居、龜茲、和闐、梵藏等文書寫的卷子。這些藏書對於中國中古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及邊疆民族的生活、社會、往來等都提供新的證據、資料來進一步研究及釐清。

##### 2. 變文的定名

敦煌石室的藏書中和文學有關的內容很繁雜，有唐詩、唐末五代詞，其中最多的是形式和後代彈詞類似有說有唱的講唱體作品。該如何為這些講唱體作品定名稱？歷來學者皆有不同的主張，如將其稱為：「通俗詩」、「通俗小說」、「佛曲」、「變文」、「俗文學」、「民間文學」、「敦煌文學」等。

王國維先生是最早把這些講唱體裁的作品，泛稱為「通俗詩」及「通俗小說」。

<sup>1</sup>一九二四年羅振玉先生輯印《敦煌零拾》<sup>2</sup>將它正式命名為「佛曲」。一九二九年向達先生撰〈論唐代佛曲〉一文，認為「敦煌發見的俗文之類而為羅先生所稱為佛曲者，與唐代的佛曲，完全是兩種東西」<sup>3</sup>。同年鄭振鐸先生發表〈敦煌的俗文學〉<sup>4</sup>一文首先採用「變文」這名稱，並得到學術界公認，把這些俗文學作品統視為「變文」，一直沿用至今。

## （二）變文的性質

### 1. 變文的分類

隨著學者對「變文」這些通俗講唱作品的進一步深入研究，逐漸發現這些作品彼此的形式、體裁等有著許多細緻的差異，如有的是純韻文，有的是純散文，有的則是韻散合用。因此，學者又把它們區分為各種不同的類型。如張鴻勛先生將它們區分為詞文、故事賦、話本、變文、因緣、講經文等六種。<sup>5</sup>周紹良先生分為變文、講經文、因緣（緣起）、詞文、詩話、話本、賦等七類。<sup>6</sup>高國藩先生認為敦煌寫本中的文學類，應稱為「敦煌民間文學」，範圍包括散文、講唱、韻文、語言四種。散文類有兩種：①短篇民間傳說②敦煌民間話本；講唱類有四種：①敦煌民間變文②敦煌講經文③敦煌民間故事賦，包括敦煌俗賦④敦煌民間詞文；韻文類有六種：①敦煌曲子詞②敦煌民間小調③敦煌民間四言歌謠④敦煌民間五言白話詩⑤敦煌民間六言歌謠⑥敦煌唐人詩；語言類有兩種：①敦煌民間諺語②敦煌民間謎語。<sup>7</sup>

各學者的分類雖然不相同，但都說明了對這些變文作品的認識有更深入的研究探索，就有更進一步的觀點及見解的提出。因此對「變文」做為這類作品的總稱開始提出質疑，如張鴻勛先生說：「過去把敦煌講唱作品只籠統地說成『變文』一種，既有以偏蓋全之弊，又掩蓋了類與類間差異，從而影響對豐富多彩的唐五代講唱文學的深入研究，是應予糾正的。」<sup>8</sup>周紹良先生也說：「研究是不斷發展的，認識也是逐步深入的，過去籠統視為『變文』的東西，經過仔細辨識之後，

<sup>1</sup> 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台北：明文書局，1985），頁 1-7。

<sup>2</sup> 羅振玉輯，《敦煌零拾》中的「佛曲三種」。

<sup>3</sup> 向達，〈論唐代佛曲〉，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頁 10。

<sup>4</sup> 原刊《小說月報》，第 20 卷 3 號，1929 年。後收入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9。

<sup>5</sup> 關於這六種差異，可參閱張鴻勛，〈敦煌講唱文學的體制及類型初探〉，收入張鴻勛，《敦煌俗文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頁 13-26。

<sup>6</sup> 關於這七類的分類及差異，可參閱周紹良等選注，《敦煌文學作品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唐代變文及其它（代序）〉，頁 1-29。

<sup>7</sup> 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台北：聯經出版社，1994），導論，頁 1-13。

<sup>8</sup> 張鴻勛，〈敦煌講唱文學的體制及類型初探〉，收入張鴻勛，《敦煌俗文學研究》，頁 25-26。

僅就形制、體裁而論，大家已看到它有各種形式之不同，是不能只以『變文』一詞概括住的。」<sup>9</sup>

但也有人堅持以「變文」做為這類作品的總稱。如王重民先生，他在談到變文的發展過程時說：「在不同的階段之內，曾採用過各種不同的名稱；在不同的題材之內，又帶來了一些舊有的名稱。但在變文的全盛時期，則都用變文來概括這一類的文學作品，而作為當時的公名來使用。這就是在今天我們大家為什麼又認為只有用『變文』這一名詞來代表敦煌所出這一類文學作品，為比較適宜、比較正確的主要原因。」<sup>10</sup>又說：「從敦煌變文寫本裏，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原題；這些原題，往往前題和後題不同，甲卷和乙卷有異，經過比較研究，我們知道有全名，有簡名，有因變文形式的命名，有因變文內容的命名，還有一些因襲著舊名，如佛教故事稱『緣起』，歷史故事稱『傳文』之類。名稱這樣紛歧，正反映出只有『變文』才是公名。」<sup>11</sup>潘重規先生認為：「變文是一時代文體的通俗名稱，它的實質便是故事；講經文、因緣、緣起、詞文、詩、賦、傳、記等等不過是它的外衣。譬如一位某甲，穿著中裝、西裝、和服乃至運動衫、游泳衣等等的寫真照片，我們不能以服裝的不同，而斷定這不是某甲的寫真照片。變文所以有種種的異稱，正因為它說故事時用種種不同的外衣來表達的緣故。」<sup>12</sup>

上述對於「變文」的兩個觀點各有其道理。本研究主題是透過敦煌變文中關於中國歷史故事類的講唱文學作品（有些學者將這類作品稱為講史類變文）來進行研究、分析、探討當中所反映的唐代社會，因此對變文形制、體裁差異不深入說明及細分，而是將「變文」視為敦煌石室發現的講唱文學類作品之通稱。

除了根據變文形制、體裁來分類外，有些學者根據變文的內容將其分為佛經故事及非佛經故事兩大類，如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的敘例中提到：「變文的形式和內容大約可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講唱佛經和佛家故事的，第二類是講唱中國歷史故事的。第一類又可分成三種：第一種是按照佛經的經文，先作通俗的講解，再用唱詞重複解說一遍；第二種是講說釋迦牟尼太子出家成佛的故事；第三種是講佛弟子和佛教的故事。後兩種還是有說有唱。第二類也可分為三種，但不以故事內容分，而是按形式分的。第一種有說有唱，第二種有說無唱或有唱無說，第三種是對話體。」<sup>13</sup>

本研究主題是透過敦煌變文中關於中國歷史故事類之講唱文學作品的內容，探討這些文學作品中所呈現對中國歷史人物的觀念、想法及當中所反映的唐代社會等。因此有必要將本研究主題所使用的「變文」之範圍作個說明及界定。

<sup>9</sup> 周紹良等選注，《敦煌文學作品選》，〈唐代變文及其它（代序）〉，頁2。

<sup>10</sup> 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頁283。

<sup>11</sup> 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頁283-284。

<sup>12</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1317。

<sup>13</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敘例，頁1。

本文將以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的分類及內容為依歸，選取該書第二類有說有唱、有說無唱及有唱無說之作品，也就是該書第五卷及第六卷的作品，當中的篇名有：伍子胥變文、孟姜女變文、漢將王陵變、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王昭君變文、董永變文、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舜子變、韓朋賦、秋胡變文、捉季布傳文、季布詩詠、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葉淨能詩等。本研究主題將透過這幾篇作品的內容來分析探討各篇人物在變文書寫與原先記載之差異，而這樣的人物書寫差異背後所欲傳遞傳達的訊息或意義為何？並探討變文內容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 2.變文的定義

歷來學者對於「變文」的定義各有不同的說法，以下試以表格方式來說明。

表 0-1 歷代學人暨相關著作對於「變文」定義釋名一覽表<sup>14</sup>

	編撰者與典籍名稱	時代	對於變文的定義或釋名
1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1932	「變文」是什麼東西呢？……原來「變文」的意義，和「演義」是差不多的。就是說，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說一番，變化一番，使人們容易明白。正如流行於同時的「變相」一樣；那也是以「相」或「圖畫」來表現出經典的故事以感動群眾的……其初，變文只是專門講唱佛經裡的故事。但很快的便為文人們所採取，用來講唱民間傳說的故事。 <sup>15</sup>
2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冊）》	1938	所謂「變文」之「變」，當是指「變更」了佛經的本文而成為「俗講」之意。（變相是，變「佛經」為圖相之意。）後來「變文」成了一個專稱，便不限定是敷衍佛經之故事了。（或簡稱為「變」。） <sup>16</sup>
3	關德棟〈談「變文」〉	1946	「變文」一詞的來源就是與「變相」圖相同，也就是如鄭振鐸氏所謂像「變相」一樣，所謂「變文」之「變」，當指「變更」了佛經的本文而成為俗講之意。 <sup>17</sup>
4	周一良〈讀《唐代俗	1947	我覺得變文之變，與變歌之變沒有關係。變文

<sup>14</sup> 參閱鄭名棋，〈敦煌佛教民間文學之研究—以講唱文學與文化義蘊為中心〉（花蓮：花師民間文學所碩士論文，2004），頁 69-73。

<sup>15</sup>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頁 449。

<sup>16</sup>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上冊）》（湖南：商務，1938），頁 190。

<sup>17</sup> 關德棟，〈談「變文」〉，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頁 201。

	講考》〉		者，「變相」之「文」也。……我覺得這個變字似非中華固有，當是繙譯梵語。……我疑心「變」字的原語，也許就是 Citra。 <sup>18</sup>
5	關德棟〈略說「變」字的來源〉	1947	我覺得「變相」、「變文」的「變」字的來源是這樣：（一）「變文」的「變」字就是「變相」的「變」字；（二）「變相」的淵源是「曼荼羅」；（三）「變相」的「變」字就是翻譯梵語 Mandala 一字的略語。 <sup>19</sup>
6	路工〈唐代的說話與變文〉	1961	變文是僧徒改編民間故事傳說，利用「說話」的技巧而創作的作品，這些作品是為了宣揚佛教，表現佛法無邊的，是宗教的藝術。變文就是佛教徒宣講教義的一種文體。……變文是僧徒——職業的唱導者宣唱的記錄本。這些職業的唱導者，他們在不同觀眾面前宣唱，在不同地區宣唱，吸取當地流傳的故事、傳聞，「與事而興」，編成宣唱的本子。 <sup>20</sup>
7	周紹良〈談唐代民間文學——讀《中國文學史》中「變文」節書後〉	1965	「變文」之得名，應該是由于它是從某一種體裁的東西改變成另外一種體裁的緣故，如依佛經改變成說唱文，或依史籍記載改變成說唱文，都稱為「變文」……雖然它的體裁也各有不同，有的說白兼用，有的則類長詩，這並不因為體裁不同就會有的不叫「變文」，原因是只要它依據另一種體裁改變成講唱的就都稱之為「變文」。「變文」不是和尚演唱的，它只由一人就圖講解，邊說唱邊指點。 <sup>21</sup>
8	蕭登福《敦煌俗文學論叢》	1988	「變文」是開講時所用的講本；除講本外，開講時另有鋪陳給觀眾看的「畫本」。變文的內容，約可分為演述佛經故事與自由敘述的兩種。初期的變文因受俗講的影響，所以大都有講有唱，且以演述佛經中的故事為主。到最後則取材較寬，講說的內容已擴至歷史人物故事及一般性題材，並且並不一定要兼具講唱；只要是配合變相以講的，都可稱之為變文。 <sup>22</sup>

<sup>18</sup> 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頁 162。

<sup>19</sup> 關德棟，〈略說「變」字的來源〉，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頁 236。

<sup>20</sup> 路工，〈唐代的說話與變文〉，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頁 400-401。

<sup>21</sup> 周紹良，〈談唐代民間文學——讀《中國文學史》中「變文」節書後〉，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頁 408-409。

<sup>22</sup> 蕭登福，《敦煌俗文學論叢》（台北：台灣商務，1988 年），頁 77。

9	蘇瑩輝《敦煌學概要》	1988	變文之主旨，則在敷衍故事。故事內容，則多採取佛經或中國原有之故事，重加敷衍；使變為通俗而生動，故曰「變文」。 <sup>23</sup>
10	張鴻勛《敦煌說唱文學概論》	1993	變文，又簡稱為「變」。它是唐五代時期民間說唱技藝「轉變」的底本。轉變，就是演唱變文，其名屢見唐五代人之記載。 <sup>24</sup>
11	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	1994	變文原是唐代民間盛行的一種叫「轉變」的民間文藝體裁的藍本，這種「轉變」的民間文藝體裁的特點是圖文並茂，翻開給觀眾看的圖畫叫「變相」，根據圖畫講唱的內容便叫「變文」。 <sup>25</sup>
12	潘重規〈敦煌變文新論〉	1994	變文是佛教的產物，它是用講經儀式，講唱佛經教義，著重佛教故事的俗講。通俗叫它做變文。 <sup>26</sup>

綜合上述學者對於變文的定義，我們可以了解—變文是佛教僧侶為了向普羅大眾介紹、宣傳佛經教義所使用的一種較為口語化的表達方式，且搭配著相關的圖像（變相）來輔助說明。這樣的表演方式隨著唐代繁榮的社會經濟、人們休閒娛樂的需求，僧侶或民間藝人在講述內容時也得考量人們的喜好，因此講述的內容不再侷限於佛教故事並擴及中國歷史故事。

變文中，有關中國歷史人物故事的講唱文學作品，是僧侶或民間藝人根據中國歷史人物加以創作而來的，當中故事原貌或人物形象等已被變更。這些創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將其對人物、故事內容等觀點、想法注入其中，同時也將當代社會風氣、人們觀點、類似事件等放入其中。正因如此，這些作品即便討論的人物是遠如上古時代的「舜」，也往往反映出唐人的時代現象與觀念，借用義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1866—1952）的話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因此，透過檢視這些變文中「歷史人物」書寫的轉變或差異，或亦可以作為瞭解唐人在這些作品中所呈現的時代現象、社會風氣等，和故事書寫背後的意義及目的。

<sup>23</sup> 蘇瑩輝，《敦煌學概要》（台北：五南圖書，1988年），頁82。

<sup>24</sup> 張鴻勛，《敦煌說唱文學概論》（台北：新文豐出版，1993年），頁49。

<sup>25</sup> 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頁19。

<sup>26</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新論〉，收入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1315。

## 二、研究回顧與研究方法

### (一) 研究回顧

變文自西元一九〇〇年敦煌石室被發掘後，逐漸被世人所注意，甚至有許多中外學者投入研究，形成一門「敦煌學」。將研究回顧分為敦煌學的發展、敦煌講唱文學作品（敦煌變文）的研究歷程及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研究成果等三個面向來說明。

#### 1. 敦煌學的三個階段

敦煌學的三個階段是根據高國藩先生《敦煌學百年史述要》<sup>27</sup>一書將中國敦煌學研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驚呼識寶階段（1908—1925年）、第二個階段為奔走搜集階段（1925—1949年）、第三個階段為總結與探討階段（1949—2001年）。

第一階段有兩個特點：一為緊急刊布敦煌文獻，二為驚呼識寶。這時期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主要是根據一篇篇敦煌寫本，逐一指出它們巨大的文化價值，並配合著研究編出了一套資料叢書，且儘可能地把敦煌寫本影印出版，初步開闢了中國敦煌學對於石室藏書價值的鑑定工作。第二階段也有兩個特點：一為出國去把敦煌文獻接回來，二為初步加以研究。此階段有劉半農、王重民、向達、于道泉、姜亮夫、鄭振鐸、王慶菽等多位學者到巴黎、倫敦、印度等地拍攝或抄錄敦煌卷子；同時中國敦煌學的各種研究工作均初步開展起來，如鄭振鐸先生從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就對敦煌的俗文學展開研究探討，一九三〇年代到一九四〇年代，陳寅恪、向達、王重民、孫楷第、徐嘉瑞、關德棟等人在敦煌文學各個不同方面就各自感興趣的題目進行探索。而第三階段的特點是老一輩的總結，新一輩的探討。老一輩在敦煌文學研究的總結作品有：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啓功、曾毅公六位先生整理編輯的《敦煌變文集》、周紹良先生的《敦煌變文匯錄》、任二北先生的《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錄》等成果；此外除了新生力量的崛起外，中國敦煌學研究重心，也轉到敦煌所在的甘肅省。整體說來，敦煌學研究重點由石室作品重見天日到學者努力收集書卷及從事文字校訂、文義解釋等基礎工作，而後接著展開對敦煌各個議題深入研究探討。

<sup>27</sup> 高國藩，《敦煌學百年史述要》（台北：臺灣商務，2003），頁102-115。

## 2. 敦煌講唱文學作品（敦煌變文）研究的五個歷程

敦煌講唱文學作品研究的五個歷程，根據高國藩先生《敦煌學百年史述要》<sup>28</sup>一書將其分爲：①佛曲與變文；②音譯論；③文體論；④分類論；⑤各類特點探討。

### ①佛曲與變文

早先注意到敦煌變文的學者對這種說唱文學作品，還不知道怎麼稱呼。王國維先生於一九二〇年以「靜庵」這個筆名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一文，當中以「通俗小說」來稱呼敦煌變文中的《唐太宗入冥記》、《董永變文》、《季布詩詠》等作品。而後羅振玉先生於一九二四年編成的《敦煌零拾》以「佛曲」來稱呼《降魔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歡喜國王緣》等作品。直到鄭振鐸先生於一九二九年的〈敦煌的俗文學〉一文，才正式將此類作品定名爲「變文」，並爲國際漢學界所公認。此歷程的成果及焦點一在於「變文」名詞的確立及學者對於「何謂變文」的論述，然關於變文的論述每位學者皆有其不同的看法及見解。

### ②音譯論

向達先生〈唐代俗講考〉一文發表後，周一良先生及關德棟先生分別發表了一些關於「變」的文章，展開討論「變」字究竟從何而來？「變文」究竟產生在中國還是印度？究竟什麼才算是變文？是不是敦煌說唱文學全體都算變文？

### ③文體論

這歷程主要的標誌是《敦煌變文集》的出版。此書提供許多學者在變文這方面的深入研究，如王慶菽在一九五七年發表〈試談「變文」的產生和影響〉一文，認爲變文是中國韻散相兼文體必然發展的結果，其可說是第一位將變文的產生從音譯論轉變爲文體論的探索者。另外程毅中〈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及路工〈唐代的說話與變文〉也是以文體的觀點來說明變文在中國的發展情形。

### ④分類論

進入分類論最先開拓的是周紹良〈談唐代民間文學—讀《中國文學史》中「變文」節書後〉一文提出區分變文文體的看法，並將原有廣義的變文分爲六類，即變文、俗講文、詞文、詩話、話本、賦。但各家學者對於變文的分類及作品的歸類仍有很大的差異。

<sup>28</sup> 高國藩，《敦煌學百年史述要》，頁 132-150。

### ⑤各類特點探討

此歷程主要仍沿著周紹良提出分類論觀點繼續深入研究敦煌講唱文學當中所包含的各個類別。

整體說來，敦煌變文自一九二〇年代開展至今，從定名，討論到音譯論，再轉到文體論，最後導入分類論，但音譯論、文體論、分類論至今尚未成定論。

### 3.與本文相關的研究成果

本文是透過敦煌講史類變文來探討唐代社會之情形，而與此相關的研究議題可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以文學角度的觀點來研究敦煌變文，這一類的作品多半以敦煌變文做為主體介紹，並說明變文的緣起、發展及其對中國文學史的意義、價值，或是分析敦煌變文各類作品的起源、時間及內容文學藝術表現等，較少部分說明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會情形等，如邱鎮京《敦煌變文述論》<sup>29</sup>探討變文的發現、起源、名稱、意義、著作時代、內容分類、體裁結構、價值、影響及對後世文學的影響等；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sup>30</sup>探討俗文學各類體裁的形成、內容、思想及其藝術特徵；林隆盛〈敦煌話本研究〉<sup>31</sup>探討敦煌話本的背景、體裁、內容考述、年代推測、藝術特徵及價值；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sup>32</sup>以文學敘述手法來說明變文內容結構的鋪陳；王玫珍〈敦煌俗文學十六篇研究〉<sup>33</sup>探討十六篇作品產生的背景、內容分析、形式技巧分析及其價值；卓翠鑾〈敦煌史傳變文之敘事藝術研究〉<sup>34</sup>以敘事藝術的角度探討史傳變文—舜子變、伍子胥變文、漢將王陵變及王昭君變文的文學價值；蕭夙雯〈敦煌話本探微〉<sup>35</sup>探討話本的淵源、背景及敦煌變文中部分作品的題名、寫作年代、內容、文學藝術表現及對後世的影響等；陳秀香〈敦煌通俗文學之女性形象研究〉<sup>36</sup>以女性角度來探討敦煌俗文學中女性形象的類型。

另一個層次是以歷史角度來分析變文內容及探討內容轉變與時代意義、人們心聲等有何關連，如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sup>37</sup>探討講史性變文的完成時間、地域及內容考述；楊西華〈唐代俗講文學（變文）的「原創性」及其與「大眾需

<sup>29</sup> 邱鎮京，《敦煌變文述論》，台北：台灣商務，1970。

<sup>30</sup> 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3。

<sup>31</sup> 林隆盛，〈敦煌話本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7。

<sup>32</sup> 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4。

<sup>33</sup> 王玫珍，〈敦煌俗文學十六篇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所碩士論文，1987。

<sup>34</sup> 卓翠鑾，〈敦煌史傳變文之敘事藝術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2。

<sup>35</sup> 蕭夙雯，〈敦煌話本探微〉，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2。

<sup>36</sup> 陳秀香，〈敦煌通俗文學之女性形象研究〉，新竹：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

<sup>37</sup> 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0。

要」關係之研究》<sup>38</sup>以兩個文學史觀來探討這些作品及意義；小野純子〈敦煌變文主題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以董永變、舜子變、伍子胥變文三篇為主〉<sup>39</sup>藉由這三篇作品的內容說明其所蘊含的時代意義及歷史觀念。

上述兩個層次與本研究主題核心—透過「歷史人物」在變文書寫與史書所載的差異，探討其背後書寫的意義或目的，及分析當中所反映的唐代社會；皆有一些相關性。前者雖然以文學角度來分析變文但仍然多少涉獵時代意義及影響的探討，後者與本研究主題具有更大相關性，但涉獵的內容或文學的分類與本研究範圍不同或僅含部分變文作品。此外，本研究主題各節原則上皆與敦煌變文講史類作品的其中一則故事有關，故關於單篇敦煌變文講史性作品之研究成果將於各章節中說明論述。

## （二）研究方法

文學作品往往可以反映當時人們的看法、思想、觀念等，而敦煌變文中的中國歷史故事類之講唱文學作品也是如此。本研究主題的取材範圍根據前述所提之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第五卷及第六卷所載敦煌變文講史類之作品，透過這些講史類作品來分析探討唐代社會之情形。本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內容分析比較法，將變文內容與原始相關記載或作品作一比較，找出其中差異之處，並從這些差異處來分析及試著說明其與唐代哪些事件或現象有關，或人們如何看待、理解這些歷史人物及事件等。冀望透過這樣的分析比較來了解唐代社會之情形。

## 三、論文架構

將變文內容按照朝代及性質，分章節探討。本論文架構安排如下：

緒論：一、變文的性質，包含變文的發掘、定名、分類、定義之說明。二、研究回顧分為敦煌學的發展、敦煌變文的研究歷程及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研究成果等三個面向來說明；研究方法採文獻內容分析比較法；研究範圍採潘重規先生《敦煌變文集新書》第五卷及第六卷所載敦煌變文講史類之作品。三、論文架構之說明。

<sup>38</sup> 楊西華，〈唐代俗講文學（變文）的「原創性」及其與「大眾需要」關係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8。

<sup>39</sup> 小野純子，〈敦煌變文主題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以董永變、舜子變、伍子胥變文三篇為主〉，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5。

第一章：先秦歷史人物的原型與改造。本章主要探討「舜」和「伍子胥」這兩位歷史人物在史書記載與敦煌變文所載《舜子變》和《伍子胥變文》的差異，及這樣人物形象書寫的轉變或差異其背後的目的或意義，以及其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第二章：漢代歷史人物的書寫。本章主要探討「王陵」、「季布」、「李陵」和「王昭君」這四位漢代人物在史書記載與敦煌變文所載《漢將王陵變》、《季布詩詠》、《捉季布傳文》、《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和《王昭君變文》的差異，及這樣人物形象書寫的轉變或差異其背後的目的或意義，以及其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第三章：神話式與寓言式人物的書寫。本章主要探討「孟姜女」、「秋胡妻」、「韓朋」、「董永」和「慧遠」等五則故事，由於這五則故事經過長時間流傳發展與其他故事相附會，難以分辨故事主角的源流朝代，將其歸納為神話式與寓言式人物的書寫，並試圖探討這些故事的原型與敦煌變文所載《孟姜女變文》、《秋胡變文》、《韓朋賦》、《董永變文》和《廬山遠公話》的差異，及這樣故事內容書寫的轉變或差異其背後的目的或意義，以及其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第四章：當代歷史人物的評價與書寫。本章主要探討「韓擒虎」、「唐太宗」、「葉淨能」、「張義潮」和「張淮深」這五位隋唐當代人物在史書記載與敦煌變文所載《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葉淨能詩》、《張義潮變文》和《張淮深變文》的差異，及這樣人物形象書寫的轉變或差異其背後的目的或意義，以及其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結論：總結敦煌變文講史類作品其書寫背後所反映的時代意義或目的，及其所傳遞、反映的唐代社會之情形。

## 第一章 先秦歷史人物的原型與改造

本章藉由敦煌變文所載《舜子變》及《伍子胥變文》，探討「舜」及「伍子胥」這兩位歷史人物在原始記載與敦煌變文所載的差異，並分析這樣書寫的轉變或差異其背後的目的或意義，以及其所傳遞、反映的唐代社會。

### 第一節 改寫「舜」的事蹟

#### 一、研究概況

本文主要藉由敦煌變文之講史類的講唱作品來分析探討唐代社會之情形。由於學界對於敦煌變文的研究，成果甚為豐碩，特別是對於變文中的「歷史人物」的探討，亦取得豐富成果。因此拙文每節都會斟酌針對該節所討論變文之研究概況作簡要說明。

《舜子變》研究成果有：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sup>1</sup>，第二章「舜子變之傳說來源」探討《舜子變》的情節內容等。小野純子〈敦煌變文主題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以董永變、舜子變、伍子胥變文三篇為主〉<sup>2</sup>，第三章「舜子變文之研究」探討舜子變文的內容、民間傳承色彩、舜子帝王故事、孝子舜子出息發跡故事等。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sup>3</sup>探討舜在《史記》記載與《舜子變》所述情節內容之差異情形。廖秀芬〈從經典到世俗—舜子傳說之敘事發展與詮釋〉<sup>4</sup>探討舜子傳說及其發展衍變、舜子傳說的敘事分析、舜子傳說的接受與詮釋、舜子傳說中「孝」的表現等。<sup>5</sup>楊宏〈神話·歷史·民間文學—從上古神話到敦

<sup>1</sup> 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頁 11-17。

<sup>2</sup> 小野純子，〈敦煌變文主題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以董永變、舜子變、伍子胥變文三篇為主〉，頁 69-140。

<sup>3</sup> 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頁 96-101。

<sup>4</sup> 廖秀芬，〈從經典到世俗—舜子傳說之敘事發展與詮釋〉，嘉義：嘉義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8。

<sup>5</sup> 關於《舜子變》情節內容探考及舜子故事源流演變分析，亦可參考張貞海，〈《史記·舜本紀》與敦煌「舜子變」之比較研究〉，將舜的孝行事蹟，分成「宗舜說」與「非舜說」兩者，而以《史記》大成；劉守華，〈試論「舜子變」的演變〉，對《舜子變》的構成及其演變作初步探討；程毅中，〈《舜子變》與舜子故事的演化〉，探討《舜子變》內容與史書之記載及分析《舜子變》的文體用詞等；劉惠萍，〈在書面與口頭傳統之間—以敦煌本《舜子變》的口承故事性為探討對象〉，以典籍及史傳記載的書面文獻材料探討口頭傳承的起源及口傳系統對書面文本在傳承過程中的影響，及兩者間的交互影響；賈雯鶴，〈《舜子變》故事演變考〉，認為《舜子變》故事演變由荒誕到合理，由樸野到文明。

煌變文《舜子變》看舜故事的嬗變》<sup>6</sup>探討故事情節及藝術手法的嬗變，提出《舜子變》已拋棄上古神話傳說，創造全新神話情節，以證孝感動天，並傳達行善之人必有好報，作惡之徒必受嚴懲的觀念。趙秀林〈敦煌變文《舜子變》中的後母形象解析〉<sup>7</sup>透過《舜子變》探討後母在文學上的形象塑造及唐五代時期後母在家庭關係中的地位情形。

## 二、改寫「舜」的事蹟

### (一)「舜」的原型

透過典籍了解舜在歷史記載中的形象，以《尚書》、《孟子》及《史記》這三份資料來探究「舜」是怎樣的一個人。

#### 1. 《尚書》

《尚書》對於舜的記載有兩個層次：一是舜的家庭狀況「**瞽子，父頑，母嚚，象傲；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sup>8</sup>；二是舜的施政，其對於政務及臣子職位的規劃都能妥善處理及安置。<sup>9</sup>透過《尚書》所載，得知舜是個對父母弟弟寬厚仁慈的人，且因孝順為人們所傳誦並推薦給堯，堯從家庭及國事等方面考驗觀察舜是否具備治家治國的能力，最後堯決定將帝位傳給舜。

#### 2. 《孟子》

《孟子》記載萬章曾向孟子詢問：「**舜之不告而娶，何也？**」<sup>10</sup>透過孟子與學生的問答，可以察看到不同的立場及想法，如萬章認為娶妻未告知父母是不孝的行為、象犯錯卻未受到懲罰反被受封是縱容的行為，但孟子以無後為大及舜尊貴後怎可讓弟弟貧困合理化舜的舉動。

#### 3. 《史記》

《史記·五帝本紀》<sup>11</sup>關於舜的記載沿襲《尚書》及《孟子》等書，但在細節方面較二書詳細，如家族淵源、家庭成員變化、居住地、發跡地、娶妻經過、

<sup>6</sup> 楊宏，〈神話·歷史·民間文學—從上古神話到敦煌變文《舜子變》看舜故事的嬗變〉，《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8卷3期（2008.5），頁7-10。

<sup>7</sup> 趙秀林，〈敦煌變文《舜子變》中的後母形象解析〉，《衡水學院學報》11卷2期（2009.4），頁36-40。

<sup>8</sup>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2001），《尚書·堯典》，頁28。

<sup>9</sup> 舜的施政及對臣子職位適才其用，可參閱《十三經注疏》，《尚書·舜典》，頁44-45。

<sup>10</sup> 孟子與萬章的問答，可參閱《十三經注疏》，《孟子·萬章上》，頁161-162。

<sup>11</sup>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五帝本紀〉，頁31-44。

堯對舜的試煉、父親和弟弟對舜陷害過程及舜的政績表現等。

中國自古皆視舜為「孝子」，但實際上先秦諸子對於舜是否「孝順」有不同見解，如上述提及的萬章就不這麼認同；到了漢代，史書所載的「舜」被形塑定位為以孝聞名治國有成的帝王，自此對舜的定位就是「孝子帝王」。推測史書對「舜」書寫形象的定位應與儒家對舜的推崇態度、儒家提倡孝道及自漢代以來歷來君王多提倡孝治天下等有關。

## (二)「舜」的改寫

舜事蹟的流傳，除了典籍的記載，民間傳說對於舜的記載也不少，有以神話角度解釋舜與天神上帝及動物象等關連，但這類神話傳說歷時久遠且多為後人填加附會，故僅以《舜子變》<sup>12</sup>說明其與典籍記載中的差異。

### 1.家中成員

典籍記載僅提舜有個同父異母的弟弟一象。但《舜子變》提及舜有個同父同母的妹妹，而象僅是異父異母的弟弟。

### 2.陷害事件及主謀

典籍記載陷害舜的主謀是象及舜父，陷害的事件有燒廩及填井二事。《舜子變》則描述主謀是繼母，事件有刺腳、燒廩及填井三事，舜父在這過程中是愚昧軟弱與繼母一起執行陷害舜的行動。

### 3.孝感動天的圓滿結局

典籍記載舜是在娶妻後遭到舜父與弟象設計陷害並有燒廩及填井二事，舜在被陷害後，一如過往孝順父母友愛弟弟。《舜子變》則描述舜在受到刺腳、燒廩及填井三事的陷害後逃離家到歷山耕種，期間舜因孝感動萬物幫忙耕種，穀物豐收，而舜父繼母及弟象則是受到懲罰，直到舜與父親相認並治好父親的眼睛及弟弟的痴癲，一家重修舊好；最後舜孝順的事蹟廣為流傳，連堯帝也知道並將二女嫁給舜，考驗觀察舜的能力後，將帝位傳給舜。

---

<sup>12</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51-956。

### （三）「舜」形象的轉變

透過上述三點差異，可以發現典籍所載的舜雖被推崇為「孝子帝王」，但在娶妻後的陷害事件及主謀的書寫安排，讓人不免質疑舜為何會受到父親及弟弟的陷害呢？以及身為堯欲傳位者的身份，這類的陷害事件不能僅僅視為家務事件，應視為政治謀殺事件，那麼事後舜對於父親及弟弟的處置是否太過婦人之仁？這些疑慮在《舜子變》的情節安排上有得到較合理的處理，如《舜子變》將陷害事件及主謀安排於舜父出遠門回來後，繼母不容舜而採取刺腳、燒廩及填井三事來陷害舜，最後舜因孝名流傳讓堯將二女嫁之及傳位於他，整體故事情節的安排讓人感受舜這位平民孝子因行孝而有好報，讓世人有個效法學習的對象。故《舜子變》形塑的「舜」是位「平民孝子」，在你我周遭就可能聽聞過的孝子，這樣的孝子因行孝而得到善報，也就更能激勵人們行孝，因而大膽推測《舜子變》的書寫意義應與僧侶或統治者宣傳、教化「孝道」政策等有關。

### 三、改寫「舜」事蹟的意義與目的

敦煌變文是唐五代宋的講唱通俗作品，內容多與僧侶傳教有關，但作品內容會為了迎合大眾聽講的興致或配合統治者政策的宣導等而有其獨特的內涵在其中，同時也較貼近庶民社會的歷史意識，並帶有些許的教化及反映時代的想法及內容。透過孝道倫理、儒釋道三教共存及婦女的形象三個面向來說明《舜子變》書寫的意義與目的為何與「孝道」有關及《舜子變》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 （一）孝道倫理

史書所載舜的形象為「孝子帝王」，《舜子變》形塑的舜是位「平民孝子」，兩者對於舜形象的書寫雖有差異，但主體都不脫離「孝」，而這與中國社會風氣（儒家治術）、國家統治（孝治天下）及僧侶勸人行善得善報等有關。然關於《舜子變》孝道內容的探討，謝海平〈由《舜子變》看唐人推行孝道教育的政治措施〉一文提到《舜子變》充滿著濃厚的孝道觀，而這可從尊長具有絕對優越性、孝行可感動天地鬼神、行孝必得善報這三點來探討說明並認為《舜子變》是中國唐代政府各種孝道教育措施下的綜合性產品<sup>13</sup>。故推測《舜子變》應是佛教僧侶在中國社會風氣及統治者的孝道政策下，所創作並配合政府政策宣傳「孝」的功能之講唱文學作品；或是政府積極推行「孝道」政策下的產物；而這都使得《舜子變》的舜子肩負著「教孝」的使命及功能。

<sup>13</sup> 謝海平，〈由《舜子變》看唐人推行孝道教育的政治措施〉，收入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頁 649-665。

## （二）儒釋道三教共存

《舜子變》將儒釋道三家思想置入其中，但陳述上不會互相排擠，這正是唐代以來儒釋道三家思想在中國社會彼此互相調和吸納的結果，且中國君王對這樣的發展大多持著寬容的立場。

### 1. 儒

《舜子變》描述舜被繼母誣陷刺腳之事被瞽叟杖打及燒廩二事皆大難不死，事後舜到書堂念《論語》、《孝經》、《毛詩》、《禮記》。這樣的陳述是將儒家重要經典置入其中，推測說講者如此陳述，應該和唐代儒家經典教育的發展及君王的提倡推廣等有關，如：解釋儒家經典的相關著述問世—《五經正義》、《經典釋文》等及唐玄宗親自為《孝經》作注等。

### 2. 釋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發展，到唐代達到鼎盛。這過程中，佛教吸收中國的風俗習性如對孝道的推崇，另一方面佛教的教義也影響中國，如因果報應之說。《舜子變》陳述舜在被瞽叟杖打及填井二事時，帝釋因舜是孝順之人來幫助舜脫離險境，且在舜被陷害逃離家後，家人也受到懲罰—父親兩眼看不見、母親擔著木柴到市集買賣、弟弟痴癲傻傻。這反映人們在受到為非作歹、惡毒之人欺壓時，或許無法憑自身力量來反擊對方，但寄望上天能對這類惡毒之人予以懲罰，讓世間有公理、正義的存在。文中舜父眼瞎與先前填井一事有著因果關連，如文中詩所言：「瞽叟填井自目盲，舜子從來歷山耕。將米糞都逢父母，以舌舐眼再還明。」<sup>14</sup>

### 3. 道

唐代皇室將道教奉為國教，並將老子封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甚至還將《道德經》列入科舉考試，除此之外，歷來君王對於道術、丹藥也甚為推崇。這種情形《舜子變》有相似的情景描述—後阿孃見舜子跪拜四拜，五毒嗔心便起。「又不是時朝節日，又不是遠來由喜，正午間跪拜四拜，學得鬼禍術魅！」<sup>15</sup>然當中的「鬼禍術魅」顯然不是先秦的用語，似應是道教流行以後才出現的語言，而這樣的用詞正說明《舜子變》蘊含著唐人的用語、想法、觀念在其中。

<sup>14</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56。

<sup>15</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51。

### (三) 婦女的形象

#### 1. 後母形象

《舜子變》繼母多次陷害舜，反映著「繼母虐待前家之子」的狀況。這類狀況與中國家族繼承制、家族權力的傳遞<sup>16</sup>等有著極大的關連，尤其中國宗法制度重嫡輕庶，因此繼母的孩子在家族佔有的地位及享有的權力等資源都會受到影響，故中國歷史上經常聽聞繼母虐待前家之子之事。

#### 2. 婚姻權

《舜子變》提到：「阿耶娶一個繼阿孃來」<sup>17</sup>及繼母攜帶象一併過來，推測繼母為改嫁之人，此外也描述繼母多次以離婚為要脅，要瞽叟配合迫害舜之事。此離婚改嫁情況正反映唐代庶民社會對婦人再嫁之事並沒有太多的約束，如婦女離婚改嫁、喪夫改嫁的情況相當多；同時唐代政府對於婚姻規範也較為開明，這可能和魏晉南北朝胡人風俗、血統進入中原朝廷及民間有關；此外唐朝法律規範較為寬鬆，如《唐律疏議·戶婚律》「夫喪守志而強嫁」條（總 184）：「**諸夫喪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強嫁之者，徒一年；期親嫁者，減二等。各離之。女追歸前家，娶者不坐**」<sup>18</sup>，條文中對於婦人在丈夫喪事後是否要守志一事沒有強制規定，且婦人決心守志，她的祖父母、父母還是有權力讓其改嫁。

#### 3. 婦女地位

典籍記載謀害舜之事為舜父及象規劃，然在《舜子變》描述這事是出自繼母規劃，舜父僅是聽命行事。這樣情節描述的轉變除了上述提及中國家庭結構的問題外，或許也和唐代婦女地位較高、婦女作風較強悍等有關。

### 四、小結

以上透過典籍與《舜子變》所載舜形象書寫的差異，判斷《舜子變》應是僧侶或統治者為了宣傳孝道思想所做，其肩負著「教孝」的功能，勸人行孝得善報，就如舜子因行孝得到上天幫助，甚至成為帝王；也使得中國歷來史書所載「舜子」形象就一定是「孝子」。此外，透過《舜子變》反映唐代社會一孝道倫理的規範、儒釋道三教共存的現象、因果報應說、婦人改嫁情況、婦女強悍作風、繼母虐前家之子反映中國家庭結構問題等。

<sup>16</sup> 關於後母與家庭結構之探討，可參閱陳佳琪，〈從《舜子變》看後母虐兒母題的中國民間故事〉，《東方人文學誌》8卷3期（2009.9），頁77-98。

<sup>17</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951。

<sup>18</sup>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65。

## 第二節 伍子胥故事的演化

### 一、研究概況

《伍子胥變文》研究成果有一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sup>19</sup>，第三章「伍子胥變文題材考」將《伍子胥變文》的情節內容分爲十二個單元分別探討故事內容與史傳的差異。張瑞芬〈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之研究〉<sup>20</sup>探討《伍子胥變文》性質、成立年代、流傳地域、藥名詩等，以及伍子胥故事考述及對後世戲曲文學、江浙地方民俗等影響。小野純子〈敦煌變文主題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以董永變、舜子變、伍子胥變文三篇爲主〉<sup>21</sup>，第四章「伍子胥變文之研究」探討伍子胥傳說、《伍子胥變文》內容與史傳的差異及復仇觀念、藥名詩、典故應用等分析。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sup>22</sup>，描述伍子胥在《左傳》、《國語》與《史記》等記載情形，且與《伍子胥變文》作比較，探討史傳與變文所述人事物的差異情形。<sup>23</sup>尹富〈《伍子胥變文》與唐代的血親復仇〉<sup>24</sup>一文，認爲《伍子胥變文》的差異反映著在唐代政府對私自復仇的嚴厲打擊以及社會主流觀念宣導理性復仇的壓抑下，民間仍存在著濃厚復仇意識的寫照。

### 二、伍子胥故事的演化

<sup>19</sup> 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頁 18-34。

<sup>20</sup> 張瑞芬，〈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之研究〉，台北：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5。

<sup>21</sup> 小野純子，〈敦煌變文主題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以董永變、舜子變、伍子胥變文三篇爲主〉，頁 141-231。

<sup>22</sup> 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頁 79-96。

<sup>23</sup> 關於《伍子胥變文》情節內容、文藝風格、內在思想等探究及伍子胥故事源流、變化等相關研究，亦可參閱劉修業，〈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認爲伍子胥爲父兄復仇是春秋末年大報仇之一，此復仇觀念是從儒家宗族觀念延伸而來。黃亞平，〈伍子胥故事的演變—史傳系統與敦煌變文爲代表的民間系統的對比〉認爲伍子胥復仇故事，自春秋末年開始流傳民間，後經史學加工改造寫入正史，因而有兩個系統，即民間口耳相傳系統和史傳記載，彼此在流傳過程中又互相影響。高云萍，〈伍子胥故事研究〉透過歷史文獻、相關文本對伍子胥故事演變進行探索並對伍子胥形象作一分析。李明，〈《伍子胥變文》的文化內涵〉探討該變文蘊含著儒家本位思想、道教術數觀念及佛教因果輪回觀等。賈名黨，〈論《伍子胥變文》之悲情美〉認爲該變文蘊含著豐富的悲情美，如家世厄運的悲戚、逃難旅程的悲辛、異國奮鬥的悲苦、生命歸國的悲愴及路人爲之獻身的悲壯等。

<sup>24</sup> 尹富，〈《伍子胥變文》與唐代的血親復仇〉，《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9 卷 5 期（2003.9），頁 153-158。

伍子胥，春秋末年楚國人，活躍時間約在楚平王、楚昭王、吳王闔閭、吳王夫差及越王勾踐之時代。相傳伍子胥因為楚平王無道殺害其父親伍奢與哥哥伍尚，而逃往吳國，得到吳王闔閭的重用並盡心盡力輔佐闔閭，讓吳國更加強盛，之後吳國出兵攻打楚國，楚國大敗，伍子胥為父兄報了仇。

伍子胥故事的記載隨著時代演進在內容及細節上有更多的增添，也使伍子胥的形象由復仇的孝子、直諫而死的忠臣到被民間祭祀的神，這當中蘊含了歷代人們的觀念、想法及心聲。本節透過史書所載之伍子胥與《伍子胥變文》來探討伍子胥故事的演化情形，並分析伍子胥故事的轉變或差異及書寫背後所蘊含的意義及目的。

### （一）伍子胥故事的雛形

史書所載伍子胥故事的記載有《左傳》<sup>25</sup>、《國語》<sup>26</sup>及《史記》<sup>27</sup>三本書。綜合歸納這三本書所記載之伍子胥故事，內容如下：

楚平王聽信費無極（或費無忌）娶兒媳，將太子安置到城父守邊，但擔心太子造反，將伍奢召回詢問後加以囚禁。命臣僚奮揚殺太子，太子得到消息逃至宋國，此時伍子胥的父親及哥哥被楚平王所殺，伍子胥前往太子所在的宋國。因宋國內亂，逃往鄭國。在鄭國停留之際，太子因聽信晉國讒言的合作計畫而被鄭國殺害。伍子胥與太子之子勝前往吳國，途中遇到昭關關吏追捕，幸賴漁人協助渡江，酬謝漁人配劍但漁人不接受；途中生病乞食過日。

到吳都，靠公子光求見吳王僚，之後向吳國陳述攻打楚國之事，卻被公子光以個人仇恨為由所反對。伍子胥知公子光另有打算，推薦專諸給公子光，自己靜待時機到來。吳王僚利用楚平王過世楚國國喪之際，派人攻打楚國；公子光也利用此機會讓專諸刺殺吳王僚，自己即位為吳王闔閭。

闔閭任用伍子胥為行人之官、伯嚭為大夫來謀劃攻打楚國之事。闔閭九年，吳王派孫武、伍子胥、伯嚭等人攻打楚國，此役即為柏舉之役，楚郢都被攻陷，楚昭王偕其妹逃至隨國；伍子胥、伯嚭掘開楚平王墓及鞭屍三百。

<sup>25</sup> 《左傳》為編年體的史書，記載春秋時期各國歷史及相關事蹟。該書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以魯國國君的記年及時間順序記載。書中關於伍子胥故事的相關記載有〈昭公十九年〉、〈昭公二十年〉、〈昭公二十七年〉、〈昭公三十年〉、〈定公四年〉、〈哀公元年〉、〈哀公十一年〉及〈哀公二十二年〉等則。

<sup>26</sup> 《國語》按照「國」分類，是國別史，相傳左丘明所著。關於伍子胥故事記載在〈楚語下〉、〈吳語〉、〈越語上〉、〈越語下〉等篇。

<sup>27</sup> 《史記》記載有關伍子胥故事的有〈秦本紀第五〉、〈吳太伯世家第一〉、〈楚世家第十〉、〈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孫子吳起列傳第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及〈伍子胥列傳第六〉等篇。

吳越戰爭，吳王闔閭被刺傷腳指，病情惡化而死。吳王夫差即位，任命伯嚭為太宰，三年攻打越國以報父仇。越國求和，伍子胥極力反對並認為應該完全滅掉越國，但伯嚭接受越國賄賂美女財貨而幫越國向吳王求和，最後吳王答應越國的求和。吳國多次攻打齊國以便日後稱霸中原，期間伍子胥多次向吳王進言，越國才是吳國心腹之患，但吳王不聽，且派伍子胥出使齊國，子胥利用此次出使將兒子托付給齊國鮑牧，並預測未來吳國將被越國滅掉；同時，越國接受子貢建議向吳王輸誠及貢獻軍隊幫忙攻打齊國，以減少吳國對越國的防備。夫差在伯嚭的讒言及知曉子胥將兒子託付齊國後，賜劍要子胥自盡。

子胥自盡前提到，夫差之所以有吳國的王位是當初他極力向闔閭推薦而來的；另外交待他身旁的人，在他的墓種上梓樹，等它長成後，就是吳國滅亡之時，同時又交待身旁的人將他的眼睛懸掛在東門城上，他要親眼看見越國滅掉吳國的情況。吳王知道此事後，憤怒地將伍子胥屍體裝入皮革袋丟入江水。後來越國滅掉吳國，吳王夫差自盡前，有感而發的說，如果死後有知覺他有何顏面見伍子胥呢？

史書所載伍子胥的內容及形象，呈現出伍子胥是「孝子」也是個「忠臣」的典範。就其一生來說，前半生他是個「孝子」，他為了報父兄之仇，不辭辛苦來到吳國，並在多年的準備及等待下，完成攻楚替父兄報仇之舉；後半生，他是個「忠臣」，積極輔佐吳國國君對其盡心盡力，不料國君聽信讒言與其逐漸疏遠，最後這樣忠於吳王的臣子卻落得君王命其自我了斷的命運。觀伍子胥一生的遭遇，令人不勝歎噓！

## （二）《伍子胥變文》

《伍子胥變文》<sup>28</sup>與史書所載之差異，歸納如下：

- （1）建議平王自娶秦女的楚國臣子為「魏陵」。
- （2）伍奢聽聞平王娶兒媳之事，深感憤怒，直接於殿上勸誡平王此事不妥，令平王羞愧生氣地將伍奢囚禁。
- （3）伍子尚在鄭國當官、伍子胥在梁國當官。兩兄弟接到父親書信，子尚跑到梁國約子胥一起回楚國，但子胥認為這是一封誘騙他們回楚國的信，實際上是要將他們一起除掉。
- （4）楚平王下令捉拿子胥。捉獲者，賞金千斤，封邑萬戶。

<sup>28</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831-858。

- (5) 子胥逃亡過程—莽蕩山、潁水遇浣沙女向其乞食，與浣沙女暢言心事，浣沙女抱石自盡、遇姐給予葫蘆飯、二外甥追捉子胥，子胥作法避開、妻子作藥名詩詢問是否是自己的丈夫，但子胥遇妻不敢相認，後來甚至打掉自己的牙齒、至吳江北岸遇漁人款待一餐及渡船，子胥將璧玉、寶劍贈與漁人，漁人皆不受；子胥打算前往越國，但在漁人建議及指導下前往吳國，漁人後覆船而死。
- (6) 吳王夢見賢者入境。子胥進入吳國後，一如漁人所教而行，被吳國臣佐注意並將此情況告知吳王，吳王將昨夜夢見賢人入境一事告知眾臣，並命人向子胥傳達召見之意。子胥治理吳國有成，百姓及吳王皆願意幫其伐楚報父兄仇。
- (7) 子胥伐楚，誅殺魏陵及其九族、掘墓重斬平王屍骨並放火燒之、捉昭王斬百段擲入江中餵魚。
- (8) 子胥伐鄭，因漁人之子代為求請而止。後立漁人之子為楚帝。
- (9) 子胥伐梁。因梁王主動請罪並宴請軍隊而止。子胥投百金於潁水，感謝浣沙女。子胥到阿姐家，捉兩外甥一髡其頭，截其耳，打卻前頭雙板齒。子胥回家請求老婆原諒並將其接至吳國。
- (10) 子胥回吳國，吳王立其為國大相。
- (11) 吳越戰爭，吳王闔閭受傷過世，吳王夫差即位。有日吳王作夢，請宰彼解夢，宰彼認為此夢徵兆為大吉；子胥則認為此夢徵兆為大凶，後惹惱吳王，吳王賜劍令其自我了斷。
- (12) 子胥死後。越國向吳國借貸四百萬石粟，後越國歸還已蒸過的粟，吳國種了這些粟，都沒有收成，五年來吳國皆處於飢荒的狀況。越國趁此之際攻打吳國，同時吳王夢見子胥來告知越國即將帶兵攻打吳國之事。

《伍子胥變文》在故事情節安排順序雖與史書所載有異，如浣沙女、漁父等，但這不影響故事整體的發展。此外，《伍子胥變文》在故事陳述上特別著重於伍子胥逃亡過程的經歷，增加伍子胥遇姊、兩外甥追捕、妻子作藥名詩詢問及吳王夢賢人入境等事件。這樣的情節安排，讓故事主體更加彰顯集中在伍子胥身上，尤其對於伍子胥逃亡過程及心境的辛苦與苦悶有著更深入細膩的描寫。

### (三) 伍子胥故事演化的目的與意義

伍子胥在史書所載之形象為「孝子」與「忠君」的具體作為，彰顯他是個孝子，同時也是個忠臣。《伍子胥變文》對於伍子胥的書寫承接自史書所載之形象，一樣是「孝子」及「忠君」的形象，但在呈現這兩個形象的同時，卻也呈現濃厚

的「復仇意識」與「悲劇英雄」之感，這是史書與《伍子胥變文》書寫的差異處。《伍子胥變文》對於伍子胥除強調「孝」外，也強調對於阻礙復仇的人一定是有仇必報，即便是自己姪子也不輕饒；另外，在陳述子胥「忠」吳的同時，也陳述他是因為吳王聽不進勸誡之言導致被吳王下令自我了斷的悲劇英雄之命運。

《伍子胥變文》如前述敦煌變文的特性一樣，為佛教僧侶傳教的方式之一，其內容蘊含著教化作用。然《伍子胥變文》除闡述孝道概念外，還蘊含著忠君思想，這與漢唐孝道文化推廣有關，因為孝道最高精神，即是「移孝為忠」，故《伍子胥變文》書寫背後的意義及目的即在「忠孝」觀念的推廣。但除了「忠孝」觀念外，還蘊含著濃厚的復仇意識與悲劇英雄之感，關於復仇意識於後面再做探討，先就悲劇英雄之感說明。

《伍子胥變文》描述伍子胥的孝與忠，但他的孝與忠卻是衝突的，他因孝滅了祖國楚，是因孝捨忠的表現，但他最後卻是因「忠」吳而被賜死，令人覺得該故事所強調的忠孝觀念有矛盾之處，推測此現象的原因有二：一是與春秋戰國「孝先於忠」的觀念有關，但到了漢唐轉變為「忠先於孝」、「移孝作忠」；二是創作者寓意不接納忠臣諫言的君王導致國滅的諷刺之意有關。前者應是史書強調他孝與忠的緣故，後者則是《伍子胥變文》所隱寓的含意，故《伍子胥變文》描述子胥自我了斷的原因是「忠言逆耳」而非史書所載「小人讒言」，以此來凸顯忠臣被國君誤殺、國之將滅的悲劇之感。

觀伍子胥前半生「孝子」形象是因為楚平王不接納伍奢的諫言，使得伍奢伍尚被殺，伍子胥誓言為父兄報仇有關；後半生「忠君忠臣」形象是因為吳王夫差不接納諫言，導致伍子胥惹惱吳王夫差被賜劍自我了斷有關。就如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分析《伍子胥變文》認為其反映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的覆滅，都在於最高統治者不能採納忠臣實事求是的忠言之緣故。<sup>29</sup>故《伍子胥變文》書寫背後的目的及意義，除闡述「忠孝」概念外，也提醒君王要採納忠臣的諫言，不可因忠臣忠言逆耳，而殺了國之棟梁毀了國之根基。

### 三、《伍子胥變文》反映唐代的社會現象

#### (一) 唐代中後期授勳現象的浮濫

《伍子胥變文》提到「子胥隨帝部卒入城，檢納干戈，酬功給效。中有先鋒

<sup>29</sup> 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頁 28。

猛將，賞緋各賜金魚；執纛旌兵，皆佔班位；自餘戰卒，各悉酬柱國之勳」<sup>30</sup>，將唐代官銜獎賞制度運用其中。但唐代的賞緋賜金魚，「金魚」在唐初是用來賜給三品以上的文官，變文將此描述在武將身上；「柱國」官銜是戰國時期才出現，唐代繼續沿用，但此官銜是賜給功勳最多的人，而變文描述獎賞的對象則為一般士卒。變文中的這些陳述，看似錯誤連連，但反映著人們對於當時政府授勳浮濫<sup>31</sup>的印象，而這又與唐代中期安史之亂後，唐代君王透過授官授勳等方式來維持朝政的運作有關。

## （二）儒家道德觀念的呈現

《伍子胥變文》描述伍奢勸誡楚王：「與子娶婦，自納為妃，共子爭妻，可不慚於天地！此乃混沌法律，顛倒禮儀」<sup>32</sup>，認為楚王怎可以娶自己的兒媳呢？這當中伍奢所言正是儒家的倫常觀念。因為這樣的言辭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各國強調軍國競爭的功利主義思想，及儒家倫常觀念尚未有強大影響之際，其不可能出現於伍奢勸誡楚王的言辭內容中。該言辭應是《伍子胥變文》產生於唐五代宋之際儒家思想盛行時，故將中國儒家道德倫常觀念寓意其中，其書寫的目的及意義，正是傳遞儒家道德倫常觀念的教化。另一方面，唐代也屢屢出現所謂「與子爭妻」的現象，朱熹說：「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sup>33</sup>，正爲此而說。《伍子胥變文》的描述，是不是也具有暗諷的效果，值得留意。

## （三）對血親復仇受到國法抑制的同情

關於伍子胥與吳國伐楚之事，史書記載吳軍攻入楚國、楚昭王逃亡至隨國、佞臣魏陵（費無忌、費無極）在吳國伐楚國前就被楚國子常殺掉、楚平王被掘墓鞭屍。然《伍子胥變文》描述伍子胥攻入楚國，殺昭王、誅魏陵、斬平王屍骨，接著進行討伐鄭國及梁國之事，後甚至對二外甥在他逃亡時追捕他一事進行懲戒。將史書內容與《伍子胥變文》相較，明顯感受到《伍子胥變文》在情節描述蘊含著濃厚復仇意識且復仇手法更加殘酷，如「重新平王白骨。其骨隨劍血流，狀似屠羊。取火燒之，當風颺作微塵。即捉劍斬昭王，作其百段，

<sup>30</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855-856。

<sup>31</sup> 關於唐代授勳浮濫對社會秩序的影響，可參閱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台北：五南圖書，2005），第二章〈從敦煌變文看唐代訴訟制度一以〈鷲子賦〉爲中心〉，頁 49-97。

<sup>32</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832。

<sup>33</sup> （宋）朱熹撰，《朱子語類》，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 18 冊，卷 136，〈歷代三〉，頁 4224。

擲著江中，魚鱉食之，還同我父。」<sup>34</sup>

血親復仇行為在唐代國法中是被禁止的，甚至如因為血親復仇而殺人者也會遭受到國法嚴厲的懲處，但《伍子胥變文》主體卻是陳述伍子胥的孝是因為血親復仇而來的。這樣的內容為何可以在唐代社會傳遞呢？或許就如劉修業〈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sup>35</sup>一文主張伍子胥為父兄復仇，乃春秋末年大報仇之一，是從儒家宗族觀念所發展而來的，故宗族觀念愈深，社會對他的同情心就愈大；又如尹富〈《伍子胥變文》與唐代的血親復仇〉<sup>36</sup>一文，分析唐代政府在國法上對於血親復仇的抑制，使得民間對於這類血親復仇事件充滿著無限同情。故《伍子胥變文》可以在唐代社會傳遞，或許與儒家先秦宗族觀念及唐代國法對血親復仇的抑制政策有關，因此人們將現實世界對血親復仇者遭受懲處的同情，轉而投射在伍子胥為父兄報仇所呈現出有仇必報的形象中！

#### 四、小結

透過史書與《伍子胥變文》所載內容的演化、轉變及差異，判斷《伍子胥變文》肩負著「教孝」及「教忠」的功能，且寓含著對君王不採納忠臣諫言的反諷，另外也傳遞著中國自古以來血親復仇的觀念。此外，透過《伍子胥變文》內容窺知唐代社會一儒家的道德倫常觀念、唐代中期政府授勳浮濫之風、人民對於血親復仇者遭受國法懲處的不忍及同情等。

---

<sup>34</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851。

<sup>35</sup> 劉修業，〈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頁 527-532。

<sup>36</sup> 關於唐代政府對於血親復仇者的審判案例，可參閱尹富，〈《伍子胥變文》與唐代的血親復仇〉；另外，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第六章〈「復仇」—國家公權與私刑的兩難〉，對於血親復仇案例有不同的解讀，認為唐宋復仇案例的審判與皇權穩定性有所關連，頁 249-284。

## 第二章 漢代歷史人物的書寫

本章藉由敦煌變文所載《漢將王陵變》、《季布詩詠》、《捉季布傳文》、《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和《王昭君變文》來探討「王陵」、「季布」、「李陵」和「王昭君」這四位漢代人物在史書記載與敦煌變文所載的形象差異，並分析這樣書寫的轉變或差異其背後的目的或意義，以及其所傳遞、反映的唐代社會。

### 第一節 漢代建國史的書寫

#### 一、研究概況

與本節探討內容相關的變文有三則，即《漢將王陵變》、《季布詩詠》及《捉季布傳文》。相關研究成果有一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sup>1</sup>，第六章「漢將王陵變事証」描述王陵及王陵母在史書記載的情形等；第五章「捉季布傳文成立時代推測」探討季布在史書記載以及《捉季布傳文》與史書記載的差異等。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sup>2</sup>探討王陵、季布在《史記》、《漢書》等記載情形並將其與《漢將王陵變》、《捉季布傳文》作一比較，探討史傳與變文所述人事物的差異情形等。此外，王重民〈敦煌本《王陵變文》〉<sup>3</sup>探討史記與《王陵變文》所載差異處，並透過史書記載王陵相關事件分析王陵與漢高祖的關係。<sup>4</sup>陳伊婷〈敦煌變文〈捉季布傳文〉與所本史傳之比較研究〉<sup>5</sup>一文，探討《捉季布傳文》的內容體制、內容概述與史傳故事的比較及分析等。

<sup>1</sup> 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頁 47-54。

<sup>2</sup> 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頁 101-104、129-134。

<sup>3</sup> 王重民，〈敦煌本《王陵變文》〉，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頁 591-595。

<sup>4</sup> 關於《漢將王陵變》情節內容、人物形象分析及與史書記載相較等，亦可參閱伍世科，〈試談《漢將王陵變》的藝術特色〉，認為《漢將王陵變》是唐初社會現實的曲折反映；陵母甘於奉獻生命於漢朝的形象，在唐初抵禦東突厥的侵犯鬥爭中，是一面號召團結鞏固大唐漢族政權的旗幟。趙惠芬，〈從《漢將王陵變》看歷史演變成小說的條件〉，認為變文主旨在於歌頌漢將王陵、灌嬰勇敢機智襲擊項羽楚軍的英雄事蹟，並表彰王陵母親義烈精神，此外認為王陵之所以傳名於後世，與其母親死節之舉有關。高國藩，〈敦煌本《漢將王陵變》人物論析〉，分析劉邦、王陵、王陵母及項羽四個人物形象，並深入剖析劉邦與項羽的所作所為而導致楚滅漢興的結局。

<sup>5</sup> 陳伊婷，〈敦煌變文〈捉季布傳文〉與所本史傳之比較研究〉，《東吳中文研究集刊》13 期(2006.6)，頁 81-98。

## 二、漢代建國史的書寫

秦代末年各方勢力角逐，最後漢王劉邦統一天下建立漢代。變文關於秦末至漢初的內容有三則，即《漢將王陵變》、《季布詩詠》及《捉季布傳文》。藉由史書所載與變文記載之內容或人物形象書寫的差異，分析探討其書寫背後的目的或意義。

### (一) 王陵歸漢

#### 1. 史書中的王陵

王陵在史書相關之記載有《史記》、《漢書》、《續列女傳》等書，其內容大同小異，僅以《史記·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說明其生平事蹟：

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sup>6</sup>

王陵雖然很早就認識劉邦，但直到楚漢相爭，漢王攻打項羽時，王陵才歸順漢王。王陵在史書所載功績表現十分有限，故司馬遷作《史記》時並未為其專立列傳，而是將其生平事蹟附載於〈陳丞相世家〉中。推測王陵被記載在史書中的原因應與王陵母節烈的行為表現有關，因中國自古以來總認為孝子忠臣必出節烈之門！故史書將王陵及王陵母記載其中，除表揚王陵母的節烈行為外，亦有宣傳教化「忠孝節烈」的政策目的。

#### 2. 《漢將王陵變》

《漢將王陵變》<sup>7</sup>內容概要：自楚漢相爭以來，無論大小戰爭，漢軍都輸給楚軍。有天，漢軍的左先鋒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陵，右先鋒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灌嬰，二將商量，打算前往襲擊楚營並將此事告知劉邦。兩人到楚營，一夜間殺傷

<sup>6</sup>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56，〈陳丞相世家〉，頁2059-2060。

<sup>7</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875-886。

二十萬名士兵及殺死五萬名士兵。項羽欲捉王陵。楚臣鍾離末建議到綏州茶城村捉王陵，若不得則捉王陵母。項羽捉王陵母招降王陵，但王陵母不願寫書招降王陵。漢臣盧綰到楚營送戰書及打探消息，得知王陵母被項羽捉走。劉邦讓王陵及盧綰到楚營救王陵母，然陵母見盧綰再入楚營，擔心兒子王陵到來，因而藉口剪髮招兒向項羽借太阿劍自刎。劉邦知王陵母自刎之事，擺宴祭祀王陵母，並贈一國太夫人。陵母魂魄從楚營內，乘一朵黑雲，空中慚謝劉邦。

《漢將王陵變》故事核心在於歌頌漢將王陵、灌嬰勇敢機智的策動襲擊項羽楚軍的軍事行動，以及表彰王陵母不畏項羽脅迫而死的義烈之舉，其內容情節應是受到《史記》所載王陵母事件的影響進而延伸創作出的作品。

### 3. 王陵形象轉變的目的與意義

史書記載王陵生平事蹟應與忠臣孝子出自節烈之門的概念有關，而《漢將王陵變》雖是以王陵母節烈事蹟延伸出的作品，但在王陵形象的陳述更為積極生動，將其描述為機智、勇敢、忠於漢王，且在面臨母親被項羽捉拿的困境時，王陵母與王陵皆選擇不畏強權及忠於漢王的立場。推測《漢將王陵變》將王陵形象書寫的轉變，其背後的目的與意義，應該是為了推廣孝道與忠君思想，尤其是「移孝為忠」—在面臨忠孝難兩全狀況下，王陵毫不猶豫選擇「忠君」，這樣形象書寫將王陵形塑為「忠烈」之臣，故其值得被宣傳推廣為人民效法的楷模。

#### (二)《季布詩詠》

《季布詩詠》實際描寫「四面楚歌」之事。

#### 1. 史書所載內容

史書對於垓下之役四面楚歌的記載有《史記·項羽本紀第七》及《史記·高祖本紀第八》等資料。其描述楚漢相爭最後於垓下之役，項羽楚軍被劉邦漢軍等大挫兵力及重重包圍，再加上聽到四面傳來的楚歌，以為漢軍已經得到楚地，讓項羽的楚軍除了身體上因作戰的疲累外，在心理上更是沉重的打擊，擊垮項羽楚軍的士氣。項羽甚至感到「時不我與」之無奈，後雖奮力一搏，但楚軍仍是敗亡。

## 2. 《季布詩詠》

《季布詩詠》描述在垓下之役，張良見韓信殺人太多，故獻計唱楚歌來瓦解楚軍的心防。內容如下：

漢高皇帝詔得韓信於彭城，垓下作一陣，楚滅漢興。張良見韓信煞人較多。張良奏曰：「臣且唱楚謠，散却楚軍。」謠曰：

張良奉命入中營，處分兒郎速聽聽，今夜揀人三五百，解踏楚歌總須呈。張良說計甚希有，其夜圍得楚家營，恰至三更調練熟，四畔齊唱楚歌聲。詞曰：

今年蕭率度濠梁，玉霜芬芳滿澗霜；丈夫既得高官職，如何忘却阿耶孃。人總俱從父母生，生子還從父母養，三年不食胸前乳，六尺之軀何處長！養兒只合知家計，四時八節供餽，餽由來總不供，拋却耶孃虛度世。耽人負戰已數年，百戰百傷命轉然，夢時有時槍下臥，覺來原在鞞鼓邊，千萬之卒何處徹，雁足之書早脫迴。戰馬有時恒被着，一弓無夜不張弦。急兮急兮摧人老，速兮速兮摧人早。開山礪礪路行難，那個是我家鄉道。

楚卒聞言雙淚垂，器械槍旗總拋却，三三五五總波逃，各自思歸營幕內。恰至三更半，楚王然始覺。攢星拔劍出營來，早見五星競交錯。

切藉精神大丈夫，奈何今日天邊輸。五六年來征戰苦，彭城垓下會一輸。失時不利天喪余，天喪奈何，既有拔山舉頂羽，此時不亡若何為！

千金不傳老頭春，醉臥階前忘却貧，世上若也無此物，三分愁煞二分人。

8

## 3. 《季布詩詠》書寫的目的與意義

《史記》僅記載漢軍使用「四面楚歌」的方法來打擊楚軍士氣，讓項羽以為漢軍佔領大部分的楚地。但《季布詩詠》記載該方法是張良見到韓信殺人太多，而建議使用的；該文記載楚歌歌詞內容及楚軍聽聞後心理感受及逃亡的情況。推測《季布詩詠》是受到《史記》記載「四面楚歌」之計而擴大論述的，然這樣書寫的目的與意義，似乎是在稱讚張良善於謀略，及不以成敗論英雄而對項羽一代梟雄作戰失敗的同情。

### （三）《捉季布傳文》

#### 1. 史書記載之季布

季布相關記載在史書的資料有《史記》及《漢書》等書，其內容大同小異，

<sup>8</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029-1030。

以《史記·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來說明其生平事蹟：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見汝陰侯滕公。……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

9

季布因數窘漢王，漢王得天下後，向天下發佈捉拿季布。季布逃匿在濮陽周氏。周氏向季布獻計，改造季布，將其賣給朱家。朱家心知其為季布，一方面讓其在田裡工作，另一方面到滕公家作客，為季布說情。滕公向皇上求情赦免季布之事。皇上赦免季布，並召見季布，讓其官拜郎中。綜觀季布生平，由一名朝廷的捉拿犯經濮陽周氏的計謀、朱家的惜才說情及滕公的代為求情，使其脫離捉拿犯的命運並成為國君重用的官員，可說是傳奇的一生。

## 2. 《捉季布傳文》

《捉季布傳文》<sup>10</sup>內容歸納如下：

- (1) 大漢三年楚將季布罵陣「劉季，公是徐州豐縣人。母解緝麻居村墅，父能牧放住鄉村。公曾泗水為亭長，久於闕闕受飢貧。因接秦家離亂後，自號為王假亂真。鷓鴣如何披鳳翼，龜蛇爭敢掛龍鱗！百戰百輸天不佑，士率三分折二分。何不草繩而自縛，歸降我王乞寬恩。更若執迷誇鬪敵，活捉生擒放沒因」<sup>11</sup>，罵得漢王羞恥群臣拔馬收軍。
- (2) 劉邦得天下，下令捉季布。
- (3) 季布辛苦躲避追捕，逃往周家並藏匿於此。
- (4) 劉邦再度下命令捉拿季布。
- (5) 周氏擔憂，季布詢問並得知朱解為新使。
- (6) 季布出計，改變外形聲音，讓朱解買下他。
- (7) 朱解買下季布帶回京，疼愛有加並收為義子。

<sup>9</sup> 《史記》，卷 100，〈季布欒布列傳〉，頁 2729-2730。

<sup>10</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89-1009。

<sup>11</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90。

- (8) 朱解懷疑季布身份背景，要求季布告知實情。
- (9) 朱解恐遭殃，季布威脅利誘，請侯嬰蕭何幫忙向皇帝進言。
- (10) 皇帝撤除捉拿命令，季布請求侯嬰蕭何再向皇帝進言重金召見及重用。

### 3.季布形象轉變的目的與意義

《史記》記載季布數窘漢王導致劉邦平定天下後對其緝捕，但因周氏、朱家及滕公協助幫忙，讓季布不但沒有被捉拿還得到劉邦的重用，官拜郎中；其本身經歷可說是傳奇的一生。而《捉季布傳文》情節內容應是以《史記》所載「季布數窘漢王劉邦」等延伸出「季布罵陣」之事，並以此說明劉邦在平定天下後為何一定要下令捉拿季布，但季布憑藉詭計謀略讓自己不被通緝捉拿，甚至讓劉邦用千金招來重用，當中的周氏、朱解、滕公及蕭何等人一改史書所載，僅是聽從季布計謀辦事之人。《捉季布傳文》將季布可以化險為夷之過程謀略等一改史書所載，通通轉移至季布個人身上，將其形塑為心思細膩、善於謀略、機智之人；其所書寫季布形象轉變的目的與意義，應與庶民社會藉著一如季布這樣的弱者卻能憑藉聰明謀略機智等來改變自身弱勢處境的期待有關，就如同張鴻勛〈智勇英雄的贊歌—敦煌詞文《捉季布傳文》簡論〉<sup>12</sup>一文提及《捉季布傳文》反映出民間社會廣大民眾內心深處潛藏著閃動著的英雄與英雄崇拜心理，它不但把史傳所寫的統治者內部矛盾鬥爭故事，變為人們反抗厄運、反抗統治者的描寫，而且通過弱者戰勝強者的英雄傳奇故事，滿足人們對於具有超凡力量英雄的渴慕。

### 三、唐代社會所解讀的漢代建國史

《漢將王陵變》、《季布詩詠》及《捉季布傳文》這三則變文都與漢代建國史有關，且這三則內容應是與《史記》所載「王陵母節烈之舉」、「四面楚歌」及「季布窘漢」等事件有關並延伸創作而來的。透過這三則變文來論析唐代社會所解讀的漢代建國史。歸納三點說明：

#### (一) 具有歷史小說的雛形

《漢將王陵變》、《季布詩詠》及《捉季布傳文》三則變文都是以正史記載的人事來擴充、想像其相關內容，但在陳述上卻未必如同史書所言真實，甚至為了刻畫人物形象，讓內容情節引人入勝，而有移花接木、倒因為果、無中生有、誇大不實等內容描述。這樣的內容與史書有極大落差，但以歷史上曾發生的事件、

<sup>12</sup> 張鴻勛，〈智勇英雄的贊歌—敦煌詞文《捉季布傳文》簡論〉，收錄於張鴻勛《敦煌俗文學研究》，頁 132-150。

曾存在的人物，藉此來想像擴大發展其情節，可說已具備歷史小說的雛形。

## (二) 刻劃漢初人物的形象

《漢將王陵變》、《季布詩詠》和《捉季布傳文》中提及的人物有：項羽、鍾離末、王陵母、王陵、灌嬰、盧綰、張良、韓信、季布、周氏、朱解、侯嬰、蕭何、劉邦等。在這三則變文中，可以明顯感受到某些人物強烈的形象，如：王陵母親不畏強勢堅持忠漢理念而走上自盡之途、王陵灌嬰夜襲楚營的英勇及謀略表現、項羽的殘酷不仁、韓信的兇殘對敵、張良的善於謀略、季布的能言善辯、劉邦的憤恨不平但仍保有君王的氣度等。

這些變文的人物形象不盡然與史書或事實所載一樣，但在民間的影響力卻是不容忽視，因為這是一般目不識丁的庶民在未接觸史書前，透過講唱者所聽聞、認知的漢初人事物之內容，同時也是他們對漢初歷史的初步印象。

## (三) 唐代現象的情節內容

變文中有些情節、內容、用詞受到當時唐代時空背景及社會現象的影響。

### 1. 娛樂：

《捉季布傳文》描述季布「試交騎馬捻毬杖，忽然擊拂便過人，馬上盤槍兼弄劍，彎弓倍射勝陵君。勒轡邀鞍雙走馬，蹻身獨立似生神。揮鞭再騁堂堂貌，敲鐙重誇檀檀身」<sup>13</sup>，當中提到的騎馬捻毬杖即唐朝盛行的波羅毬戲，此娛樂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熱衷，唐玄宗更是波羅毬戲的能手。

### 2. 商業：

《捉季布傳文》描述季布「今有計，弟但看僕出這身。髡髮剪頭披短褐，假作家生一賤人。但道兗州莊上客，隨君出入往來頻。侍伊朱解迴歸日，扣馬行頭賣僕身。……朱解東齊為御史，歇息因行入市門。見一賤人長六尺，遍身肉色似煙勳。神迷鬼惑生心買，待將逞似洛陽人。問「此賤人誰是主？僕擬商量幾貫文」<sup>14</sup>，當中描述市集買賣奴隸的情形，應與唐代安史之亂後政局動盪不安、商業活動熱絡發展等所造成貧富差距的社會現象有關。

<sup>13</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001。

<sup>14</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98-999。

#### 四、小結

透過史書與《漢將王陵變》、《季布詩詠》及《捉季布傳文》所書寫人物形象的轉變及差異，判斷《漢將王陵變》應肩負傳遞著「忠義節烈」、「捨孝成忠」的觀念；《季布詩詠》傳遞著「戰爭策略」、「不以成敗論英雄」、「對弱者同情」的運用及心聲；《捉季布傳文》傳遞著「對英雄人物反抗逆境」的推崇。另外，透過這三篇變文分析唐代社會所解讀的漢代建國史一變文內容已具有歷史小說雛形，其內容雖不全是事實，但充滿著趣味與想像，且這些作品可能是目不識丁的庶民在未接觸史書前，最早聽聞認知漢初人物、事件的內容，其內容所刻劃的人物形象也影響著這些庶民對漢初建國史的認識；此外內容也反映唐代的社會現象，如波羅毬戲、市集人口買賣等。

## 第二節 李陵的民間形象

### 一、研究概況

《李陵變文》研究成果有一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sup>15</sup>，第七章「李陵變文之時代背景」，描述李陵在《漢書》記載情形及探討《李陵變文》情節內容，並推測變文作者，可能是羈居胡地的漢人，或是已胡化的漢人。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sup>16</sup>描述李陵在《漢書》記載情形，且與《李陵變文》作比較，探討史傳與變文所述人事物的差異情形。張秀莉〈漢將李陵故事研究〉<sup>17</sup>探討李陵在史傳記載、變文記載、戲曲小說故事等演變情形，以及在後世詩文呈現的形象等。黃懷寧〈敦煌〈李陵變文〉與《漢書·李陵傳》之情節比較探析〉<sup>18</sup>一文，比較《李陵變文》與《漢書·李陵傳》的情節差異，並以此凸顯《李陵變文》的特色與價值。鍾書林〈敦煌李陵變文的考原〉<sup>19</sup>一文，認為李陵故事的淵源流變與《史記》、《漢書》、唐代詩文及唐代安史之亂後的社會風氣等有關。

<sup>15</sup> 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頁 55-63。

<sup>16</sup> 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頁 104-110。

<sup>17</sup> 張秀莉，〈漢將李陵故事研究〉，台南：台南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7。

<sup>18</sup> 黃懷寧，〈敦煌〈李陵變文〉與《漢書·李陵傳》之情節比較探析〉，《有鳳初鳴年刊》2 期(2005.7)，頁 365-380。

<sup>19</sup> 鍾書林，〈敦煌李陵變文的考原〉，《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 卷 2 期（2007.3），頁 90-93。

## 二、李陵在史書與變文的記載

李陵出生世代將領之家，爺爺是漢代鼎鼎大名的「飛將軍」李廣。李陵曾於漢武帝天漢二年（前 99）帶領五千名輕騎兵討伐匈奴，受到匈奴單于帶領八萬名騎兵的包圍攻擊，最後兵疲力竭投降匈奴，匈奴單于因欣賞李陵能力將女兒嫁給他；此戰役逃回漢朝的士兵僅剩四百多人。關於李陵作戰失敗原因及投降匈奴的原意，自古學者、文人皆有不同主張。透過史書與《李陵變文》所載之內容差異來探討李陵形象的轉變及其在民間的形象。

### （一）史書所載之李陵

#### 1. 《史記》

司馬遷與李陵是同時代的人；當李陵投降匈奴之際，司馬遷曾於漢武帝詢問意見時，為李陵降匈奴之舉作解釋，認為李陵是暫降匈奴，等待時機到來必當為漢朝效命；但司馬遷後來卻因此事而遭受宮刑。司馬遷對此事經過應是清楚的，但因本身經驗及當時君王對臣子嚴厲等因素，使其在《史記·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sup>20</sup>對李陵事蹟所載有限且對其降匈奴之因僅載「其戰敗無顏面見漢武帝而降」。但司馬遷曾在與好友任安的通信<sup>21</sup>中提及「為李陵降匈奴所做的解讀」，不是因為他們兩人有特別情誼才為李陵辯解，而是觀察李陵這個人，知道他是個孝順、講信用、恭敬待人及受士兵愛戴的將領，相信他對漢朝是忠心耿耿，其戰敗是因為援兵不到所致。

#### 2. 《漢書》

《漢書》<sup>22</sup>對於李陵相關記載承接自《史記》，但對李陵一生及作戰過程較《史記》有更深入描述。僅將《漢書》較《史記》記載增列歸納如下：

- (1) 李陵奉命迎接李廣利伐大宛之軍隊回來。
- (2) 天漢二年，李陵與匈奴開戰前的軍事行動分配情形：①李陵自請出征②路博德負責守住鉤營要道③陳步樂送交山川地形圖。
- (3) 天漢二年，李陵與匈奴戰爭的軍事活動情形：①開戰初期李陵獲勝②匈奴八萬多名騎兵圍攻李陵③李陵軍隊藏匿女子影響士氣④匈奴縱火攻

<sup>20</sup> 關於李陵生平事蹟，可參閱《史記》，卷 109，〈李將軍列傳〉，頁 2876-2878。

<sup>21</sup> 關於《報任少卿書》內容，可參閱（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62，〈司馬遷傳〉，頁 2725-2736。

<sup>22</sup> 《漢書》，卷 54，〈李陵蘇建傳〉，頁 2450-2459。

之，李陵火攻自救⑤李陵與匈奴於樹林廝殺。

- (4) 天漢二年，戰爭結果：①管敢投降匈奴洩漏軍隊虛實②李陵軍隊潰敗，投降匈奴。
- (5) 李陵戰敗後，漢武帝的處置情形：①命人對李陵母親及妻子觀相，察看李陵生死②責問陳步樂，陳步樂自殺③司馬遷為李陵降匈奴之舉解釋，遭致宮刑懲處。
- (6) 漢武帝後悔沒有解救李陵。
- (7) 漢武帝派公孫敖帶兵入匈奴解救李陵。公孫敖向武帝陳述失敗原由是因為李陵教導單于作戰謀略來防備漢軍。漢武帝聽聞公孫敖之原由，誅殺李陵一族。爾後李陵向漢使陳述天漢二年，其以五千名騎兵與匈奴戰鬥到最後因援兵不到而敗，其沒有辜負漢朝；並向漢使詢問為何漢武帝要誅殺李氏一門，知曉是李緒教匈奴作戰謀略之事卻被說是李陵教導所致。李陵派人刺殺李緒。
- (8) 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其昔日與李陵交好，派任立政等三人至匈奴招李陵回漢朝，但李陵以「丈夫不能再辱」拒絕。李陵留置匈奴二十多年，後於元平元年（前 74）病死。

綜合《史記》、《報任少卿書》及《漢書》所載李陵生平事蹟，可知李陵對漢代君王來說是一名作戰失利並投降匈奴的叛將。但在陳述李陵作戰過程，隱約透露其為漢朝英勇殺戮匈奴的忠誠表現，但最後不敵匈奴，作戰失敗投降。史書對於李陵投降匈奴的原因未深述，僅以「無面目報陛下！」<sup>23</sup>投降匈奴，之後因漢武帝誅殺李陵家人（《史記》記載漢武帝因李陵娶單于女而誅族，《漢書》記載漢武帝聽聞李陵教單于兵而誅族）導致李陵無家可歸，最後也只能選擇繼續留在匈奴；在這樣的情況下，李陵降匈奴的初衷是如何不得而知。然而透過司馬遷等同時代之人對於李陵平日待人處事的評價，可知李陵當時在民間的形象是位出自忠臣門將的優秀子弟，對國家盡心盡力、為人正直、受部屬愛戴，故李陵降匈奴之事應有其用意，但漢代君王對李陵信任不夠，做出誅族懲罰，如此一來，臣子就算有再多的用意、忠誠，也都枉然了！

## （二）變文所載之李陵

### 1. 《李陵變文》

<sup>23</sup> 《史記》，卷 109，〈李將軍列傳〉，頁 2878。

《李陵變文》<sup>24</sup>內容歸納如下：

- (1) 李陵大敗匈奴，單于忿恨不平與臣子伊訾平章商討對策。
- (2) 李陵接受韓延年建議往南行軍，途中遭受匈奴攻擊。李陵整隊作戰時，戰鼓卻打不響，而後發現隊伍有三條黑氣，進而搜獲二女，殺之，鼓竟自響，之後漢軍殺了匈奴三千多名騎兵。
- (3) 李陵行軍來至平川，川靜草深，命軍隊攢入草中往南行走，然遇北風暴露行蹤，單于於後方縱火，李陵則於前頭放火應對。
- (4) 管敢因被李陵嗔打害怕被殺而逃往投靠單于，並告知李陵軍隊情況。兩軍交戰，李陵射傷突騎施蕃王左眼。
- (5) 李陵奮力一搏以寡擊眾欲與單于決一死戰，部屬勸其先降後出，李陵知情勢不利漢軍，欲先降後出。李陵戰敗投降單于。
- (6) 漢武帝初聞李陵戰敗，感嘆李陵一定是被單于捉走。命司馬遷觀看李陵母親及妻子面相，判斷李陵是否已死；司馬遷回報李陵尚活在敵營。漢武帝因而認為李陵已投降敵營，打算殺了其母親及妻子，然司馬遷主動向漢武帝求情，認為李陵只是暫降，若是不然，願意受罰，武帝暫緩懲處。
- (7) 隔年，漢武帝命公孫敖帶兵攻打匈奴，討回蘇武李陵。公孫敖作戰失利，詢問對手將領何人，李緒不敢坦白竟謊說是李陵。公孫敖向漢武帝陳述作戰失利是因為李陵為單于教戰導致。漢武帝盛怒將司馬遷處以宮刑、李陵母親及妻子於馬市頭行刑。
- (8) 再隔年，漢武帝命王進朝到敵區察看李陵生死。李陵由王進朝書信中證實家人被誅殺之事。透過王進朝與李陵對話，李陵陳述其委屈及漢武帝辜負他之嘆。

《李陵變文》前文缺漏，目前所知內容僅載李陵帶領五千名騎兵與單于軍隊發生戰爭，多次交手李陵軍隊潰敗而暫降，然漢武帝聽聞李陵為單于教戰誅殺李陵母親及妻子。後來李陵從王進朝那兒，得知家人遇害之事，向其陳述原意但現況卻讓其無法再回漢朝，並埋怨漢武帝辜負他李陵了！

## 2. 《蘇武李陵執別詞》

敦煌變文中關於李陵事件的相關內容，除了上述《李陵變文》外，還有《蘇武李陵執別詞》<sup>25</sup>，內容講述李陵、蘇武與韓曾三人飲酒道別，當中蘇武責問

<sup>24</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893-904。

<sup>25</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07-909。

李陵身為漢人為何安處於胡人之地；李陵說出「勅下所司，捕捉陵之家口，一男一女，攤入雲陽，馬乖行顯，准法處分。少妻幼女，無罪枉誅。陵有老母，八十有五，走待人扶，食須人餵，負天何辜，也被誅戮！」<sup>26</sup>其原詐降匈奴以待時機，然現況令其無法回頭，當中除了無奈還是無奈啊！另外，希望蘇武回漢朝後可以為其祭拜母親並向武帝陳述其忠心。

綜觀《李陵變文》與《蘇武李陵執別詞》對於李陵事件之記載，兩者有較多情感內容的描述。尤其在敘述李陵忠於漢朝之心，但因造化弄人，使忠孝雙全之人卻成為不忠不孝之人，最後因家人被殺無家可歸，不得不留在匈奴；令人聽聞後也不得不為李陵歎噓，感嘆世事的無可奈何！

### （三）李陵的民間形象

透過《漢書》所載李陵事件與《李陵變文》情節內容的差異來分析李陵形象書寫的轉變並探討李陵的民間形象。

《漢書》為中國正史之一，其敘述方式以正史及朝代立場來解讀李陵身為漢臣的功過，內容多載李陵軍事行動過程；描述李陵是個英勇作戰的將領，但因作戰失敗，無顏面見陛下而降於匈奴，後又因李緒為匈奴教戰而誤以為是李陵，使得漢武帝殺害李陵一家；即便後來昭帝即位後派人召回李陵，李陵以「丈夫不能再辱」拒絕回漢朝，最終客死他國。在這樣的敘述中，亦有同於司馬遷《史記》隱隱約約陳述著對李陵的同情之感。<sup>27</sup>

觀《李陵變文》與《漢書》所載李陵生平事蹟內容，可發現其情節內容極為相似，但《李陵變文》敘述對象是一般庶民，故情節描述焦點集中於李陵以寡擊眾的英勇表現、暫降匈奴的無奈心情及漢武帝不信任李陵所導致的誤解並造成家人被殺等情形的惆悵怨恨心情。此外透過人物對話互動說明李陵的想法及立場，如李陵與部屬的對話內容，清楚陳述李陵是抱著「先降後出」的想法並認為漢武帝應該知曉其為人及內心想法；又如李陵向王進朝確認家人被殺害之事，並透過李陵與王進朝的對話再次呈現李陵一顆為漢朝打拚的赤膽之心被漢武帝枉法之舉所傷害及踐踏，斷了其回漢朝的牽掛及想法。故《李陵變文》整體描述較史書

<sup>26</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08。

<sup>27</sup> 關於《漢書》將李陵與蘇武合傳之事，歷來學者多有不同主張；有主張對李陵的同情，如何寄澎〈《漢書》李陵書寫的深層意涵〉一文認為《漢書》所載李陵形象承繼司馬遷對李陵悲劇形象的書寫；但也有主張《漢書》是透過蘇武來諷刺李陵，可參閱汪春泓〈關於《漢書·蘇武傳》成篇問題之研究〉提出《蘇武傳》撰寫被設定為「忠君」，以蘇武的堅守忠漢來暗諷李陵的失節降胡。

所載充滿人物情感的彰顯。

史書所載李陵形象是個作戰失利的降臣，但敘述上隱約透露著對其遭遇的同情，而《李陵變文》描述的李陵形象是個英勇抗敵的將領，無奈時勢所迫，使其一顆赤膽之心被踐踏。綜觀李陵形象的轉變，由身為漢將卻因作戰失敗，無顏面見君王而投降匈奴之叛將轉變為赤膽忠心為漢朝打拚江山，卻因暫降匈奴、武帝誤解及殺李氏一門，李陵縱使有滿腹委屈也落得無家、無國可歸的窘境，成為令人為之心酸的悲劇英雄。故李陵的民間形象是由情感層面去陳述李陵的滿腹委屈、無奈及造化弄人，令人不得不為其敗降之舉叫屈心痛。

### 三、《李陵變文》反映唐代與周遭外族的互動

《李陵變文》故事內容所載之時空背景為漢代與匈奴的關係，但變文內容卻提及「九姓（回紇部落）、突厥、默啜、節度、突騎施（西突厥別種）」等字詞，而這些用詞大多是當時唐代周遭外族的名稱，故《李陵變文》的書寫內容應與當時唐代和外族的互動往來有關，甚至反映著當時唐代與外族的問題。

唐代自初期以來就不斷和東突厥、西突厥等外族發生衝突、戰爭，在唐玄宗時，突厥默啜可汗<sup>28</sup>對唐更是侵擾、威脅。除此之外，唐代自安史之亂以來國力衰退，對邊疆地區的軍備防守也自顧不暇，在此之際，外族對唐的攻擊更加肆無忌憚，不斷騷擾侵襲唐邊疆地區，甚至有的地區已被外族佔領統治。這些與外族的衝突戰爭經驗，相信都讓當代的人民，尤其是邊疆地區的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故《李陵變文》所描述字詞或許正透露著、寓含著當時唐代人民與外族的互動往來，因而將這些唐代的外族依附於漢代的時空中，或許也寄望著有像李陵一樣英勇忠貞的將領可以帶領著他們對抗外族，捍衛自己的家園。更或許如邵文實〈敦煌李陵蘇武故事流變發微〉<sup>29</sup>一文，透過史書所載突厥、吐蕃等史料與《李陵變文》內容相互對照，認為《李陵變文》與建中二年（781）吐蕃佔領沙州經過的史料有極多相似及對應處，並推論《李陵變文》的流傳應與吐蕃佔領沙州後，沙州人民為了表達其不得已降蕃的遭遇，藉由相似命運的李陵，來表達他們對唐朝的忠心，但無奈時局如此！

<sup>28</sup> 關於突厥默啜可汗對唐的威脅之事，可參閱（後晉）劉昫等編，《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94，〈突厥上〉，頁5168-5173。

<sup>29</sup> 邵文實，〈敦煌李陵蘇武故事流變發微〉，收入季羨林、饒宗頤、周一良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北京：北京大學，1997），第2冊，頁71-86。

#### 四、小結

透過史書《漢書》與《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所書寫人物形象的轉變及差異，判斷《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對李陵形象的定位是「忠君愛國之人」，而非史書所載「不忠不孝之叛將」，但無奈造化弄人，然當中對李陵忠國之心是肯定的。而這樣書寫的背後目的或意義，或許就如邵文實所言一與沙州淪陷於吐蕃的相同際遇有關，故沙州人民透過《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來表達他們和李陵一樣的心境，即沙州人民與吐蕃戰鬥長達十一年，後因兵糧殆盡無奈降蕃，但他們仍心繫中原唐朝；關於沙州地區與唐朝往來，於第四章再做論述。此外《李陵變文》內容也反映著當時唐代與周遭外族的互動往來之關係，有著以「漢」喻「唐」之意在其中。

### 第三節 王昭君故事的嬗變

#### 一、研究概況

《王昭君變文》研究成果有一容肇祖〈唐寫本《明妃傳》殘卷跋—彈詞一類作品的新發現，王昭君故事的歧異〉<sup>30</sup>一文，透過《漢書》、《西京雜記》、《琴操》、《世說新語》、《王昭君變文》及歷代文人詩文作品等探討昭君故事的歧異。張壽林〈王昭君故事演變之點點滴滴〉<sup>31</sup>一文，探討王昭君名字、籍貫、故事情節歷來變化等問題，認為王昭君故事歷來情節變化與當代人們的價值觀有關。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sup>32</sup>，第八章「王昭君變文傳說來源及成立時代」分析探討《王昭君變文》情節內容與史書有極大差異情形，認為該變文是受到唐代公主遠嫁他族的情形寫照。陳秀香〈敦煌通俗文學之女性形象研究〉<sup>33</sup>，以女性角度探討王昭君在史書、變文形象轉變的情形等。張文德《王昭君故事的傳承與嬗變》<sup>34</sup>一書，對王昭君故事的傳承演變提出六大環節說—認為該故事是經由《漢書》、《西京雜記》、《王昭君變文》、《漢宮秋》、《和戎記》及《雙鳳奇緣》等內容嬗變逐漸積累成的；此外透過文史等相關資料對王昭君故事進行深入考證、研究及探討，並將王昭君故事分為文人創作及民間創作兩大系統，且其考證提出《後漢書·南匈奴傳》所載王昭君之事為民間傳說而非史實等。

<sup>30</sup> 容肇祖，〈唐寫本《明妃傳》殘卷跋—彈詞一類作品的新發現，王昭君故事的歧異〉，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頁 599-607。

<sup>31</sup> 張壽林，〈王昭君故事演變之點點滴滴〉，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頁 609-648。

<sup>32</sup> 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頁 64-74。

<sup>33</sup> 陳秀香，〈敦煌通俗文學之女性形象研究〉，頁 86-95。

<sup>34</sup> 張文德，《王昭君故事的傳承與嬗變》，上海：學林出版，2008。

## 二、王昭君在史書與民間的記載

中國古代有以和親方式來與外族維持兩國間友好關係，而歷來與外族和親的女子不少，但當中以王昭君出塞和親之事最為後人傳誦，且歷來朝代多有文人以王昭君為主軸創作詩文、故事等；然這些關於王昭君的故事內容也逐漸與史書記載有著極大的差異，舉凡王昭君出塞和親的原因、過程、結果等。

王昭君故事的嬗變是由史書記載「西漢王昭君出塞和親」之事，但隨著不同時代鋪陳演變而有所變化。透過王昭君故事在史書《漢書》記載與民間作品《琴操》、《西京雜記》及《王昭君變文》等情節內容之差異來說明一至唐代時期王昭君故事的嬗變情形。

### （一）史書所載之王昭君

王昭君在史書記載的資料有《漢書》及《後漢書》。但《後漢書》所載內容與《漢書》有差異，因而採錄時空距離王昭君事蹟較近的作品及學者張文德等人對《後漢書》所載內容抱持懷疑態度，故僅採《漢書》來了解史書所載之王昭君生平事蹟。

#### 1. 《漢書·元帝紀》

呼韓邪單于因漢朝打敗郅支單于，再度向漢朝表示恭順之意。漢元帝將王樛賜予呼韓邪單于為閼氏，期以邊疆和平並將年號改為「竟寧」（前 33），希望邊境安寧。<sup>35</sup>

#### 2. 《漢書·匈奴列傳》

將《漢書·匈奴列傳》所載王昭君之生平事蹟，歸納三點說明：

- （1）匈奴五單于內鬥，呼韓邪單于歸附漢朝。呼韓邪單于向漢朝請婚「**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sup>36</sup>
- （2）王昭君出塞和親「**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sup>37</sup>；呼韓

<sup>35</sup> 《漢書》，卷 9，〈元帝紀〉，頁 297。

<sup>36</sup> 《漢書》，卷 94 下，〈匈奴傳〉，頁 3803。

<sup>37</sup> 《漢書》，卷 94 下，〈匈奴傳〉，頁 3806。

邪過世後，昭君從胡俗再嫁「復株系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sup>38</sup>

- (3) 王昭君女兒和女婿與漢朝的互動，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sup>39</sup>，又如「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遂越與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sup>40</sup>

綜觀《漢書》所載「王昭君」是個在君王與外族進行和親政策下，默默無聲、無個人想法的女子，只因漢朝政策使然，其必須在大漠生活，甚至入境隨俗地接受胡人收繼婚妻母的風俗再嫁。其在匈奴生下一子二女。然透過王昭君女兒與女婿在漢朝與匈奴間的互動，可以推知王昭君在出塞和親之事，扮演著維繫漢朝與匈奴間的友好往來，也可說是兩國間友好的使者。

## (二) 民間所載之王昭君

### 1. 《琴操》

《琴操》<sup>41</sup>，東漢蔡邕所撰，亦有一說是東晉孔衍所作。將《琴操》所載王昭君故事與史書所載之差異，歸納如下：

- (1) 王昭君的身份背景，由後宮良家子轉變為齊國王穰女。
- (2) 王昭君美貌動人。
- (3) 王昭君於宮中生活 5~6 年，但不被元帝注意，心有怨懟，因而主動請行。
- (4) 匈奴使者為單于向漢朝請婚。
- (5) 元帝後悔，但因君無戲言，仍以王昭君出塞和親。
- (6) 王昭君雖在匈奴生活，卻對漢朝中原思念不已。
- (7) 王昭君無法接受胡人妻母風俗，吞藥自殺。

### 2. 《西京雜記》

<sup>38</sup> 《漢書》，卷 94 下，〈匈奴傳〉，頁 3807-3808。

<sup>39</sup> 《漢書》，卷 94 下，〈匈奴傳〉，頁 3818。

<sup>40</sup> 《漢書》，卷 94 下，〈匈奴傳〉，頁 3826-3827。

<sup>41</sup> (漢) 蔡邕，《琴操》，出版地不詳：藝文印書館，1970。

《西京雜記》<sup>42</sup>，為東晉葛洪所作。該書關於王昭君故事，增加「畫工賄賂」、「畫工醜圖」及「畫工棄市」等情節來描述說明王昭君既然有美貌卻為何遲遲不被漢元帝注意，原來是因被畫工矇蔽，以致元帝不知後宮有這位美人。

### 3. 《王昭君變文》

《王昭君變文》<sup>43</sup>有上下兩卷，將故事內容歸納如下：

(1) 上卷有缺損，今所見內容為王昭君出塞和親的沿途過程。王昭君一面看著塞外風情一面心中有著無限愁思。單于知道昭君不快樂，命人傳箭號，讓友好的外族皆來參加他與昭君的婚禮，並封昭君（明妃）為煙脂皇后。

(2) 下卷分為四個部分說明。

①昭君思鄉、單于非時出獵欲討昭君歡喜，但昭君登山觀景有感「一度登千山，千迴下淚，慈母只今何在？君王不見追來。當嫁單于，誰望喜樂。良由畫匠，捉妾陵持，遂使望斷黃沙，悲連紫塞，長辭赤縣，永別神州。」<sup>44</sup>

②昭君病危，單于深情照料；昭君病逝，單于不捨「脫却天子之服，還着庶人之裳，披髮臨喪，魁渠並至。曉夜不離喪側，部落豈敢東西。」<sup>45</sup>

③單于依蕃法厚葬昭君。

④漢哀帝遣楊少徵來弔祭並述祭詞：「祭漢公主王昭君之靈。惟靈天降之精，地降之靈，姝越世之無比，婁妣傾國和陟娉，丹青寫形，遠嫁使兇奴拜首，方代伐信義號罷征。賢感敢五百里年間，出德邁應，黃河号一清。祚永長傳萬古，圖書且載著往聲。」<sup>46</sup>

《王昭君變文》所載王昭君故事與史書有極大差異，當中最大不同處在於人物內情感與邊疆景色風俗等描寫，此外在情節方面增加昭君思鄉念國憂愁之感、單于對昭君呵護的夫妻之情、昭君未生子並早逝於單于、漢哀帝遣使弔問並陳述昭君之功勞等。

<sup>42</sup> (晉)葛洪，《西京雜記》，收入廣陵書社編，《筆記小說大觀》(揚州：廣陵書社，2007)，頁3。

<sup>43</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911-920。

<sup>44</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915。

<sup>45</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916。

<sup>46</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920。

### (三) 王昭君故事的嬗變情形

《漢書》所載王昭君事蹟—王昭君因呼韓邪單于的請婚而出塞和親，與呼韓邪單于生下一子；後因胡人妻母習俗再嫁呼韓邪單于之子復株鞮若鞮單于，與其生下二女。此記載中的王昭君是個「肩負兩國和平的使者」，但也呈現出中國古代王朝統治下女子在婚姻上任人安排、不能自主的處境及人在環境中努力調適以求生存的面貌。

《琴操》、《西京雜記》及《王昭君變文》這三份有關王昭君故事的民間作品，其記載皆已脫離史書內容而有所增減及嬗變。如《琴操》描述下的王昭君，因美麗動人被獻給漢元帝，但漢元帝五六年來卻對其不聞不問，以致匈奴使者來為單于請婚時，王昭君因心中怨懟而主動請行；昭君在匈奴努力生活，但心中仍有愁怨，後與單于生下一子世達，然單于死、世達立，依胡俗妻母，昭君無法接受因而吞藥自殺。《西京雜記》則是透過畫工賄賂及醜圖來描述王昭君因其美貌及不願賄賂畫工以致漢元帝不知宮中有這位美女的存在，一直到了要接見出塞和親的成員時才知曉，但因君無戲言只能照原先規劃執行，而後元帝追究此事並將畫工棄市懲處。《王昭君變文》則是透過邊疆景色與中原對照的描寫來呈現昭君出塞心情的惆悵及單于迎娶嬌妻美人的愉悅心情，然無奈的是昭君思鄉念國的惆悵以致其在匈奴生活一小段時間就香銷玉沉離開人世，之後單于對其厚葬及漢哀帝遣使弔祭追述其功勞。

透過上述《漢書》、《琴操》、《西京雜記》及《王昭君變文》等內容，可以發現「王昭君故事」至唐朝時期的嬗變情形—由《漢書》出塞和親、《琴操》怨懟主動請行、《西京雜記》恃美不願賄賂畫工到《王昭君變文》對中原思念不已，雖單于百般呵護但仍香消玉碎，後單于厚葬及漢使弔祭等情節內容的增減轉變，逐漸形塑王昭君故事的架構。

透過這樣故事嬗變的內容可以發現對於王昭君形象書寫的轉變情形—由奉命出塞和親沒有自己聲音及想法的女子到因畫工醜圖、元帝辜負而心中怨懟主動請行有自己想法的女子；從入境隨俗於胡地終老到不能接受胡人妻母風俗而吞藥自殺，甚至到對漢朝念念不忘以致至胡地不久即香消玉損；由二段婚姻生下一子二女到一段婚姻生下一子，甚至到未生子即過世等。

### 三、王昭君故事嬗變的意義與目的

透過史書《漢書》與《王昭君變文》所載內容差異來分析王昭君形象書寫轉變其背後的目的與意義。《漢書》所載王昭君之生平事蹟，將王昭君定位為「出塞和親的女子」、「肩負兩國和平的使命」，所陳述的王昭君是位為了國家與外

族間的和平而願意犧牲奉獻自己一生來盡忠報國的女子；而《王昭君變文》是將王昭君定位為「因畫匠作梗而令其不得和親出塞」、「對漢朝戀念不已，儘管單于百般呵護，仍香消玉碎」，所陳述的王昭君是位因國家政策無奈地出塞和親的女子，但她對漢朝仍是思念牽掛、百般不捨，因而形塑王昭君無奈盡忠接受和親政策，但又因對家鄉國土眷戀的「忠」，最後導致其香消玉碎的結局。

然《漢書》與《王昭君變文》書寫的目的皆寓含著「忠」的概念，只是隨著中國禮教倫理道德規範的推行，對於匈奴妻母的風俗、漢女出嫁匈奴等事的看法也漸漸無法苟同，因此歷來文人百姓將其道德價值觀放入王昭君故事中並進而改變故事的經過與結局。故王昭君形象書寫的轉變隱含著中國古代民眾透過「王昭君故事」將其生存時代現象寓意其中，如「昭君再婚與否」、「昭君生子與否」及「昭君早逝於單于」等問題都與胡漢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的差異有關，又如「畫工醜圖」隱含著社會貪婪賄賂之風及市井小民無力對抗的處境。

除此之外，《王昭君變文》提及王昭君是以公主身份嫁給單于，且文中多處提及「突厥」，然漢朝和親多以宗女嫁之且當時外患是匈奴，突厥則為隋唐的外患，因而推知該變文將當時唐代外患對民眾威脅的心理感受及唐代以公主與外族和親之事描述在其中。就如同邵文實《敦煌邊塞文學研究》<sup>47</sup>，第六章〈敦煌王昭君故事題材作品研究〉認為《王昭君變文》內有唐人對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等人出嫁的投射，此外邵文實認為《王昭君變文》中的昭君心情寫照與吐蕃統治下的沙州百姓際遇有著相似處，並認為變文中描述對漢王的思念，實為對家園故土的思念，其反映著吐蕃統治下沙州百姓對中原的思慕之心。

#### 四、小結

透過史書《漢書》與《王昭君變文》所書寫人物形象的轉變及差異，判斷《王昭君變文》對王昭君形象的定位是「對漢朝思念不已的忠君忠國之人」，而這樣書寫形象的轉變及其背後的目的或意義，應與中國禮教倫理道德觀念的發展有關，如對於國家以漢女與外族進行和親之事、讓漢女接受胡人妻母風俗等產生排斥，故將昭君形塑為對漢朝牽掛、對家鄉故土牽掛，以致身體孱弱不堪而結束生命，如此一來，昭君就沒有與單于生子或再婚的倫理道德衝突之問題。此外，邵文實認為《王昭君變文》和《李陵變文》一樣，都與沙州被吐蕃統治的際遇有關，是沙州人民藉著《王昭君變文》來闡述他們和王昭君一樣的處境、心態，並藉此表達他們對漢朝的思慕之心。

<sup>47</sup> 邵文實，《敦煌邊塞文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7），頁 147-189。

綜觀敦煌變文所描述漢代相關人物事件的作品，可發現《漢將王陵變》、《季布詩詠》、《捉季布傳文》、《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與《王昭君變文》皆是根據史書所記載的人物、事件等內容加以增減演變而來的，其中除了《王昭君變文》與史實有較大的差異外，其餘作品的核心概念與史實內容差異不大，但在細節、情感描述上則較史書記載來得生動、引人興趣。這些作品是唐代社會普羅大眾於平日聽講中所了解的漢代歷史人物之形象。

### 第三章 神話式或寓言式人物的書寫

本章主要探討「孟姜女」、「秋胡妻」、「韓朋」、「董永」及「慧遠」等五則故事，然由於這五則故事經過長時間流傳發展與其他故事相附會，難以分辨故事主角的源流時代，因此將其歸納為神話式與寓言式人物的書寫，並試圖探討這些故事的原型與敦煌變文所載《孟姜女變文》、《秋胡變文》、《韓朋賦》、《董永變文》及《廬山遠公話》等情節內容的差異，以及這樣故事內容書寫的轉變或差異其背後的目的或意義，及其所傳遞、反映的唐代社會。

#### 第一節 孟姜女故事的流變

##### 一、研究概況

《孟姜女變文》及孟姜女故事相關研究成果有一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sup>1</sup>，內收錄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的轉變〉<sup>2</sup>、〈孟姜女故事研究〉<sup>3</sup>、〈唐代的孟姜女故事的傳說〉<sup>4</sup>等文，當中對於杞梁妻相關文章記載、杞梁妻所崩之城、孟姜相關文章記載、孟姜女故事的流傳情形、各地孟姜女故事的差異等皆有深入研究探討，顧頡剛可說是從民間文學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第一人。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sup>5</sup>，第十五章〈論敦煌孟姜女傳說〉提出幾點與顧頡剛較不同的看法，如孟姜女故事的前身為《詩經》所提及的「孟姜」，其發源地應在「鄘」地及「鄭」地、該故事核心為孟姜女送寒衣，因此哭倒長城的情節是在送寒衣故事形成的基礎上所產生的等內容。楊振良《孟姜女研究》<sup>6</sup>，當中特殊之處在於收集戲曲音樂等資料來探討孟姜女故事。劉靜貞〈依違於私情與公義之間—孟姜女故事流轉探析〉<sup>7</sup>，特別注意到孟姜女故事中的「哀哭」，以探索女性「哀哭」書寫的轉變，所投射出來的時代特質。黃瑞旗《孟姜女故事研究》<sup>8</sup>在前述學者研究基礎上對孟姜女故事再作全面、深入的探討，此外也將台灣民間有關孟姜女故事內容納入

<sup>1</sup> 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台北：漢京文化，2004。

<sup>2</sup> 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的轉變〉，收入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頁 1-23。

<sup>3</sup> 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收入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頁 24-73。

<sup>4</sup> 顧頡剛，〈唐代的孟姜女故事的傳說〉，收入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頁 275-284。

<sup>5</sup> 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頁 353-421。

<sup>6</sup> 楊振良，《孟姜女研究》，台北：台灣學生，1985。

<sup>7</sup> 劉靜貞，〈依違於私情與公義之間—孟姜女故事流轉探析〉，收入李貞德、梁其姿主編，《婦女與社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 207-229。

<sup>8</sup> 黃瑞旗，《孟姜女故事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3。

探討。陳雍穆〈孟姜女歌仔冊之語言研究—以押韻與用字為例〉<sup>9</sup>，透過歌仔冊來探討孟姜女故事。蘇詩雅〈敦煌寫本〈孟姜女變文〉敘事探析〉<sup>10</sup>，透過敘事結構、敘事時間、敘事視角和人物敘述四個部分來探析《孟姜女變文》的文學藝術之價值。

## 二、孟姜女故事的流變

現今我們熟知基本的「孟姜女故事」架構為一孟姜女的丈夫在長城築城，孟姜女千里尋夫來到長城，打探消息知道丈夫過世被埋在長城下，痛哭不已竟哭倒長城。此架構大致成形於唐代。然孟姜女故事相關情節內容可以分別追溯到西周時期《詩經》內的「孟姜」或先秦時期《左傳》內的「杞梁妻」。但這兩則故事發展是否異同，歷來學者皆有不同主張；有的認為這兩則故事是不同性質的；有的認為這兩則故事是以「杞梁妻」為主，後加入孟姜及其他內容合流成的；有的認為是以「孟姜」為主，後與「杞梁妻」相關人物或情節相附和而成的。關於這兩則故事是如何影響彼此，不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主題，但確定的是這兩則故事發展到了唐代時，已經合流為一則故事，即「孟姜女故事」。

由於「孟姜」這個名稱的意義，分歧未有明確定論。因此本節對於孟姜女故事流變的探討以「杞梁妻故事」到「孟姜女故事」的情節內容為主要探討方向，並將孟姜女故事的流變按照朝代先後及情節內容的轉變情形，分為以下三個時期探討：

### （一）先秦時期：知禮、哭之哀、善哭

#### 1.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記載齊國杞梁於莒國作戰而死。齊莊公在郊外遇到杞梁妻向其弔問，但杞梁妻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sup>11</sup>，認為不應該在郊外受弔而拒之。後齊莊公到杞梁家中弔問。此記載陳述杞梁的忠義及杞梁妻的知禮。

#### 2. 《禮記·檀弓下》

<sup>9</sup> 陳雍穆，〈孟姜女歌仔冊之語言研究—以押韻與用字為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1。

<sup>10</sup> 蘇詩雅，〈敦煌寫本〈孟姜女變文〉敘事探析〉，《東方人文學誌》9卷1期（2010.3），頁77-96。

<sup>11</sup> 《十三經注疏》，《左傳》，頁607。

記載曾子對杞梁妻的評價，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sup>12</sup>該文對於杞梁妻的描述除了知禮外，有更鮮明的情感呈現，即「哭之哀」。

### 3. 《孟子·告子下》

記載杞梁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sup>13</sup>，並與「王豹善謳」、「綿駒善歌」三者並立。然學者認為這應與戰國時期齊國人好唱哭調有關。

綜合這三份先秦時期的資料，可以發現杞梁妻故事情節內容由知禮的婦人到失去丈夫為此不捨痛哭的婦人，甚至認為杞梁妻善哭而改變齊國風俗。故杞梁妻故事情節著重在杞梁妻形象的轉變，由知禮、善哭到哭之哀，呈現杞梁妻的感受。

## （二）漢代時期：城崩、投淄水自盡

西漢初期，關於杞梁妻的形象或故事內容仍停留在知禮、善哭及哭之哀的階段，但到了西漢後期逐漸加入「城崩」及「投淄水自盡」的情節內容。

### 1. 《說苑·立節篇》

描述杞梁跟隨齊莊公伐莒的作戰過程。杞梁於戰役中過世，杞梁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阨，而隅為之崩。**」<sup>14</sup>該文與前述先秦記載之差異，在於加入「城崩」的元素，即杞梁妻傷心痛哭竟使城牆為之崩落。這樣的敘述或許與兩漢時期天人感應說盛行有關，透過城牆有感來彰顯杞梁妻或百姓的無奈或痛苦之意。

### 2. 《列女傳·貞順傳》「齊杞梁妻」條

描述杞梁妻知曉杞梁死訊到處理杞梁喪事的過程中，杞梁妻一如前述所載的知禮、哭之哀及城崩等情節內容外，在杞梁下葬時杞梁妻有感而發的說：「**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亦死而已！**」<sup>15</sup>後杞梁妻投淄水而死。該文可說是自先秦到兩漢時期「杞梁妻故事」的綜合體—即綜合前述杞梁妻的知禮、哭之哀、善哭、城崩、投淄水自盡等情節內容及杞梁妻形象描述。

<sup>12</sup> 《十三經注疏》，《禮記》，頁 191。

<sup>13</sup> 《十三經注疏》，《孟子》，頁 213。

<sup>14</sup> （漢）劉向，《說苑》（台北：台灣商務，1967），卷 4，〈立節篇〉，頁 17。

<sup>15</sup> 王照圓，《列女傳補注》（台北：台灣商務，1976），卷 4，〈貞順傳〉，頁 68-69。

(三) 隋唐時期：孟姜女、送寒衣、尋夫、哭倒長城

1. 《瑯玉集》

記載杞梁妻故事有兩則：

杞良，周時齊人也。莊公襲莒，杞良戰死，其妻收良屍歸。莊公於路予之。良妻對曰：「若良有罪而死，妻子俱被栓；設如其無罪，自有廬室，如何在道而受予乎？」遂不受弔。莊公愧之而退。出《春秋》。

一云：杞良，秦始皇時北築長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超後園樹上。超女仲姿浴於池中，仰見杞良……夫婦禮畢，良往作所。主典怒其逃走，乃打煞之，并築城內。超不知死，遣僕欲往代之，聞良已死并築城中，仲姿既知，悲哽而往，向城號哭，其城當面一時崩倒，死人白骨交橫，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灑白骨，去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即瀝血，果至良骸，血徑流入，使將歸葬之也。出《同賢記》。二說不同不知孰是。<sup>16</sup>

這兩則故事記載發生的時間是不同時期，一則在東周時期，一則在秦朝時期，但由於故事內容的男主角皆叫「杞良」，因而使得二則故事穿鑿附會在一起，漸形塑唐代孟姜女故事的基型—杞良因築城辛苦而逃役。逃入孟超家，後與孟超之女「孟仲姿」結為夫妻。杞良回去築城，卻被監工殺死並埋在長城下。但孟家不知，派遣僕人前往代替杞良。孟仲姿得知杞良已死並被埋在長城下，向城牆大哭，城牆崩倒，城下有許多死人骨骸。孟仲姿以血滴骨驗夫，尋得丈夫骨骸並將其埋葬。

此故事發展已出現一杞梁名字轉變為杞「良」；杞良之妻名為「孟仲姿」；杞良身份由戰士轉為築城服役之人；杞良逃役而與孟仲姿締結姻緣；杞良死因由戰死轉為被監工殺害；孟仲姿哭倒之城為「秦長城」；孟仲姿以血滴骨認夫骨骸。

2. 《文選集注》

該書第七十三卷記載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條，其注語：

<sup>16</sup> 撰者不詳，《瑯玉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51-53。

《列女傳》云：□□□□未嫁，居近長城。杞□□□□□□避役此孟姿後園，池□樹水間藏，姿在下遊戲，於水中見人影。及上見之，乃曰：「請為夫妻。」梁曰：「見死役為卒，避役於此，不敢望貴人相采也。」姿曰：「婦人不再見，今君見妾□□□□□□更□乎？」遂與之交。□□□□□□饋食。後聞其死，遂將酒食，往收其骸骨。至城下，問尸首，及見城人之築在城中，遂向所築之城哭，城遂為之崩。城中骨亂，不可識之，乃淚點之，變成血。<sup>17</sup>

內容描述與《瑠玉集》所載相似。其差異處有：丈夫的名為「梁」、妻子的名為「姿」；孟姿聽聞丈夫死後，準備酒食祭祀；以淚點骨成血來辨識丈夫骨骸。

### 3. 貫休《杞梁妻》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未相非！<sup>18</sup>

該文與前述先秦時期所述名字及內容極為相似，其不同處在於時間場景轉為「秦朝」、「築城」及哭崩之城轉為「長城」。然這樣的作品可說明「杞梁妻故事」由原先夫戰死、妻哭、城崩等情節，因受到時代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而嬗變或匯流，或是歷代人物藉著相似元素如「善哭」、「城崩」等字詞將當代的社會現象寓含其中。此外，透過前述兩則出自《瑠玉集》及《文選集注》相似故事中的「築城」、「哭崩長城」等內容，推測該類故事或許原先是各自單獨發展，但隨時空演變匯流而結合，在唐代逐漸交織成「杞梁妻是孟姜女」之架構。

### 4. 《孟姜女變文》

透過《孟姜女變文》<sup>19</sup>了解唐代所形成的「孟姜女故事」之架構。《孟姜女變文》內容概要為：姜女為丈夫杞梁送寒衣不辭辛苦到長城，來到此地，才知道丈夫受到官吏迫害已死並埋在長城中。姜女悲痛大哭而使長城倒，城下埋有許多骨骸，姜女咬指取血灑骨骸，尋得丈夫骨骸；然還有許多無人收取的骨骸，姜女憐憫為其傳信。後姜女作祭文祀之，並角束夫骨回家鄉。

<sup>17</sup> 撰者不詳，《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上海：上海古籍，2007），卷73，〈曹子建求通親親表〉，第2冊，頁345-346。

<sup>18</sup>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台北：里仁書局，1984），卷73，第2冊，頁1033-1034。

<sup>19</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869-872。

將《孟姜女變文》與前述內容相較，增添「送寒衣」、「尋夫」、「與鬻體對話為其傳信」及「作祭文祭祀」等情節內容。此外，該文內容與《瑠玉集》及《文選集注》所載情節多有類似，而當中故事主人之名由《瑠玉集》所載杞良・孟仲姿，到《文選集注》所載杞梁・孟姿，到《孟姜女變文》所載杞梁・姜女之配對，甚至在敦煌出土的俗曲內有提到「孟姜女杞梁妻」之字詞。歸納上述這些故事內容的嬗變情形，得知唐代已出現「孟姜女故事」的基本元素一即「孟姜女」與「哭倒長城」；然關於孟姜女丈夫之名歷來仍有變化，魏建功〈杞梁姓名的遞變與哭崩之城的遞變〉<sup>20</sup>一文，曾對杞梁姓名的嬗變情形作一整理，可參閱之。

簡單歸納上述所載孟姜女故事的流變情形一由先秦時期杞梁夫妻的相關記載，得知杞梁是個忠於國君但不幸作戰而死的戰士，杞梁妻是個知禮、哭之哀、善哭而改變國俗的人。兩漢時期關於杞梁夫妻故事增添的內容有「杞梁妻哭的太傷心以致城崩」及「孤苦伶仃而投淄水自盡」等情節。到了隋唐時期，杞梁夫妻故事與孟姜女故事出現匯流交會的現象，即《瑠玉集》所載「杞良、孟仲姿與哭崩長城」、《文選集注》所載「杞梁、孟姿與哭崩長城」、《孟姜女變文》所載「杞梁、姜女與哭崩長城」到「杞梁、孟姜女與哭崩長城」，因而逐漸形成唐代「孟姜女故事」的基本架構一築城及孟姜女哭倒長城。往後的時代則在此架構下，陸續增添其他情節內容，如蒙恬陷害孟姜女的丈夫、秦始皇貪圖孟姜女的美色等，但主體情節架構都不脫離「孟姜女哭倒長城」之事。

透過上述對孟姜女故事流變情形的歸納，以《孟姜女變文》與劉向《列女傳・貞順傳》「齊杞梁妻」條所載內容差異，來分析探討孟姜女故事流變背後書寫的意義與目的。前述探討劉向《列女傳・貞順傳》「齊杞梁妻」條所載內容，可知該文為先秦至漢代以來杞梁妻故事的綜合體，其所書寫的杞梁及杞梁妻為「為國作戰而死的忠義戰士」及「知禮、哭之哀、善哭、城崩、孤苦伶仃投淄水而死的貞順女子」，當中所呈現塑造的杞梁夫妻形象是忠義貞順的代表，是值得人們學習效法的對象，故劉向所載杞梁妻故事內容其書寫的背後代表的是一種國家統治者的權力書寫模式，也就是國家統治者藉著對忠義貞順之人的書寫及表彰來傳達建立他的統治思想，並讓其統治下的子民皆有這樣為國效忠的精神及中國傳統社會對女子倫理道德的規範等。但《孟姜女變文》所書寫的孟姜女夫婦為「因築城而死的苦役者」及「為夫千里送寒衣，竟得丈夫死訊而哭崩長城的女子」，當中描述孟姜女對於丈夫築城之死的哀痛難過之情甚至因而哭倒長城、對無數慘死異地無法歸家安葬骨骸的同情等。故《孟姜女變文》背後書寫的意義，呈現的是唐代社會市井小民的想法及心聲，透過孟姜女哭倒長城來隱喻人們對於戰爭、築

<sup>20</sup> 魏建功，〈杞梁姓名的遞變與哭崩之城的遞變〉，收入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頁 199。

城之苦及封建官吏君王剝削的不滿；甚至透過「築長城」之事，表面上描述秦始皇築長城對人們造成的壓榨剝削等狀況，但實質上卻反映著當時唐代戰爭頻繁、修築長城等對人們造成的生活負擔等問題，有著以「漢」喻「唐」之意。

### 三、《孟姜女變文》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孟姜女變文》寓含著唐代社會的許多問題，透過《孟姜女變文》來分析探討其所反映的唐代社會市井小民之生活寫照，將其分為下列三點說明探討：

#### 1. 送寒衣

《孟姜女變文》一開始提及「珍重送寒衣」<sup>21</sup>等字眼，而這樣的情節在之前朝代並未見，但在唐代文人作品中則經常可見，如李白、杜甫、王建、張籍等人的詩文都曾以「擣衣」、「送衣」等主題來加以陳述當代的社會狀況；詩文內容如下：

##### ① 李白〈子夜吳歌·秋歌〉

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sup>22</sup>

##### ② 杜甫〈擣衣〉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熨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sup>23</sup>

##### ③ 王建〈送衣曲〉

去秋送衣渡黃河，今秋送衣上隴坂。婦人不知道徑處，但問新移軍近遠。半年著道經雨濕，開籠見風衣領急。舊來十月初點衣，與郎著向營中集。絮時厚厚綿纂纂，貴欲征人身上暖。願身莫著裹屍歸，願妾不死長送衣。<sup>24</sup>

##### ④ 張籍〈寄衣曲〉

織素縫衣獨苦辛，遠因回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去，貴從妾手著君身。高堂姑老無侍子，不得自到邊城裏。殷勤為看初著時，征夫身上宜不宜。<sup>25</sup>

<sup>21</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869。

<sup>22</sup>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卷 165，頁 1711。

<sup>23</sup> 《全唐詩》，卷 225，頁 2421。

<sup>24</sup> 《全唐詩》，卷 298，頁 3388。

<sup>25</sup> 《全唐詩》，卷 382，頁 4280。

唐代社會之所以普遍存有婦人擣衣、送衣、寄衣的現象，是因為唐代初年的兵制是「府兵制」的關係。在「府兵制」下，士兵必須自行負擔裝備；但駐守邊地往往好幾個月或一整年以上，因此衣物不敷實用，也就產生家人擣衣寄衣送衣的情形。除此之外，唐代中期國力衰退，士兵經常在外作戰防守，長期與家人沒有聯繫，家人有的也透過擣衣寄衣送衣的方式來關懷。

## 2. 築長城

中國自先秦時期就有築城來防禦北方游牧民族的攻擊，而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後更是積極命人興建萬里長城來防禦匈奴南下，並動用非常多的民力來幫忙興建，但築城之事對於百姓來說卻是一件沈重的苦差事。此後朝代仍有陸續修築長城，隋唐時期也是如此，尤其在隋煬帝及唐代中後期外患頻繁時，都曾大量徵調百姓修築長城，如唐代文人張籍〈築城詞〉：「**築城處，千人萬人齊把杵。重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鞭催作遲。來時一年深磧裏，盡著短衣渴無水。力盡不得拋杵聲，杵聲未盡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日作君城下土。**」<sup>26</sup>描述築城之苦帶給百姓的痛苦及負擔。

唐代築城之苦對百姓的負擔也可在《孟姜女變文》所述「**被秦差充築城卒，辛苦不禁俱役死**」<sup>27</sup>等內容，看出唐人將築城之事借秦始皇築萬里長城與杞梁妻孟姜女哭倒之城作一附會，產生孟姜女哭倒長城之事，透過「孟姜女哭倒長城」來表達無數人民與家庭的心聲。除此之外，還透過「**當作之官相苦尅，命盡便被築城中**」<sup>28</sup>等敘述來諷刺築城官吏逼迫民力的情形。這些內容都是唐代百姓在沈重勞役下不滿的想法及心聲。

## 3. 中國風俗

### ①回鄉安葬及保存全屍：

《孟姜女變文》提到孟姜女咬指取血灑骨來尋找丈夫骨骸，尋獲三百多根骨骸，作祭文祭祀，角束夫骨返鄉等內容。這些內容呈現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的招魂祭拜、全屍保存及歸鄉安葬等風俗習慣。

### ②天人感應：

<sup>26</sup> 《全唐詩》，卷382，頁4280。

<sup>27</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871。

<sup>28</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869。

《孟姜女變文》提到夫血入骨及與髑髏對話為其傳信等內容，以現今眼光來看難免太過虛幻不真實，然這樣的內容卻是百姓在現實生活無奈、無助狀況下所形成的產物，透過這樣的產物希望有人可以為其傳達他們心中的冤情、委屈之處，或是在現實世界受人欺壓而寄望超現實事物或情節可以為他們陳冤、陳情等情形或心聲。

#### 四、小結

本節透過先秦、兩漢及隋唐關於杞梁妻孟姜女故事流變的情形及杞梁夫妻形象的書寫，判斷先秦至兩漢所載杞梁夫妻之事蹟應與國家統治者的權力書寫有關，內容有著教忠教貞的功能。此外透過《孟姜女變文》所載孟姜女形象書寫的差異，判斷《孟姜女變文》是呈現唐代社會市井小民的想法及心聲，表達人們對於戰爭、築城之苦及封建官吏君王的剝削等不滿；同時反映當時唐代國力不振、戰爭不斷、百姓負擔沈重賦稅徭役，甚至慘死邊地等情況。另外也反映唐代社會市井小民的生活寫照，如送寒衣、築長城及中國風俗的回鄉安葬、保存全屍等觀念。

## 第二節 秋胡戲妻文本的發展

### 一、研究概況

《秋胡變文》與秋胡戲妻故事相關研究成果有一蒲麗惠〈秋胡戲妻故事研究〉<sup>29</sup>，探討「秋胡戲妻」故事的雛形、發展及演進過程，認為該故事的雛形與中國古代桑樹下所產生的愛情故事有關，且分析劉向《列女傳》收錄該故事是由於當時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淪喪，為了規勸時弊而著作此書並收錄該則故事；此外，透過《列女傳》、《西京雜記》、歷代文人、地方方志、《秋胡變文》、《魯大夫秋胡戲妻》、《風月錦囊》等作品探討「秋胡戲妻」故事內容的變化情形及秋胡、秋胡妻形象轉變等情形，甚至故事結局的轉變由秋胡妻投水自盡到一家前嫌盡釋團聚在一起。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sup>30</sup>第十七章〈論敦煌秋胡傳說〉，透過分析《秋胡變文》內容、唐代社會風氣開放及男女自由戀愛等情形來陳述說明《秋胡變文》的秋胡是有意「試妻」，並推論《秋胡變文》後面所缺損的結局應與元代《魯大夫秋胡戲妻》的情節一樣是個大團圓的結局。陳秀香〈敦煌通俗文學之女性形象

<sup>29</sup> 蒲麗惠，〈秋胡戲妻故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7。

<sup>30</sup> 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頁 469-514。

研究)<sup>31</sup>，以女性角度來探討《秋胡變文》中秋胡妻的形象等。

## 二、秋胡戲妻文本的發展

秋胡戲妻故事中的「採桑」等內容可以追述到西周時期《周禮》、《詩經》等記載，甚至也因「採桑」、「斥拒」等情節而與〈陌上桑〉秦羅敷故事附會在一起。然由於「桑林」等情節之相關故事，中國自古以來多有與其附會及發展的故事，故本文僅對「秋胡戲妻文本」的發展情形作一探討；以下將這則故事發展情形按照文本朝代先後及情節內容轉變來分析論述。

### (一) 西漢時期：秋胡妻為忠孝節烈的代表

西漢時期，秋胡戲妻故事已廣傳民間，甚至民間的墓葬，會將秋胡妻作為一個堅貞優美的精靈書寫於棺槨上。此外，西漢劉向《列女傳·節義傳》「魯秋潔婦」所載秋胡故事，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文本記載，其內容概要為一秋胡娶親五天後，即出門到陳地當官，經過五年後才回家。在回家途中遇到一位採桑女，對其曰：「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陰，下齋休焉……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sup>32</sup>，向採桑女表達愛慕並以金子誘惑，但被採桑女拒絕。之後秋胡回到家中與母親碰面；秋胡母親請人將秋胡返家之事告知秋胡妻。秋胡妻回到家中與秋胡相見，兩人發現桑樹林所遇之人竟是自己的伴侶。秋胡慚愧。秋胡妻則言：「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竝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矣，妾亦不嫁」<sup>33</sup>，認為秋胡贈金路旁婦人、好色淫泆等舉動是不義不忠不孝之人，且對所託非人的難過心碎，最後秋胡妻選擇投河自盡。

該文本內容透過秋胡與秋胡妻兩相對照的行為來表彰秋胡妻堅貞忠孝之烈婦形象及諷刺秋胡淫思的舉動。然這樣的情節描述或形象塑造也與劉向作《列女傳》來當作帝王的諫書之背景有關，甚至可以說貞節觀念的塑造與當時禮教的推行息息相關。

<sup>31</sup> 陳秀香，〈敦煌通俗文學之女性形象研究〉，頁 70-73。

<sup>32</sup> 《列女傳補注》，卷 5，〈節義傳〉，頁 89。

<sup>33</sup> 《列女傳補注》，卷 5，〈節義傳〉，頁 89。

## (二) 魏晉南北朝：對秋胡及秋胡妻的不同評價

## 1.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記載翟公想讓自己的姪女嫁給杜陵秋胡，但聽聞魯人秋胡已娶過妻子，且因失禮於妻，以致妻溺死，因而作罷。馳象因而有感「以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之歎，當中馳象提及有關魯人秋胡的記載「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金數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于茲，未有被辱於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慚。妻赴沂水而死。」<sup>34</sup>該文對於魯人秋胡相關情節記載與《列女傳》所載之秋胡戲妻故事相似，唯秋胡與妻相處時間、秋胡離家年數及秋胡妻投水地點有差異。然該文用詞顯露當時文人對秋胡行為舉止的不同解讀，如：秋胡在採桑女義正嚴詞的拒絕後，自己深感慚愧；另外，在描述採桑女（秋胡妻）與秋胡的對話內容中少了訓斥及教化而著重於「閨怨」部分。整體說來，《西京雜記》所載秋胡戲妻相關情節增添了「人性」及「情感」的部分。

## 2. 〈秋胡行〉

秋胡故事在漢魏時期廣為流傳，甚至民間樂府出現專名〈秋胡行〉的曲調，歷代文人對此也多有創作，且作品中對於秋胡及秋胡妻的描述也各有不同的立場及解讀，甚至對秋胡妻的褒貶也不一。透過晉朝傅玄及南朝宋顏延之的〈秋胡行〉作品來了解當時文人對於秋胡戲妻故事的看法及立場。

## ①傅玄

秋胡子娶婦，三日會行。仕宦既享顯爵，保茲德音。以祿頤親，韞此黃金。覩一好婦，採桑路傍。遂下黃金，誘以逢卿。玉磨逾潔，蘭動彌馨。源流潔清，水無濁波。奈何秋胡，中道懷邪。美此節婦，高行巍峨。哀哉可愍，自投長河。

秋胡納令室，三日官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易感難可防。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春華，攘腕採柔桑。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翳玉體，回目流采章。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驤。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情息此樹傍。誘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烈烈貞女忿，言辭厲秋霜。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婦來，歡情樂未央。秋胡見此婦，惕

<sup>34</sup> 《西京雜記》，收入廣陵書社編，《筆記小說大觀》，頁 12-13。

然懷探湯。負心豈不慚，永誓非所望。清濁必異源，鳧鳳不並翔。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sup>35</sup>

該作品與前述文本最大差異處在於大量陳述秋胡妻獨守空閨的情形，且文中對秋胡妻的遭遇感到不捨，但最後卻也為秋胡辯解，認為「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這個說辭造成日後他人對秋胡妻有更激烈負面的說法產生，如：認為秋胡妻太剛烈以致於造成秋胡在婚後三日就離家到他鄉當官。

## ②顏延之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燕居未及歡，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相來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颺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路。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人為此別，日月方向除。孰知寒暑積，僂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年往誠思勞，路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慚歎前相持。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夜長歎。慘悽歲方晏，日落游子顏。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行怨諸己。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sup>36</sup>

依照這九首詩將秋胡故事分為九個情節，即娶妻、別離、行役、守節、採桑、相逢、返家、訴情及投水。然當中與前述文本最不同處在於秋胡婚後不久為何離家？該作品描述是因為「行役」。將秋胡婚後不久離家的原因由原先「游宦」改

<sup>35</sup> 《樂府詩集》，卷 36，第 1 冊，頁 530。

<sup>36</sup> 《樂府詩集》，卷 36，第 1 冊，頁 531-532。

為「行役」，使情節內容較具人性及合理。

整體說來，魏晉南北朝關於秋胡戲妻的相關文本記載，雖然不脫離《列女傳》所載的秋胡妻堅貞節烈的形象，但主體思維及文詞陳述卻逐漸脫離《列女傳》所強調的忠貞節烈之思維及陳述，而朝向民間夫婦情感的呈現。此外，對秋胡的描述也較具人性面孔，如秋胡在對採桑女輕挑搭訕後，因受到採桑女斥責而自感慚愧。另一方面，這個時期也有人對秋胡妻稍有微詞，認為秋胡妻太剛烈以致丈夫受不了而於婚後不久離開。綜觀這個時期秋胡故事雖有不同的文本，且對於秋胡或秋胡妻也各有不同的褒貶，然秋胡戲妻故事文本的九個基本情節逐漸形成，即娶妻、游宦（行役）、歸家、桑遇、贈金、拒誘、見母、重逢及投河。

### （三）隋唐時期：以《秋胡變文》說明文本增添的內容

隋唐時期，關於秋胡戲妻故事的記載沿襲魏晉南北朝的情節架構，對秋胡及秋胡妻各有不同立場及解讀，但當中多半認為秋胡妻是堅貞，只是對秋胡的解讀，有的站在批判的立場、有的站在辯解的立場。然唐朝開始有人站在否決秋胡妻堅貞的立場，認為秋胡妻的行為表現不是堅貞節烈而是悍婦的表現，如唐朝劉知幾《史通·內篇·品藻》：「案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兇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sup>37</sup>，該文對秋胡妻有著嚴厲的批判。這樣的批判可說是站在男性角度，將女子視為無感覺之物，甚至認為女子就是得逆來順受的承受，不可以如此對待丈夫。不過以這樣的方式來解讀秋胡妻，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在歷史上仍屬少見。

本文以《秋胡變文》來分析、探討秋胡戲妻文本在隋唐之際所增添的情節內容之情形。將《秋胡變文》<sup>38</sup>內容歸納如下：

1. 秋胡希望求取功名富貴，懇求母親讓其遠行深造，母親反勸其留在家中盡孝唸書，但秋胡向母親表達功成名就可「以顯先宗，留名萬代」，<sup>39</sup>以此盡孝道，最後母親答應秋胡的請求。
2. 秋胡詢問妻子關於遠行之事，妻子雖不捨，但順從丈夫的志向及冀望丈夫功成名就早日歸來。

<sup>37</sup>（唐）劉知幾，姚松、朱恒夫譯注，《史通·內篇》（台北：台灣古籍，2002），卷7，〈品藻〉，頁389。

<sup>38</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981-986。

<sup>39</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981。

- 3.秋胡攜帶「《孝經》、《論語》、《尚書》、《左傳》、《公羊》、《穀梁》、《毛詩》、《禮記》、《莊子》、《文選》」<sup>40</sup>等書離家遠行，行至勝山遇仙人教導，跟其學習三年，即通達九經。
- 4.秋胡學成拜別仙人至魏國當官，初入魏國時披髮倡狂、佯癡放肆，引起陳王注意，而後陳王任其為左相。
- 5.秋胡離家六年音訊全無，婆婆向媳婦言：「我兒當去，元期三年，何因六載不皈？不知命化零落？仰愧新婦無夫，共貧寒阿婆，不勝珍重！不可交新婦孤眠獨宿。不可長守空房，任從改嫁他人」<sup>41</sup>，勸媳婦改嫁，但為媳婦拒絕。
- 6.秋胡離家九年，有天向陳（魏）王請求歸家探視親人，陳王答應。秋胡返家。
- 7.秋胡返家途中，行經桑樹林，搭訕調戲採桑女言：「娘子！不聞道：採桑不如見少年，力田不如豐年！仰賜黃金二兩，亂綵一束，暫請娘子片時在於懷抱，未委娘子賜許以不」<sup>42</sup>，為採桑女斥拒。
- 8.秋胡返家見母親。妻子聞丈夫歸來，盛裝打扮。夫妻相見，知曉桑樹下所遇之人原為自己的伴侶。後缺損。

《秋胡變文》說唱的對象是一般庶民，其情節內容的描述較為口語化、大眾化；目前所知《秋胡變文》內容前後文皆有缺損，整篇文本約有三千多字。將該文內容與前述提及的秋胡戲妻故事的九個基本情節作一比較，可發現《秋胡變文》所增添的情節為一秋胡為何離家到返家途中遇採桑女前的這段求學求宦的過程，增添的情節有秋胡求母、秋胡問妻、秋胡遇仙、秋胡投魏、婆婆勸媳婦改嫁、秋胡向陳王請求歸家探親等內容，讓秋胡戲妻文本的發展更加充實，並透過對話方式來呈現每個人的想法及個性。但該文本較為可惜之處是結局的缺損，因而未能知曉《秋胡變文》的結局為何？但有的學者主張《秋胡變文》的結局應該與《列女傳》所載一樣皆是投水自盡，但也有的學者如高國藩認為結局應該與元代石君寶《魯大夫秋胡戲妻》一樣是個大團圓的喜劇結局；然實際如何，則不得而知。但以《秋胡變文》所述婆媳間的互動情形，推測秋胡妻會考量對婆婆的孝心及奉養，應不至於選擇自盡的方式來結束她與秋胡的關係。

綜觀秋胡戲妻文本的發展，由西漢劉向《列女傳》、東晉葛洪《西京雜記》、魏晉南北朝文人〈秋胡行〉作品到隋唐五代《秋胡變文》等內容，使得秋胡戲妻的文本逐漸萌芽發展。<sup>43</sup>透過上述對於秋胡戲妻文本發展的探討，可知漢代《列

<sup>40</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82。

<sup>41</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83。

<sup>42</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85。

<sup>43</sup> 關於秋胡戲妻文本的發展：唐代之後仍持續進行，如元代石君寶《魯大夫秋胡戲妻》將秋胡離家的原因改為被徵調從軍，秋胡妻命名為「羅梅英」，結局由投水自盡的悲劇改為一家團圓的喜劇。明清時期，秋胡戲妻文本的劇情由「戲妻」轉為秋胡離家多年回家後有意的「試妻」，

女傳》「魯秋潔婦」所載秋胡戲妻故事是在描述秋胡的淫思行爲及秋胡妻的忠貞節烈舉止，該文本主旨爲「節義」，然這樣的情節描述或形象塑造與劉向作《列女傳》的目的有關。故劉向書寫秋胡妻故事的背後目的及意義，即爲國家統治者的一種權力書寫模式，透過對秋胡妻忠貞節烈形象的書寫，來宣傳、教導中國古代女性應具有忠孝堅貞節烈等美德。而《秋胡變文》所述內容，是透過「閨怨」、「秋胡妻辛勤任勞地事養婆婆」、「不願改嫁離開婆婆」等情節來呈現秋胡妻具有中國古代傳統女子的三從四德之美德，另外透過「追求功名利祿」、「調戲搭訕採桑女」等情節來呈現秋胡的不忠不孝；而這樣形象書寫的目的與意義，有著秋胡妻堅貞形象來諷刺滿口說著禮儀、忠孝、教化的文人官僚的虛偽表現。

### 三、《秋胡變文》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以《秋胡變文》探討該文本所反映的唐代社會，將其分爲下列三點論述：

#### 1. 儒家思想與科舉制度

《秋胡變文》提到秋胡離家攜帶「《孝經》、《論語》、《尚書》、《左傳》、《公羊》、《穀梁》、《毛詩》、《禮記》、《莊子》、《文選》」等書到深山唸書，其唸書的目的是爲了追求功名利祿，甚至認爲功成名就可以光宗耀祖，同時也是盡孝道之舉。這樣的情節內容與唐代儒家思想、孝道表現及唐代科舉考試的取才方式等有關。因爲平民可以透過科舉考試來求取功名利祿追求富貴並改變自己的社經地位，且唐代科舉考試項目又分爲不同的科別，如進士科、明經科、明法科等，其中又以進士科最爲熱門也最難上榜，其考試科目有詩賦、策論等，故學子不需要特別跟從大儒學習，反而承繼魏晉南北朝文人名僧多寄情於山林寺院等地遊學自習的風氣。

#### 2. 唐代的離婚改嫁情況

《秋胡變文》提到秋胡離家六年，婆婆對於媳婦深感抱歉及不忍，詢問秋胡妻改嫁之事。此情節內容可以說是較爲少見，但反映唐代對於女子離婚改嫁之事較爲開放及接受，而這或許與唐代開放的社會風氣及唐代貴族皇室的胡人血統等有關。唐代離婚改嫁之事<sup>44</sup>上自皇室公主下至平民百姓皆可見，然這種風氣在宋明理學盛行後，對於女子貞節的嚴格要求下漸趨形成一女不侍二夫的守身概念，甚至夫死女子不得改嫁等。故《秋胡變文》婆婆提議媳婦改嫁之事，可說是唐代

將秋胡輕挑行爲解釋爲故意藉此試探妻子是否忠貞等。

<sup>44</sup> 關於唐代公主改嫁的風氣及情形，可參閱蒲麗惠，〈秋胡戲妻故事研究〉，頁 91-96。

從敦煌講史類變文看唐代社會

較特有之社會現象。

### 3. 唐代男女自由交往戀愛

《秋胡變文》提及秋胡返家途中於樹林下搭訕追求採桑女，此情節與中國古代社會男女自由交往戀愛的現象有關，尤其在唐代開放的社會風氣下，男女自由交往的情形經常可見，當中除了男子追女子外，也有女子主動追求男子，且在唐人作品中不乏這類例子，如崔護夫婦相識相戀到結婚、元稹《鶯鶯傳》的張生與鶯鶯之故事及李白的詩作等。

## 四、小結

本節透過《列女傳》、《西京雜記》、〈秋胡行〉及《秋胡變文》等有關秋胡戲妻故事之記載，來探討秋胡戲妻文本的發展情形，由文本內容的差異及秋胡夫妻形象書寫的轉變，判斷《列女傳》所載秋胡妻事蹟應與國家統治者的權力書寫模式有關，內容有教忠教孝教貞等功能。此外，透過《秋胡變文》所載文本內容差異，判斷《秋胡變文》呈現對表面奉行忠孝的虛偽之人的唾棄；同時反映唐代社會的現象，如儒家經典為當代民眾所學習的科目、功成名就為光宗耀祖及盡孝道的表現、科舉制度為人們提供追求功名利祿富貴身份等管道、唐人對於離婚改嫁的接受及唐代男女自由交往戀愛的風氣等。

## 第三節 韓朋的悲劇

### 一、研究概況

《韓朋賦》及韓朋故事相關研究成果有一容肇祖〈敦煌本《韓朋賦》考〉<sup>45</sup>，探討韓朋故事的起源、韓朋夫婦名氏及職位的歧異、史書所載的韓馮及宋王、韓朋故事產生的地區及流傳的情形及《韓朋賦》的內容、用韻、體裁、時代推測等。王利器〈敦煌文學中的《韓朋賦》〉<sup>46</sup>，探討《韓朋賦》的文本內容及故事來源與

<sup>45</sup> 容肇祖，〈敦煌本《韓朋賦》考〉，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頁 649-681。

<sup>46</sup> 王利器，〈敦煌文學中的《韓朋賦》〉，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頁 682-690。

發展的情形。田鳳台〈韓朋賦跋〉<sup>47</sup>，探討《韓朋賦》故事由來、演變、相關人物在史書的記載、流傳地區及影響等，然其探討時空著重於該故事在唐代及之前的發展。謝明君〈初探中國民間愛情故事中的幻化類型—以敦煌本《韓朋賦》為中心〉<sup>48</sup>，以《韓朋賦》這類民間故事賦為討論的中心，來探究中國民間愛情故事中的幻化類型，並探討這類小說創作背後所隱含的思想意義。陳麗卿〈韓憑故事研究〉<sup>49</sup>，詳細探討韓憑故事相關人物可能在史書的記載，當中分析推測韓憑與張儀為戰國同時期之人、宋康王為戰國時代宋國君王戴偃，為宋國唯一自稱王者；此外，也探討不同書籍所載韓憑故事的內容及差異，並探討韓憑故事在宋明之後對其他故事的影響，如韓憑故事與梁祝故事皆有化蝶之內容等。

## 二、韓朋的悲劇

韓朋相關故事在不同書籍中，主角的名稱略有差異，如東晉干寶《搜神記》記載為「韓憑」、唐代釋道世《法苑珠林》及宋代李昉等撰《太平御覽》記載為「韓馮」、唐代劉恂《嶺表錄異》及敦煌變文《韓朋賦》記載為「韓朋」。容肇祖考定「朋」、「憑」二字疑是古音近，「憑」、「馮」二字則是古時通用<sup>50</sup>；此外上述書籍所載「韓憑、韓朋、韓馮」故事之內容皆為相似，故將這些書籍所載之相關韓朋故事視為同則故事的變化。

韓朋故事所載人物，如韓憑、宋康王是否就是史書記載戰國時期的韓憑（與張儀同時期之人）、宋國君王戴偃？此說法尚未成定論且記載內容有限，故無法確定韓朋故事的源頭就是起源於此。而目前所知唐代及之前有關韓朋故事記載的文本資料可歸納以下三個：（一）魏朝曹丕（另一說為西晉張華）《列異傳》、（二）東晉干寶《搜神記》、（三）敦煌變文《韓朋賦》；故本節就這三個文本探討有關韓朋故事在唐代及之前的內容變化情形。

### （一）魏朝曹丕《列異傳》

《列異傳》所載韓朋故事之內容，目前見於唐代歐陽詢等編《藝文類聚》一書，其記載「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夕文梓生，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栖樹上，晨

<sup>47</sup> 田鳳台，〈韓朋賦跋〉，《中國文化復興月刊》11卷9期（1978.9），頁55-60。

<sup>48</sup> 謝明君，〈初探中國民間愛情故事中的幻化類型—以敦煌本《韓朋賦》為中心〉，《文學前瞻》5期（2004.7），頁61-75。

<sup>49</sup> 陳麗卿，〈韓憑故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7。

<sup>50</sup> 容肇祖，〈敦煌本《韓朋賦》考〉，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頁653。

夕交頸，音聲感人。」<sup>51</sup>文中僅描述宋康王埋葬韓馮夫婦之事。

## （二）東晉干寶《搜神記》

《搜神記》<sup>52</sup>所載「韓憑故事」是歷來探討韓朋故事相關研究最常引用的文本資料。內容概要為一描寫宋康王因臣子韓憑的妻子何氏美麗而奪取之，且將韓憑囚禁築城。韓憑妻私下傳隱語信息：「**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向韓憑表明心意，韓憑看完信息後自殺而死。當中，康王的臣子蘇賀為康王解答隱語所藏之意：「**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之後韓憑妻於韓憑自殺後，私下陰腐其衣；有天宋康王與韓憑妻登臺，韓憑妻投臺自盡，身旁之人無法攬之，因韓憑妻的衣服早已腐蝕。韓憑妻留下遺書希望能與韓憑合葬。宋康王憤怒讓其夫妻二人墳墓分離相望，並表明若是夫妻相愛能使兩墳墓合在一起，則不再阻止。在短暫時間內，這二座墳墓生出大梓木，十日兩樹合抱且樹根交纏在一起，並有一對鴛鴦棲息在樹上交頸悲鳴。後來宋人將此樹稱為「相思樹」，將此鴛鴦視為韓憑夫婦的精魂。

該文本對於韓憑故事悲劇的形象塑造有著更明顯的呈現—即統治者掠奪他人妻子，但夫妻二人在無力對抗統治者及忠於自己的愛情情形下，只能無奈選擇自盡來捍衛自己的立場及想法。除此之外，該文本透過梓木、鴛鴦等自然界植物動物有感之奇特內容來描述加強世人對韓憑夫妻的無限感嘆及同情。

## （三）敦煌變文《韓朋賦》

《韓朋賦》<sup>53</sup>對於「韓朋故事」的描寫較《搜神記》更加離奇、生動，且透過人物對話形塑其個性，其中對於韓朋妻貞夫的描述較其他文本來得清晰、有主見及個性，甚至可以說《韓朋賦》故事主體是以貞夫為主軸。將《韓朋賦》內容歸納如下：

- 1.韓朋自幼喪父，與母相依為命。韓朋欲出遠門做官，擔心母親無人照料，因而娶「貞夫」為妻。婚後夫妻兩人相投意合並立誓約「**君〔亦〕不須再娶婦，如魚如水；妾亦不再〔改〕嫁，死事一夫**」<sup>54</sup>，來表明彼此的心意。
- 2.韓朋到宋國當官，六年未歸。母親及妻子想念不已。妻子寫書信要寄給韓朋，

<sup>51</sup>（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台北：木鐸編輯室，1974），卷92，〈鳥部下〉，頁1064。

<sup>52</sup>（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台北：里仁書局，1982），卷11，頁141-142。

<sup>53</sup>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961-965。

<sup>54</sup>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961。

但擔心該書信被有心人士拿來作文章，不知該如何交至韓朋，乃期「**書若有感，直到朋前……韓朋得書，解讀其言**」<sup>55</sup>；然書信竟有感來至韓朋，韓朋得信大為感傷，打算回家卻又無事由可回。

- 3.韓朋不小心將書信遺落，被宋王拿到，宋王喜愛書信之言，召群臣詢問是否有人可以幫忙取得韓朋妻，梁伯自告奮勇。梁伯來到韓朋家，假借韓朋之意來見韓朋妻，但韓朋妻迴避不理會，接著梁伯使計詢問韓朋妻是否有私情，逼韓朋妻出面並將其帶往宋國。然梁伯到來的前晚，韓朋妻曾作一惡夢，隱約預告此去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 4.宋王一見貞夫驚為天人，納為皇后。貞夫雖身為皇后卻不快樂，並向宋王表明心有所屬，並不樂於當宋王之妻。宋王向群臣詢問，梁伯再次獻計：「**朋年三十未滿，二十有餘，姿容窈窕，黑髮素絲，齒如珂珮，耳如懸珠。是以念之，情意不樂。唯須疾害朋身，以為囚徒**」<sup>56</sup>，使得韓朋被陷囚禁、打落雙板齒及築清陵臺。
- 5.貞夫聽聞韓朋處境，向宋王詢問請求前往清陵臺觀看，宋王答應。韓朋羞見妻子，貞夫向韓朋表明心意，但韓朋指責其「去賤就貴」，貞夫作一私書給韓朋再度表明心意，韓朋得私書後自盡而死。
- 6.梁伯解私書中之隱語：「**天雨霖霖是其淚，魚遊池中是其意，大鼓無聲是其氣，小鼓無音是其思。天下是其言，其義大矣哉！**」<sup>57</sup>貞夫向宋王請求厚葬韓朋，宋王以三公之禮厚葬韓朋。貞夫向宋王請求觀看韓朋葬禮。貞夫繞韓朋墓三圈痛哭後奔入韓朋墓室，左右攬之不成。
- 7.宋王命人掘墓坑，但不見貞夫，僅見兩顆石頭，一青一白。宋王命人將此兩顆石頭分別埋於道路東西兩邊。然東西兩邊各自生長桂樹及梧桐樹，其枝葉、樹根彼此交錯盤結。宋王知曉，命人將二樹砍伐、二樹血流不止，最後化為鴛鴦。宋王得一羽毛拂身，其頭落下。不到三年，宋國滅亡。梁伯父子被發配邊疆。

該文本較《搜神記》所載內容有更深入詳細的描述，如韓朋妻被康王奪取前，夫妻締結姻緣的背景、妻子對丈夫思念所書寫的書信及康王派梁伯奪取韓朋妻的經過；另外，在康王取得韓朋妻後，對韓朋打壓傷害行為的具體陳述；除此之外，該文於故事結尾增添「化石」、「因果報應」等概念。

綜觀韓朋故事的文本發展，由《列異傳》僅載宋康王埋韓馮夫婦到《搜神記》所載康王奪取韓憑妻，以致韓憑夫妻先後走上自盡之途，而後到《韓朋賦》所載

<sup>55</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61。

<sup>56</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63。

<sup>57</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64。

韓朋夫妻締結姻緣的背景、韓朋於宋國當官、妻子寄書信給韓朋、貞夫的書信被康王拾去、康王奪取貞夫、康王懲罰加害韓朋、韓朋得妻私書自盡、貞夫觀看韓朋喪禮而後投入韓朋墓室、康王命人挖掘墓室得一青一白之石頭、康王命人將二石分處兩地葬之、二石之地各自生長之樹木的枝葉根莖彼此交雜盤錯、康王命人將二樹砍伐、二樹化爲鴛鴦，最後康王以羽毛拂身頭斷而死，宋國衰敗滅亡，梁伯父子被流放邊疆等內容發展。

透過上述《列異傳》、《搜神記》到《韓朋賦》所載韓朋故事內容之發展，可以發現韓朋故事圍繞著韓朋夫婦受到康王阻礙而造成其分離，且故事結局最後走向韓朋夫妻選擇自盡來捍衛自己的立場及想法，同時也呈現臣子平民老百姓對於統治者君王掠奪的無奈及無能為力。在這樣的無奈及無能為力下，僅能選擇走上自盡之途，讓「韓朋故事」的悲劇形象更加令人動容及不捨。然這樣的故事情節內容反映中國古代政治社會上自君王下至民間地主等強權者對於下位者或弱者的欺凌現象；然下位者、弱者或同情者因無力反擊或無法挺身直言攻擊，只能透過這類強者欺凌弱者的故事來譴責強權者的欺凌行爲，同時故事結局往往在強者欺凌弱者後，強者必遭受上天懲處。因此，這類故事反映著人民有苦、有冤難伸，因而只能寄望自然界或上天能夠行使正義，懲處這類欺凌他人的強權者。

故《韓朋賦》書寫背後的目的及意義，正是代表著中國庶民社會對強者欺凌弱者的無聲譴責、對於統治者的殘暴掠奪及荒淫無恥等行爲的譴責，並透過貞夫對自己愛情的捍衛所表達的堅貞不渝及誓死相從的抗爭來形塑平民百姓不畏強權的抗爭精神。

就結局來說，韓朋故事是悲劇的、沈痛的；就愛情來說，韓朋故事是相知相守相隨的，故歷來文人多以「青陵臺」來歌頌韓朋夫妻至死不渝的愛情。

### 三、《韓朋賦》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 1. 佛教善惡果報思想

《韓朋賦》與之前韓朋故事文本的結局差異，在於《韓朋賦》除了描述韓朋夫妻自盡的行爲外，還特別提到康王、宋國與梁伯父子日後受到報應的懲處狀況。這除了是人們心聲的反映外，同時也是僧侶、講唱者在講道說故事時會提醒人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佛教因果報應思想之傳達，故《韓朋賦》文本最後說到「**行善獲福，行惡得殃**」等具有勸化與警示作用的語句。

## 2. 婚姻制度「三不去」

中國古代婚姻制度在維護男子離婚權的立場下制訂「七出」之規範，即在這七種狀況：一無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妬忌，七惡疾之情況下，男子可以理直氣壯將妻子修離。但另有「三不去」之規範，即在這三種狀況：一經持舅姑之喪，二娶時賤後貴，三有所受無所歸之情況，男子不得修離妻子。唐代將「七出」及「三不去」之婚姻制度規範明訂在律令中。

《韓朋賦》描述韓朋被康王打落雙板齒，被罰築清陵臺，貞夫前往探視韓朋，韓朋羞見貞夫，貞夫向其表明心意，但韓朋回覆貞夫「南山有樹，名曰荊棘，一枝兩莖，葉小心平。形容憔悴，無有心情。蓋聞東流之水，西海之魚，去賤就貴，於意如何」<sup>58</sup>，指責貞夫「去賤就貴」。而這內容投射唐代婚姻制度「三不去」之現象，只是「三不去」是站在保障女子的立場；然《韓朋賦》則是將其反過來運用。

## 四、小結

透過《列異傳》、《搜神記》到《韓朋賦》等有關韓朋故事之記載，探討韓朋故事文本書寫內容的轉變情形，並進而判斷《韓朋賦》書寫背後的目的及意義—代表著中國庶民社會對強者欺凌弱者的無聲譴責、對於統治者的殘暴掠奪及荒淫無恥等行爲的譴責，對貞夫誓死捍衛愛情的堅貞表現之同情等。此外，《韓朋賦》反映唐代社會的現象，有佛教因果報應觀、婚姻制度的三不去等。

## 第四節 董永故事的啓示

### 一、研究概況

《董永變文》與董永故事相關研究成果有一趙景深〈董永故事的演變〉<sup>59</sup>，探討董永故事的起源及發展等。小野純子〈敦煌變文主題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以董永變、舜子變、伍子胥變文三篇爲主〉<sup>60</sup>，透過《董永變文》來探討中國孝道的發展，如中國統治者透過教育、法律等政策宣導及公開表彰孝子之舉來強化

<sup>58</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64。

<sup>59</sup> 趙景深，〈董永故事的演變〉，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頁 705-712。

<sup>60</sup> 小野純子，〈敦煌變文主題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以董永變、舜子變、伍子胥變文三篇爲主〉，頁 9-67。

孝道政策的推廣及落實；同時也分析探討董永故事歷來的差異及《董永變文》的情節內容等。洪淑苓《牛郎織女研究》<sup>61</sup>，雖是探討牛郎與織女故事的源流及發展，但由於牛郎織女故事與董永故事互相交會影響，以致現今「牛郎與織女故事」之牛郎即為董永，且故事內容是以董永故事為主而擴大發展的；該書第三章〈牛郎織女傳說主流—董永故事〉探討「董永故事」的源流、發展、流傳區域、過程及影響等。

## 二、董永故事的啓示

董永故事的主角「董永」，史書是否真有此人之記載，歷來學者有不同見解。認為史書真有此人之記載的學者多主張「董永」與《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所載高昌壯侯董忠之曾孫「董永」有關，該「董永」於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年（26）五月紹封，封於「千乘」之地；而這些內容與後世探討「董永故事」源頭於漢代及董永為千乘人等基本架構相符合。但也有學者認為董忠之曾孫「董永」家世良好，不可能發生「董永故事」中的貧困現象，認為董永故事的「董永」另有其人。由於「董永故事」是否真有此人，尚未成定論，故本節就「董永故事」的起源、發展等內容加以分析探討「董永故事」在唐代及之前時代的流傳、變化情形，以及故事背後所反映的意義或啓示。

將唐代及之前時代關於「董永故事」記載的文本，歸納有四則：（一）東漢桓帝山東地區的武梁祠、（二）魏朝曹植〈靈芝篇〉、（三）東晉干寶《搜神記》、句道興《搜神記》及假託西漢劉向所作之《孝子傳（圖）》、（四）敦煌變文《董永變文》；並就這四個文本分析探討「董永故事」的內容變化及啓示。

### （一）東漢桓帝山東地區的武梁祠

董永故事目前所見最早的紀載是東漢桓帝山東地區的武梁祠之石刻畫像「董永行孝」<sup>62</sup>，如下：

<sup>61</sup> 洪淑苓，《牛郎織女研究》，台北：台灣學生，1988。

<sup>62</sup> 洪淑苓，《牛郎織女研究》，〈書影〉，圖③，頁X。關於「董永行孝」石刻畫像內容，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曾描述：「武梁石第二石第二層第三段繪董永之事，其圖畫一人坐鹿車，左手扶鳩杖，右手直前，即董永之父；鹿車後倚一樹，有一小兒，攀援欲上，左一人向左立，回首顧永父，左肩有一器，以右手執其蓋，即董永。其上一人橫空，為織女；左上蹲一獸。榜題二段，一段二字，云『永父』；一六字，云『董永，千乘人也』。」



圖 3-1 董永行孝圖

該石刻畫像所載董永故事之內容有：董永是千乘人、董永與父親相依為命、仙女（織女）來幫忙、樹旁有個小兒。這個小兒或許是《董永變文》所載之董永兒子「董仲」。雖然石刻畫像所載內容有限，但反映董永行孝故事在漢朝時期應已普遍流傳。

## （二）魏朝曹植〈靈芝篇〉

〈靈芝篇〉記載：「董永遭家貧，父老財無遺。舉假以供養，傭作致甘肥。責家填門至，不知何用歸。天靈感至德，神女為秉機。」<sup>63</sup>該文描述董永家貧，從事傭傭供養父親。董永無力償債，上天感其孝德，派神女從事織作協助董永償債。

## （三）東晉干寶《搜神記》、句道興《搜神記》及假託西漢劉向所作之《孝子傳》

干寶《搜神記》、句道興《搜神記》及假託劉向所作之《孝子傳》所載「董永故事」內容大同小異；然《孝子傳》為後人假託劉向所作，推測著作時間約於魏晉南北朝時期，而句道興《搜神記》所載董永故事引述劉向《孝子傳》，故以干寶《搜神記》及《孝子傳》所載董永故事內容來說明。

### 1. 《搜神記》

《搜神記》<sup>64</sup>記載董永故事之內容概要為：董永為千乘人，從小與父親相依

<sup>63</sup> 逸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卷6，〈魏詩〉，頁428。

<sup>64</sup> 《搜神記》，卷1，頁14-15。

爲命。董永前往耕作時，會用小車載父親一道前往。父親過世沒錢處理喪事，董永賣身爲奴籌錢爲父親安葬。董永守喪三年完畢後，前往主人家擔任奴職，途中遇到一婦人，婦人向董永請婚願爲董永妻，董永答應。主人詢問董永妻會作什麼，董永妻回覆會紡織，主人向董永夫妻表示，紡織一百匹織縑給他即完成交易。董永妻十日完成約定的數目。之後董永妻告訴董永，她是天上織女，因爲他孝感動天，天帝命她來爲其償債，說完後織女向天上飛去，不見蹤影。

該故事明顯承接上述兩個文本，但增加「董永父親過世、董永賣身爲奴、織女自願爲董永妻」之情節，且透過織女向董永陳述一董永是因孝行感人動天，天帝特命織女下凡來爲董永償債。此外，該故事陳述與〈靈芝篇〉較不同處爲「賣身爲奴」與「傭作」之用詞差異；透過董永故事整體陳述，董永與主人的交易應屬於「傭作」性質，故當董永完成主人交待的工作，即可自行離去。

## 2. 《孝子傳》

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愍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爲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爲永妻……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爲我織千疋絹，即放爾夫婦。」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疋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飛而去。<sup>65</sup>

該文與《搜神記》所載情節內容十分相似。差異之處有：董永不是賣身爲奴而是向錢主借貸，並約定日後若是無錢償還將以身作奴；另外，省略董永三年守喪，僅言董永在處理好父親喪事後即前往錢主家；除此之外，償債織絹的數目由百匹變爲千匹。整體而言《孝子傳》人物對話較爲口語白話，及錢主對待董永夫妻較爲嚴苛。

### （四）《董永變文》

<sup>65</sup>（漢）劉向，《孝子傳》，出版地不詳：藝文印書館，1972。

將《董永變文》<sup>66</sup>的本事，歸納如下：

1. 父母親過世，董永賣身得錢辦理喪事；描述喪事過程：「揀擇好日殯耶孃。父母骨肉在堂內，又領攀發出於堂，見此骨肉音哽咽，號咷大哭是尋常。六親今日來相送，隨東直至墓邊傍。一切掩埋總已畢，董永哭泣阿耶孃。直至三日復墓了，拜辭父母幾田常」<sup>67</sup>
2. 董永路上遇一女子詢問家世背景。女子向董永表明仙女身份，且因董永孝感動天，帝釋命其前來協助償債。
3. 董永夫婦離別，仙女囑咐好好照顧孩子。孫臏幫助董仲尋見母親。仙女使計燒掉孫臏天書，讓其無法知天上事。

《董永變文》較前述文本所載內容增添了「董永夫婦有一子、董仲尋母、孫臏知天書」之情節。另外，與上述所載之差異有董永父親先過世接著母親也過世、仙女與董永相遇時，即告知本身是仙女的身份、仙女所織織品有精美之樣飾等。除此之外，《董永變文》刪減董永與父親生前相處情形的內容。

綜合上述四個文本所載「董永故事」，其內容發展剛開始有「董永行孝」、「仙女助織」之情節，而到《董永變文》增添「董仲尋母」的情節。董永故事在時代的流傳下，其故事不斷擴張發展，甚至到現今家喻戶曉的《董永遇仙傳》、《七仙女》等相關作品。就歷來董永故事的共同點來說，即董永因行孝感人動天，讓上天派織女（仙女）來紡織幫助董永償債。簡單來說，董永故事背後的啓示及書寫的目的與意義和前述《舜子變》有著一樣「教孝」的功能，即傳遞著中國歷代統治者及儒家倫理道德所提倡的「孝道」觀念；此外透過上天給予孝子協助，也將佛教所講之孝道及善惡報應觀念注入其中；同時也將董永形塑為「孝子」的典範，並透過該故事內容將「孝道」思想注入、深植人心。

### 三、《董永變文》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 （一）艱苦平民的生活寫照

##### 1. 賣身為奴

<sup>66</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25-929。

<sup>67</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25-926。

《董永變文》描述董永在父母過世後，因沒有錢處理喪事，只能透過賣身為奴等方式來籌錢處理父母後事。中國古代社會，經常可見一般平民百姓在糧食欠收、天災人禍、兵荒馬亂等社會時局不穩定狀況下，往往難以維持生計，再加上地主或官吏的剝削，則情況更是雪上加霜，因此賣田賣妻賣子女甚至將自己賣身為奴的情形就經常發生。故董永的賣身葬父正是中國古代社會貧窮百姓的寫照。

## 2.男耕女織

《董永變文》雖未提及董永與父親的維生方式，但相關的董永故事在描寫董永與父親的生活情形中，董永是以耕作方式來養活父親及自己；另外，描述仙女下凡幫助董永償債則是以「織布」的方式完成債務的清償。這樣的情節內容，正是中國古代傳統社會男耕女織的生活寫照。

## 3.神仙思想

兩漢時期以來，中國盛行天人感應、神仙思想等。而《董永變文》是因為董永行孝感人動天，因而上天讓仙女下凡來幫助董永償還債務；這樣的故事內容正是無數貧民百姓內心所期盼冀望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到神仙的眷顧及幫忙，助其脫離貧苦之局的內心寫照。

### （二）孝道思想的推廣

《董永變文》的內容主旨與前述《舜子變》的主旨一樣，都是在闡揚、宣傳、傳遞「孝道」觀念，甚至透過孝感動天，來鼓勵人們行孝道可得善報。而孝道思想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統治者所推廣的觀念，無論是透過政策、教育宣導或對孝子的表揚等，唐代也是如此推行，如唐玄宗親自為《孝經》作注、唐律規定父母、祖父母健在，子孫不可以分家等。

### （三）唐代社會現象的用詞

#### 1.牙人

《搜神記》或《孝子傳》提及董永在處理父親喪事時，是由董永本人親自與主人或錢主進行買賣「賣身為奴」或「借貸」之事。但到了《董永變文》時，故事內容改為牙人幫忙仲介董永與主人間的交易，其內容：「**家裏貧窮無錢物，所**

賣當身殯耶孃。便有牙人來勾引，所發善願便商量」<sup>68</sup>；然《董永變文》增加「牙人」在董永與主人間從事仲介之事，正說明董永故事在時代流傳中不斷吸收各時代的社會現象，投射當代人民的想法。「牙人」是唐代社會商業發展過程中，逐漸出現的行業，是從事仲介買賣的行業。

## 2.阿郎

《董永變文》多次提及「阿郎」，如「所有莊田不將貨，棄背今辰事阿郎」、「不棄人微同千載，便與相逐事阿郎」、「二人辭了須好去，不用將心怨阿郎」等，當中「阿郎」即是主人，也是唐五代奴僕對主人的稱呼。

## 四、小結

透過董永故事歷來文本的分析探討，判斷董永故事及《董永變文》與前述《舜子變》一樣，都有肩負著「教孝」的功能，並以「孝感動天」來鼓勵人們行孝道得善報。此外，透過《董永變文》所反映的唐代社會，有艱苦平民的生活寫照、孝道思想的推廣、唐代社會現象的用詞，如牙人、阿郎等。

## 第五節 佛教高僧慧遠的書寫

### 一、研究概況

《廬山遠公話》及慧遠相關研究成果有一蕭欣橋〈論敦煌宗教話本《廬山遠公話》和《葉淨能詩》〉<sup>69</sup>，認為《廬山遠公話》是佛教徒利用民間說話藝術形式宣傳並神話宗教人物的宣傳作品。梁銀林〈《廬山遠公話》的虛構及其意義〉<sup>70</sup>，認為《廬山遠公話》是以慧遠生平事蹟為基本架構，並由此虛構納入其他內容，未完全依照史實敘述；此外，透過史實與虛構的分析比較，探討虛構在講唱文學發展過程中帶有趣味、吸引等特殊意義，並認為《廬山遠公話》正處於講唱文學發展的轉型階段，所以需要虛構神異內容等來吸引民眾，且以故事情節內容來

<sup>68</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25。

<sup>69</sup> 蕭欣橋，〈論敦煌宗教話本《廬山遠公話》和《葉淨能詩》〉，《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4 卷 1 期（2004.1），頁 71-76。

<sup>70</sup> 梁銀林，〈《廬山遠公話》的虛構及其意義〉，《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5 卷 11 期（2004.11），頁 104-107。

鋪陳佛經教義。鄭朝通〈敦煌寫本《廬山遠公話》析論〉<sup>71</sup>，探討《廬山遠公話》寫本體例、慧遠故事的演變與發展、寫本的創作技巧與藝術特質等，並認為《廬山遠公話》在人物關係、故事情節、口語文字及思想教化等四方面的書寫手法，展現了極強烈的顛覆性、渲染性、通俗性及教化性等民間文學之創作特質。林隆盛〈敦煌話本研究〉<sup>72</sup>探討《廬山遠公話》的內容以及附會史傳相關人物的情節等。蕭夙雯〈敦煌話本探微〉<sup>73</sup>，探討《廬山遠公話》的題名、寫作年代及內容敘述，認為《廬山遠公話》的寫作年代約於中晚唐時期，且自唐代以來慧遠相關記載分為兩個系統，即蓮社及話本系統。李幸玲《廬山慧遠研究》<sup>74</sup>，探討慧遠生平、著作、佛學思想、弘法護教論辯之主張、慧遠教團、蓮社傳說、遠公話本等發展之內容，其中將慧遠傳記發展的兩大系統定義為文人蓮社傳說及民間俗講「遠公」話本，並探討《廬山遠公話》的內容情節與史傳記載的差異等。

## 二、高僧慧遠的書寫

魏晉南北朝，佛教在中國逐漸發展興盛，出現許多名僧，本節所探討的高僧慧遠就是東晉時期的廬山慧遠。關於慧遠生平事蹟的記載現多存於佛教人物相關書籍中或與慧遠有往來的文人作品中，當中描述的慧遠是位勤於佛法修行之人；除此之外，人們或許對修行之人充滿想像、神奇等想法，因此對慧遠的書寫也有出現神異能力等現象的描述。另外，民間也有流傳關於慧遠的相關故事，如唐代《廬山遠公話》即以慧遠為故事主軸，但除了慧遠的基本資料外，大部分的情節內容多穿鑿附會其他僧侶的事蹟，且內容更是充滿著神異鬼怪的描述。本節透過史傳慧遠的記載與《廬山遠公話》的內容來探討唐代及之前對高僧慧遠相關事蹟書寫轉變的情形並分析探討《廬山遠公話》書寫背後的目的及意義。

### （一）史傳慧遠的記載

#### 1.張野〈遠法師銘〉

慧遠生平相關記載目前所見最早的資料是梁·劉孝標為劉宋·劉義慶所著之《世說新語》〈文學第四〉「殷荊州曾問遠公」等作注解，引用與慧遠相交甚篤的張野所作之〈遠法師銘〉一文。內容為「沙門釋慧遠，鴈門樓煩人。本姓賈氏，世為冠族。年十二，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

<sup>71</sup> 鄭朝通，〈敦煌寫本《廬山遠公話》析論〉，《文學前瞻》6期（2005.7），頁1-16。

<sup>72</sup> 林隆盛，〈敦煌話本研究〉，頁42-48。

<sup>73</sup> 蕭夙雯，〈敦煌話本探微〉，頁28-33。

<sup>74</sup> 李幸玲，《廬山慧遠研究》，台北：萬卷樓圖書，2007。

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為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振錫南遊，結宇靈岳。自年六十，不復出山。名被流沙，彼國僧眾皆稱漢地有大乘沙門，每至，然香禮拜，輒東向致敬。年八十三而終。」<sup>75</sup>得知慧遠為雁門樓煩人，跟隨道安法師學習，後至廬山時已年六十歲，自此都待在廬山修行，年八十三歲過世。

## 2. 梁·慧皎《高僧傳》

慧遠生平記載較為完整、也較為學者所引用者為梁·慧皎所作之《高僧傳》，內容除了生平介紹外，也有對慧遠神異感化等能力現象的描述。內容如下：

釋慧遠，本姓賈氏，雁門婁煩人也。……年二十一，欲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贊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經，豁然而悟，乃歎曰：「儒道九流，皆糠粃耳。」便與弟慧持，投簪落彩，委命受業。……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於是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秦將苻丕寇斥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張徒眾，各隨所之。臨路，諸長德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公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清靜，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大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棲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後卒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歲以有年，因號精舍為龍泉寺焉。時有沙門慧永，居在西林，與遠同門舊好，遂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弘道，今徒屬已廣，而來者方多。貧道所棲褊狹，不足相處，如何。」桓乃為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又昔潯陽陶侃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艷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繞。珍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方知遠之神感，證在風諺矣。……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焉。以晉義熙十二年（公元四一六年）八月初動散，至六日困篤，大德耆年，皆稽顙請飲豉酒，不許，又請飲米汁，不許，又請以蜜和水為漿。乃命

<sup>75</sup>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台北：正文書局，1999），上卷，〈文學第四〉，頁224。

律師，令披卷尋文，得飲與不，卷未半而終，春秋八十三矣。門徒號慟，若喪考妣，道俗奔赴，轂繼肩隨。遠以凡夫之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遺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潯陽太守阮保，於山西嶺鑿壙開隧，謝靈運為造碑文，銘其遺德，南陽宗炳又立碑寺門。<sup>76</sup>

對於慧遠跟隨道安修行、與道安分離、於廬山建寺修行等過程內容有更加詳細的描述。但也較有神異現象等情節內容，如初至廬山於龍泉精舍以杖扣地令清流湧出；潯陽亢旱於池邊讀海龍王經，巨龍飛縱，下起大雨；東林寺建成，慧遠虔誠祈禱，阿育王神像飄至此地等。

綜合上述二文有關慧遠生平事蹟的書寫，可知史傳記載的慧遠一為雁門婁煩人，未出家前為賈氏，十二、三歲跟隨舅舅狐氏遊學許、洛，學習精通儒道經典。然時局動盪不安卻因緣際會碰到道安而後出家跟從其學習佛法。道安為朱序所拘，令弟子各奔前程，慧遠因而與道安分離。慧遠先至荊州上明寺，後至廬山龍泉精舍，但因跟隨的信徒愈來愈多，此處漸無法容納，慧永請刺史桓伊幫忙興建東林寺。自此之後，慧遠一直居處於東林寺，長達三十多年未出廬山，在此專心修行，期間不乏名士來向其請益。

## （二）《廬山遠公話》

### 1.內容概要

《廬山遠公話》<sup>77</sup>所描述的惠遠即為廬山慧遠，當中提及慧遠生平經歷與史傳內容有著極大差異，且該文內容有許多神異事件及佛經內容。將《廬山遠公話》情節內容歸納如下：

- （1）惠遠家住雁門，兄弟二人。惠遠出家，其弟惠持在家奉養母親。惠遠跟隨旃檀和尚修行佛法。
- （2）惠遠辭別旃檀，旃檀建議惠遠前往廬山修行。惠遠來至廬山，在此結草菴修行念涅槃經，驚動山神並命樹神察看山中有無異狀。
- （3）樹神化一老人詢問惠遠來此有需何物？惠遠言需一寺舍伽藍。山神命樹神及山中鬼神蓋一寺舍伽藍，一日便完成此寺。

<sup>76</sup>（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6，頁211-228。

<sup>77</sup>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1045-1072。

- (4) 惠遠進入寺中，發現該寺無水源，以錫杖擗之得水湧出，至今號為錫杖泉，有寺號為化成之寺，寺下有水流注，號為白蓮池。
- (5) 惠遠於寺中說講涅槃經之義；有位老人（即廬山千尺潭龍）聽經一年仍無法領悟涅槃經之義。
- (6) 惠遠決定作涅槃經疏抄，啓告十方諸神，擲筆懸空知佛如來之心。前後三年完成涅槃經疏抄，將此書火水攻之無損來驗證佛心佛意之無誤。惠遠向眾人講說涅槃經疏抄。
- (7) 壽州盜賊白莊及五百多名手下前往廬山掠奪化成寺，此事為土地神知曉後通知該寺僧侶，僧侶逃亡，唯獨遠公惠遠仍留在寺中。白莊要求惠遠做其奴僕，惠遠答應並跟隨離去。
- (8) 惠遠弟子雲慶和尚承繼師業說講涅槃經疏抄，多年後將此分付給道安和尚。道安和尚於東都福光寺說講，後聽眾過多乃要求繳錢才可入寺聽聞。
- (9) 惠遠跟隨白莊到處掠奪，有日十方諸佛托夢，要其不忘修行及與白莊的前世因果—即惠遠前世曾為保兒，今世要來償還，債主乃當朝宰相，賣此身於宰相得錢五百貫文給白莊。
- (10) 白莊將惠遠帶至東都賣錢，後賣給崔相公家當僕人，拿得五百貫錢文離開。
- (11) 惠遠於崔相公家當僕人。有天惠遠為崔相公等人念涅槃經，崔相公大為感動，為其命名為善慶。
- (12) 崔相公為夫人及宅府等人說講八苦交煎。善慶為崔相公說講三等之人、四生十類、十二因緣。
- (13) 善慶向崔相公請求一同入寺聽道安講經。善慶向道安詢問經義及涅槃經疏抄何處得來，並向其表明自己是遠公惠遠，然道安提出遠公惠遠腕有肉環，請其示出，善慶示出，證明其為遠公惠遠。
- (14) 惠遠向崔相公說明前世因果—「相公前世作一箇商人，他家白莊也是一個商人，相公遂於白莊邊借錢五〔百〕貫文。是時貧道作保，後乃相公身亡，貧道欲擬填還，不幸亦死，輪迴數遍，不遇相逢，已是因緣，保債得債。」<sup>78</sup>
- (15) 崔相公將遠公惠遠之事上奏晉文皇帝，皇帝迎請惠遠入大內供養。後遠公突憶阿闍如來之言，辭別皇帝往廬山而去。於廬山化成寺十里左右另結草庵修行，入定造一法船，歸依上界。

## 2.內容差異

將史傳記載慧遠生平事蹟的內容與《廬山遠公話》的惠遠故事作比較，除了神異現象及講解經文等內容外，其差異有：史傳記載慧遠與弟弟慧持皆出家跟隨

<sup>78</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069。

道安學習佛法、慧遠為道安的弟子、慧遠講說之佛經應為波若經及法華經、慧遠在世時涅槃經尚未譯出、慧遠扣地得泉是在龍泉精舍時發生之事、慧遠主持建造之佛寺為東林寺、腕有肉環者應為道安等。

《廬山遠公話》雖以史傳東晉時期的廬山慧遠為故事主角，但當中相關事蹟、情節則是多位高僧經歷事件的綜合體；以表格方式說明。

表 3-1 《廬山遠公話》與《高僧傳》記載眾僧事蹟之對照表<sup>79</sup>

《廬山遠公話》情節	《高僧傳》記載
家住雁門	《釋慧遠傳》：釋慧遠，本姓賈氏，雁門婁煩人也。 <sup>80</sup>
於廬山建寺	《釋慧遠傳》：桓乃為遠復於山東更立房殿，即東林是也。 <sup>81</sup>
以杖扣地而清泉湧出	《釋慧遠傳》：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大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棲止，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後卒成溪。 <sup>82</sup>
講說《涅槃經》	《竺道生傳》：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公元四三四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於法座。……觀聽之眾，莫不悟悅。 <sup>83</sup>
制《涅槃經疏抄》	《高僧傳·道安傳》：安常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毛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 <sup>84</sup>
擲筆、投火、投水求契合於佛	《朱士行傳》：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為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眾駭服，咸稱其神感。 <sup>85</sup>
左腕肉環	《道安傳》：初安生而便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持可得上下也，唯不得出手。又肘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時人謂之為印手菩薩。 <sup>86</sup>
論難道安	《竺法汰傳》：時沙門道恆，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遠曰：

<sup>79</sup> 蕭夙雯，〈敦煌話本探微〉，頁 62-63。

<sup>80</sup> 《高僧傳》，卷 6，頁 211。

<sup>81</sup> 《高僧傳》，卷 6，頁 212。

<sup>82</sup> 《高僧傳》，卷 6，頁 212。

<sup>83</sup> 《高僧傳》，卷 7，頁 256。

<sup>84</sup> 《高僧傳》，卷 5，頁 183。

<sup>85</sup> 《高僧傳》，卷 4，頁 145-146。

<sup>86</sup> 《高僧傳》，卷 5，頁 184。

	「不疾而速，杼軸何為。」座者皆笑矣。心無之義，於此而息。 <sup>87</sup>
內廷侍講	《竺法汰傳》：汰下都止瓦官寺，晉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請講《放光經》。開題大會，帝親臨幸。 <sup>88</sup>

由表格內容可以了解《廬山遠公話》將中國佛教初期重要僧人之事蹟匯集書寫在一起，如朱士行、道安、廬山慧遠、竺道生、竺法汰等人之事蹟。

透過史傳記載的慧遠與《廬山遠公話》所載惠遠故事等情節內容的差異，可以發現高僧慧遠由史傳到民間的書寫情形一由德高望重的修行僧侶到修行得道、眾神協助、匯集多位僧侶事蹟及羽化歸依上界等，似乎具有神異能力之僧侶得道者。此外對於慧遠的書寫有愈來愈多神異現象的情節內容。另外，《廬山遠公話》將其他僧侶的事蹟附會於慧遠一人身上，藉此將慧遠形塑為有神異能力的修道者，推測這樣書寫背後的目的與意義，除了慧遠本身具備良好的形象及對佛法的專研外，應與《廬山遠公話》是佛教徒以中國僧侶慧遠的神異事蹟作為其宣傳佛教的講述作品有關，故講述內容必須考量趣味性、神異性及吸引聽眾注意等，因而將其他僧侶的事蹟皆講為慧遠一人，透過這樣形塑的慧遠來吸引聽眾，並進而達到宣傳佛教教義的目的。

### 三、《廬山遠公話》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 (一) 時局動盪不安

《廬山遠公話》描述「忽然壽州界內，有一群賊，姓白名莊。說其此人，少年好勇，常行劫盜，不顧危亡，心生好煞」<sup>89</sup>、「白莊逢州打州，逢縣打縣，朝遊川野，暮宿山林」<sup>90</sup>等盜匪情節，而這樣的盜匪現象與百姓生活困苦、國家治安不好等有關，其同時也反映唐代中後期社會動盪不安、盜賊盛行騷擾百姓生活等情形之寫照。

<sup>87</sup> 《高僧傳》，卷5，頁192-193。

<sup>88</sup> 《高僧傳》，卷5，頁193。

<sup>89</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1049。

<sup>90</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1052。

## (二) 山林結社修行

魏晉以來，中國僧侶多選擇於山林清靜之處建寺或修行佛法，如《廬山遠公話》描述慧遠初至廬山「見其山非常，異境何似生？嵯峨萬岫，疊掌千層，崑崙高峰，崎嶇峻嶺。猿啼幽谷，虎嘯深溪。枯松〔□〕萬歲之藤蘿，桃花弄千春之色」<sup>91</sup>，而後於此建寺修行。這樣的現象在唐末五代兵荒馬亂的中國也有類似的發展，如當時有不少名人名士僧人選擇於山林清淨之地建書院、建寺來避世。

## (三) 佛教果報輪迴

《廬山遠公話》的內容情節、人物安排等與史傳不符，但故事內容充滿著濃濃的佛教教義及佛教果報輪迴思想等觀念。該故事中慧遠、白莊及崔相公三人關係及內容情節的發展即是起因於三人在前世所種下的「因」(崔相公向白莊借錢，而慧遠為保人)，而有此世的「果」(慧遠賣給崔相公為僕，得錢還給白莊)；故因果報應可說是《廬山遠公話》情節發展的主體思想。

## (四) 人口買賣的現象

《廬山遠公話》對於中國古代人口買賣情形有相關之描述，當中提到慧遠跟隨白莊多年後，十方諸佛於夢中告其前世因果，要慧遠賣身歸還前世債主白莊，後白莊要慧遠自行離開修行，但慧遠卻向白莊陳述其願賣身得錢給白莊，白莊聽聞後大笑表示：「你也大錯，我若之處買得你來，即便將舊契券，即賣得你。況是擄得你來，交我如何賣你。」<sup>92</sup>然慧遠：「若要賣之，但作家生兒，賣即無契券」<sup>93</sup>，後白莊與慧遠至口馬行頭進行販賣之事，由慧遠執標自賣身；最後牙人仲介賣至崔相公，當中慧遠自書賣身之契「么年么月賣身與相公為奴，伏事盡忠，須畢阿郎一世。若也中路拋棄，當當來世，死墮地獄，受罪既畢，身作畜生」<sup>94</sup>給崔相公。

當中提及人口買賣的情形及規範等，如人口買賣需有契約<sup>95</sup>、人口販賣之處(口馬行頭)及自賣為奴亦需有書契證明文件等，而這都反映了唐代社會的現實寫照。

<sup>91</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046。

<sup>92</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053。

<sup>93</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053。

<sup>94</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055。

<sup>95</sup> 關於人口買賣的契約及法律問題，可參閱陳登武、于曉雯，〈從北魏「費羊皮賣女案」說到中國古代的債務和人口買賣〉，《法制史研究》9期(2006.6)，頁 1-41。

#### 四、小結

透過史傳慧遠的記載與《廬山遠公話》所載惠遠故事的差異，可知《廬山遠公話》雖以慧遠為故事主體，但其穿鑿附會許多僧侶的事蹟，藉此形塑慧遠為有神異能力的得道者，推測形塑這樣形象的慧遠，應與《廬山遠公話》做為佛教徒講唱宣傳佛教教義的宣教作品有關。此外，透過《廬山遠公話》內容所反映的唐代社會，有唐代中後期時局動盪不安，盜匪為禍等情形的寫照、唐末五代山林結社風氣的盛行、佛教果報輪迴思想的傳遞及人口買賣的現象等。

綜觀本章探討的敦煌變文有《孟姜女變文》、《秋胡變文》、《韓朋賦》、《董永變文》及《廬山遠公話》五則，然這五則所描述的人事物除了慧遠可以確定其在史書所載之時空背景外，其餘人物多為複合式，也就是該人物相關故事可能與類似的人名、情節等故事合流，因而難以判斷其原本真正的原貌。而這五則變文書寫傳遞的目的與意義也各有不同，如《孟姜女變文》、《秋胡變文》及《韓朋賦》皆與夫婦情感有關，但《孟姜女變文》傳達的是對統治者剝削的不滿，《秋胡變文》傳達的是傳統婦女堅貞的形象及諷刺文人官僚對忠孝倫理言行不一的行為，《韓朋賦》傳達的是為了捍衛愛情敢於向強權者抗爭以及對強者欺凌弱者的譴責；《董永變文》傳達的是「孝道」觀念的推行，而《廬山遠公話》傳達的是佛教因果輪迴報應的思想。

## 第四章 當代歷史人物的評價與書寫

本章主要探討「韓擒虎」、「唐太宗」、「葉淨能」、「張義潮」及「張淮深」這五位隋唐當代人物在史書記載與敦煌變文《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葉淨能詩》、《張義潮變文》及《張淮深變文》所載故事內容的差異，以及這樣人物形象書寫的轉變或差異其背後的目的或意義，以及其所傳遞、反映的唐代社會。

### 第一節 韓擒虎與隋朝歷史

#### 一、研究概況

《韓擒虎話本》相關研究成果有一王昊〈《韓擒虎話本》—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的先聲〉<sup>1</sup>，認為《韓擒虎話本》是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的先聲，在題材內容方面確立「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及對人物塑造的藝術手法、戰陣的描寫等方面，對後世的歷史演義、英雄傳奇通俗小說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鄭廣薰〈敦煌本《韓擒虎話本》的寫卷制作方式和文學特點〉<sup>2</sup>，探討畫本還是話本之問題及分析《韓擒虎話本》的寫卷制作並認為該作品不是殘缺本，是未成本、前圖後文、《話本》沒有首題的原因以及《韓擒虎話本》具有佛教文學的性質等。林隆盛〈敦煌話本研究〉<sup>3</sup>，第四章「敦煌話本內容考述」認為《韓擒虎話本》是在描述隋文帝建立帝國及韓擒虎立功事蹟兩個部分，並認為話本所述故事是依據正史記載推演而來，且將話本內容與正史記載作一比較及探討等。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sup>4</sup>，第四章「敦煌史傳故事與史傳的比較」將《韓擒虎話本》的內容分為楊堅登帝位之事、韓擒虎伐陳之事、韓擒虎降服蕃邦之事及韓擒虎為陰司之王之事四個部分，並依照這四個部分的內容分別探討、比較其與正史記載的相關事件、人物、內容等差異情形。蕭夙雯〈敦煌話本探微〉<sup>5</sup>，第三章「敦煌話本之敘述」探討《韓擒虎畫本》的題名、編寫年代及內容敘述，認為《韓擒虎畫本》的寫作年代約於五代至宋時期，且將內容分為楊堅稱帝、韓擒虎滅陳、韓擒虎威服大夏單于及韓擒虎作陰司之王等四部分說明論述。

<sup>1</sup> 王昊，〈《韓擒虎話本》—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的先聲〉，《明清小說研究》4期（2003.4），頁25-33。

<sup>2</sup> 鄭廣薰，〈敦煌本《韓擒虎話本》的寫卷制作方式和文學特點〉，《藝術百家》2期（2009.2），頁25-32。

<sup>3</sup> 林隆盛，〈敦煌話本研究〉，頁48-53。

<sup>4</sup> 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頁119-128。

<sup>5</sup> 蕭夙雯，〈敦煌話本探微〉，頁39-45。

## 二、韓擒虎與隋朝歷史

《韓擒虎話本》所載內容為隋文帝取得帝位及韓擒虎為隋朝立功之相關事蹟等，故事架構雖然出於史書但仍有所差異且文本所述之相關人物如楊堅、韓擒虎、賀若弼、任蠻奴等人與史書所載之形象亦有差異。本節就隋文帝取得帝位及韓擒虎事蹟兩個部分來探討史書與《韓擒虎話本》所載人物、情節等轉變及差異情形，並分析《韓擒虎話本》書寫背後的目的與意義。

### (一) 楊堅登帝位

#### 1. 史書記載的楊堅

楊堅在史書相關的記載有《北史》、《隋書》等，其內容大同小異，僅以《隋書》說明楊堅生平事蹟及其取得帝位的經過。內容如下：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郡華陰人也。……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為人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周太祖見而嘆曰：「此兒風骨，不似代間人！」明帝即位，……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武帝即位，……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為將耳。」內史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定州城西門久閉不行。齊文宣帝時，或請開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當有聖人來啟之。」及高祖至而開焉，莫不驚異。宣帝即位，……帝每忿怒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為揚州總管，將發，暴有足疾，不果行。乙未，帝崩。時靜帝幼沖，未能親理政事。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昉以高祖皇后之父，眾望所歸，遂矯詔引高祖入總朝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宣帝時，刑政苛酷，羣心崩駭，莫有固

志。至是，高祖大崇惠政，法令清簡，躬履節儉，天下悅之。<sup>6</sup>

描述楊堅與生俱來具有成爲天子的異象。在北周時期楊堅已經逐漸嶄露頭角，甚至讓某些大臣、君王開始有戒心防備他，然而楊堅除了本身的能力外，加上當時外在環境也有利於他，如宣帝暴政、靜帝幼主即位等，再加上當時楊堅突然腳痛使其尚未離開權力核心之地，因此在宣帝過世時，得以順利入朝輔政，而後靜帝更是下詔禪讓政權於楊堅，使楊堅順利取得帝位。

關於靜帝下詔禪讓之書，是否出自靜帝之意，歷來學者多主張靜帝年幼且政權由楊堅輔佐，因此禪讓之詔應是出自楊堅之意。另外，由宣帝之后、楊堅之女楊麗華的記載：「初，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懼在他族，不利於己，聞昉、譯已行此詔，心甚悅之。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顏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譴責，內甚愧之」<sup>7</sup>，也可了解楊堅登帝位的過程，楊堅本身應有私下醞釀及運作等。

## 2. 《韓擒虎話本》

將《韓擒虎話本》<sup>8</sup>關於隋文帝取得帝位的過程，歸納如下：

- (1) 會昌毀佛後，法華和尚隱居隨州山中念佛，感動八大海龍王日日來聽講。
- (2) 八大海龍王向法華和尚解釋遲到原因，是爲了幫楊堅換腦蓋骨以讓其百日內成爲帝王可以戴皇冠之故。
- (3) 八大龍王拿一盒龍膏給予法華和尚，讓其爲楊堅治病，並請轉告楊堅百日之內，有使臣詔來，進一日亡，退一日傷，且若日後爲王，要復興佛法。
- (4) 法華和尚爲楊堅治病，並告知百日爲王及復興佛法等事。
- (5) 司天太監觀測天象得知楊堅「百日之內，合有天分」，並將此事告知宣帝。
- (6) 宣帝宣詔楊堅進宮。楊堅記得法華和尚囑咐，請使者轉告他於後來日朝見。
- (7) 楊皇后知曉宣帝宣詔楊堅進宮是爲了將其殺害。楊皇后不忍見此局面，欲飲毒酒自盡，卻陰錯陽差、使計就計讓宣帝飲下毒酒身亡。
- (8) 楊皇后告知楊堅，宣帝已死，要其代爲君王之事。後與左右金吾上將軍胡朗二人商量推楊堅爲王之相關事宜，並令二人點檢御軍五百埋伏。
- (9) 早朝時，楊皇后向眾臣告知宣帝已死，並打算推舉楊堅爲王。眾臣於殿上看到一隻張牙利口的白羊，皆認爲楊堅合有天分爲王，乃立楊堅爲王。

<sup>6</sup> (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高祖上〉，頁1-3。

<sup>7</sup>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9，〈宣帝楊皇后傳〉，頁145-146。

<sup>8</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1079-1082。

綜合上述史書與《韓擒虎話本》所載內容，可發現史書與《韓擒虎話本》對於楊堅登帝位的描述皆提及楊堅有天命即帝位，然此描述在中國歷來史書中對於帝王的書寫皆有類似的情形，總認為帝王與生俱來就是不同凡響，但在《韓擒虎話本》中這部分的描述則是更徹底，認為楊堅之所以登帝位全是天命使然，甚至連八大龍王也給予協助。另外，關於楊皇后擁立楊堅為王的立場及態度則有所不同，史書中的楊皇后對此是有微詞、被動無奈接受的，而《韓擒虎話本》的楊皇后對此是主動、積極促成的；此外，關於楊堅的傷痛處，史書所載為「足痛」，《韓擒虎話本》所載為「頭痛」。除此之外，《韓擒虎話本》所述會昌毀佛之事，應指北周武帝滅佛之事。

## （二）韓擒虎事蹟

《韓擒虎話本》所載韓擒虎事蹟有三：伐陳、降服蕃邦、成為陰司之王，這三件事在史書韓擒虎等傳記也有相關記載，但這三件事除了是韓擒虎本身的記載外，也有夾雜他人的事蹟在其中，不全然都是韓擒虎個人的事蹟。先就史書所載韓擒虎等相關人物及事蹟說明。

### 1. 《隋書》記載

#### （1）韓擒虎

《隋書》記載韓擒虎出身武人世家。在伐陳之役，僅以精騎五百攻入陳國，而後任蠻奴及陳王向其投降，然在此前，賀若弼已與任蠻奴交戰，任蠻奴敗；由此可知攻陳之役，賀若弼與韓擒虎皆有功。另外，史書記載楊堅向突厥介紹滅陳大將韓擒虎時，突厥因震撼其威容而不敢直視之。除此之外，史書甚至收錄民間說法，記載韓擒虎死後成為閻羅王的傳聞—「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日竟卒，時年五十五。」<sup>9</sup>

#### （2）賀若弼

《隋書》記載賀若弼文武兼備，在伐陳之役，先用計謀讓敵人習以為常對其不設防後再攻其不備，獲得勝利。此外，對於敵人優秀的將領加以禮遇對待拉攏

<sup>9</sup> 《隋書》，卷 52，〈韓擒虎傳〉，頁 1339-1341。

之。另外，也曾對陳叔寶厲言斥之。由這些記載，可以知道賀若弼本身是一個極有能力、智慧的將領。除此之外，史書還記載賀若弼曾於突厥入朝時，與突厥比箭的情況「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sup>10</sup>，可知賀若弼箭法精準。

### (3) 長孫晟

《隋書》記載長孫晟箭法過人，甚至可一箭雙雕—「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趨捷過人。……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攝圖……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sup>11</sup>

### (4) 崔彭

《隋書》記載崔彭善射，連突厥都無法與之較量—「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鵠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既發而中。……可汗復遣使於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鷲，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sup>12</sup>

## 2. 《韓擒虎話本》

將《韓擒虎話本》<sup>13</sup>關於韓擒虎事蹟內容，歸納如下：

- (1) 陳王令簫磨呵、周羅侯領軍四十萬攻打楊堅。
- (2) 楊堅召集文武百官，詢問派遣何人對戰。賀若弼及年僅十三歲的韓擒虎自請為將。楊堅命楊素、賀若弼、韓擒虎三人領軍三十餘萬攻打金璘（陵）。
- (3) 隋軍先鋒刺探陳軍軍情得知簫磨呵領軍二十餘萬，楊素詢問何人願去攻打之，韓擒虎自請，並僅領軍三萬五千。
- (4) 韓擒虎來到簫磨呵軍隊附近後，先命官健潛入敵營打探消息，得知敵營軍隊旗幟暗號。韓擒虎乃更改旗幟越過簫磨呵駐紮之區，一路來到金璘江岸。
- (5) 陳王告急，任蠻奴領軍三萬五千與韓擒虎對峙。韓擒虎知曉任蠻奴為父親好友，任蠻奴也知曉韓擒虎為好友之子，然二人領軍各為其主作戰。雙方

<sup>10</sup> 《隋書》，卷 52，〈賀若弼傳〉，頁 1343-1346。

<sup>11</sup> 《隋書》，卷 51，〈長孫晟傳〉，頁 1329-1330。

<sup>12</sup> 《隋書》，卷 54，〈崔彭傳〉，頁 1368-1370。

<sup>13</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082-1090。

- 對峙，任蠻奴以左掩右夷陣攻之，卻被韓擒虎所破。
- (6) 任蠻奴領殘軍回陳，陳王大怒，任蠻奴請求將功贖罪。任蠻奴與韓擒虎再度交戰，任蠻奴採引龍出水陣攻之，韓擒虎排五虎擬山陣對之，任蠻奴知曉此須以三十六萬人倫槍之陣攻之，然而勝負未定，為免過多傷亡，其草繩自縛投降韓擒虎。
  - (7) 韓擒虎帶兵攻入陳國，陳王逃入枯井，然神明不助，化為平地，被韓擒虎所擒。
  - (8) 韓擒虎回師途中打探周羅侯領軍二十萬欲來救陳王。陳王修書招降周羅侯，周羅侯得陳王書後，草繩自縛投降韓擒虎。
  - (9) 韓擒虎得勝回朝後，拜為開國公，遙守陽州節度。
  - (10) 大夏單于派使者來向隋文帝交戰。蕃使提議「蕃家弓箭為上，賭射只在殿前。若解微臣箭得，年年送貢，累歲稱臣。若也解箭不得，只在殿前，定其社稷。」<sup>14</sup>蕃使與賀若弼皆一箭中的，後韓擒虎除一箭中的，其箭穿透標的入土三尺，令蕃使心生懼怕。
  - (11) 隋文帝命韓擒虎為使和蕃，與蕃將登途進發。韓擒虎來到蕃地於單于面前展現一箭雙雕的功力，令單于佩服。
  - (12) 五道將軍迎請韓擒虎為陰司之主，韓擒虎向他們告假三日以便告知隋文帝及囑咐家人等，事後騰雲向皇帝告別。

《韓擒虎話本》所述人物雖為「韓擒虎」，但由內容描述一伐陳、陰司之主等，學者多主張該人物即史書所載之「韓擒虎」。將史書相關記載與《韓擒虎話本》內容相較，可以發現韓擒虎伐陳之功確有其事，然《韓擒虎話本》有渲染少年英雄英勇智勇的表現，甚至認為伐陳之功完全是韓擒虎一人之功，但實際上賀若弼的功勞也是相當大的，而《韓擒虎話本》卻透過韓擒虎自請前鋒刺探陳國軍情虛實狀況及其與陳國任蠻奴將領二次交鋒，皆以熟知兵書技法來交戰抗之贏得勝利等描述，來彰顯韓擒虎的聰明才智。

此外，韓擒虎降服蕃邦之事，史書僅載楊堅曾向突厥介紹韓擒虎是滅陳的隋朝大將，然關於隋朝與突厥的互動及箭法較量之事，在史書其他人的記載中有提及類似的情形，如上述賀若弼、長孫晟、崔彭等善射之記載，而《韓擒虎話本》揉合這些人物英勇事蹟加諸在韓擒虎身上，以彰顯、誇大韓擒虎英雄人物的表現。

另外，關於韓擒虎成為陰司之主，史書與《韓擒虎話本》皆有描述，然情節內容在史書記載僅為旁人對韓擒虎的稱呼，而《韓擒虎話本》則有提及五道將軍來迎接韓擒虎成為陰司之主，且兩者描述韓擒虎成為陰司之主的時間亦有不同，史書載韓擒虎五十五歲過世前幾天碰到有人稱其閻羅王，而其本人認為「生為上

<sup>14</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087。

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不久後即過世。而《韓擒虎話本》則描述韓擒虎以十三歲少年英勇表現一伐陳、降服蕃邦等事蹟後成爲陰司之主，情節內容描述相當緊湊，前後事件不超過三個月。

綜合上述史書與《韓擒虎話本》所載內容之差異，可以知道《韓擒虎話本》在故事呈現上較有神異現象，且爲了吸引聽眾注意，在情節內容安排上也較爲緊湊。另外，爲了形塑韓擒虎的英勇、智勇表現，將他人事蹟加諸在其身上，以此來誇大韓擒虎不同凡響的事蹟表現。故推測《韓擒虎話本》書寫背後的目的與意義，有著「教忠」的概念，同時也和人們對於英雄將領來捍衛家園國家的期盼有關。

### 三、《韓擒虎話本》反映唐代社會對隋朝歷史人物的解讀

#### （一）楊堅因天命取得帝位

中國古代對於帝王描述總是充滿著神異現象，認爲帝王之所以可以成爲帝王，是因爲天命使然，所以中國史書對於帝王生平介紹，也不脫離帝王出生時，天空會有異象發生等描述。除此之外，帝王成爲帝王後，除了強調本身能力外，也會去形塑自己是因爲天命而成爲帝王的解釋或舉動，如王莽、劉秀就曾以符緯讖記等物來強化自己是承天命而爲王者，當然楊堅也不例外。楊堅曾以佛教轉輪王的形象來形塑自己的天命及對佛教的提倡。

#### （二）佛教與君王的關係

《韓擒虎話本》一開始即以會昌滅佛開頭，然會昌滅佛實際發生在唐武宗時期，而韓擒虎故事是描述北周、隋時期，故說故事者將朝代錯置，但也可以由此知道該故事的出現應該是在會昌滅佛之後。然推測此描述可能是因爲會昌滅佛令人印象深刻，故說故事者將此與北周武帝滅佛、道之事加以附會。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後，與中國文化發生交流，當中有調和也有衝突，其中衝突最爲世人所知的即是佛教史上所謂的「三武之禍」一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的滅佛之舉。君王以官方立場打擊佛教，對佛教來說是一大浩劫。然《韓擒虎話本》透過這樣的浩劫，強調楊堅的天命，並要其記得來日提倡佛教，且史書也記載楊堅從小生長於女寺由尼姑撫養長大等，透過這類的記載形塑楊堅對佛教的提倡，且有些記載也提及楊堅爲佛教轉輪王轉世等，這些都是在強調楊

堅對佛教的友好。因而推測《韓擒虎話本》是僧侶對於楊堅倡佛的形象下，透過楊堅因天命成帝王等安排之情節內容。

實際上，楊堅不僅是倡佛，對於道教也是吸收、拉攏，如年號「開皇」即是取自道教而來。因此，可知君王對於宗教的支持與否，應該和自己的政策或利益等有相關性，且也不盡然只是支持某個派別。

### （三）對英雄人物的期待

《韓擒虎話本》對於韓擒虎個人英勇事蹟的堆疊，甚至最後韓擒虎成爲陰司之主等內容描述，反映著唐末五代人民對於社會動盪不安、寄望有個英雄神異人物可以保家衛國、爲民除害。同時，也反映著人們冀望好人有好報，因而有了韓擒虎成爲陰司之主的結局，透過這樣的結局反映人們對於現實社會的不公現象而期待人死後可以得到公平的審判對待等，因而形塑韓擒虎英勇表現及神化的結局。

## 四、小結

透過史書與《韓擒虎話本》所載楊堅與韓擒虎相關事蹟內容的轉變，可知《韓擒虎話本》所書寫楊堅及韓擒虎的形象中，對楊堅增添許多命定神異說法，對韓擒虎則增添許多智勇英勇的事蹟表現，以及形塑楊堅得天命倡佛教爲君王及形塑韓擒虎是個忠君忠國的英勇將領並得善報爲閻羅王；這樣書寫的目的與意義，應與「教忠」、「宣教」等有關。此外，透過《韓擒虎話本》反映唐代社會對隋朝歷史人物的解讀，有楊堅因天命取得帝位、佛教與君王的關係及唐末人們期待英雄人物的拯救等。

## 第二節 審判唐太宗

### 一、研究概況

《唐太宗入冥記》研究成果有一蕭登福〈敦煌寫卷《唐太宗入冥記》之撰寫年代及其影響〉<sup>15</sup>，探討敦煌寫卷抄寫者和撰寫者關係及《唐太宗入冥記》撰寫年代、撰寫者推測、對後世影響等，提出該故事內容應是武后時期親武人士所做，且當中詆毀唐太宗形象，有其政治意圖考量，是爲了武后上台所製造的輿論。卓美惠〈敦煌變文唐太宗入冥記研究〉<sup>16</sup>，探討唐太宗入冥故事歷來情節變化，提出該故事怪誕情節是反映人民對有罪的封建皇帝加以懲罰的嚴正態度，可是這種民怨在現實世界無法實現，故寄望於死後幽冥世界，並認爲該故事寫實地反映當時官場社會貪贓營私舞弊的醜惡現象。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記》與「玄武門之變」〉<sup>17</sup>，認爲《唐太宗入冥記》產生於武則天以周代唐時，因「玄武門之變」武家站在太子齊王這邊，爲太子齊王不平而作。林隆盛〈敦煌話本研究〉<sup>18</sup>，第四章「敦煌話本內容考述」認爲在唐太宗時就有這類故事傳聞，並認爲這樣的內容反映唐代社會的自由風尚及上位者的寬容大量，且歸納《唐太宗入冥記》具有四個特點：戒殺、與二太子對質事、太宗君臣行賄事、天命與抄經書。

### 二、唐太宗入冥故事

唐太宗入冥故事的發展，隨著時空演變內容枝葉逐漸繁茂，但大體上關於唐太宗入冥的原因可以歸納爲兩個方向，一是建成元吉於冥間控告唐太宗關於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事，一是龍王向唐太宗請求幫忙，太宗答應，但龍王最後仍是被斬殺，因而龍王於冥間控訴唐太宗。這兩個方向的發展是有先後時間順序，最初唐太宗入冥的原由是前者，但隨著故事內容增遞逐漸發展爲後者的方向及說法。本節主要以前者的原由及方向來探討唐太宗入冥故事，即其起因於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被射殺，秦王世民即位爲唐太宗；然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他們死後在冥間控訴唐太宗李世民，因而有唐太宗生魂入冥質問一事，並衍生出唐太宗與崔判官兩者的互動故事。

目前所知最早的唐太宗入冥故事版本有張鷟《朝野僉載》及敦煌變文《唐太宗入冥記》兩則。在探討這兩則故事內容前，先探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

<sup>15</sup> 蕭登福，〈敦煌寫卷《唐太宗入冥記》之撰寫年代及其影響〉，收入蕭登福，《敦煌俗文學論叢》（台北：台灣商務，1988），頁 86-131。

<sup>16</sup> 卓美惠，〈敦煌變文唐太宗入冥記研究〉，《元培學報》6 期（1999.12），頁 187-197。

<sup>17</sup> 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記》與「玄武門之變」〉，《敦煌學輯刊》2 期（2000.2），頁 1-15。

<sup>18</sup> 林隆盛，〈敦煌話本研究〉，頁 59-67。

之變」在史書的記載情形，接著再探討唐太宗入冥故事的相關內容。

### (一) 玄武門之變

#### 1. 《舊唐書》、《新唐書》

學者對於新舊唐書所記載「六月四日玄武門之事」多採質疑不完全相信的態度及立場，這是因為唐太宗曾多次向史官要求觀看實錄、起居注等史書記載，甚至令宰相房玄齡負責監修國史、呈覽實錄記載內容等，故史官對於「六月四日玄武門之事」的記載多有隱諱。此外，唐太宗是勝利的一方，掌控該事件解讀的權力，再加上唐太宗、房玄齡等人將此事解讀比喻為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故史官在這樣的氛圍下對「六月四日玄武門之事」也不得不隱諱記載之。

新舊唐書所載內容如下：

#### (1) 《舊唐書》

（武德）九年，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謀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節、秦叔寶、段志玄、屈突通、張士貴等於玄武門誅之。甲子，立為皇太子，庶政皆斷決。……八月癸亥，高祖傳位於皇太子，太宗即位於東宮顯德殿。<sup>19</sup>

#### (2) 《新唐書》

八年，進位中書令。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剛、王世充、竇建德等，太宗功益高，而高祖屢許以為太子。太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未發。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大驚，乃以太宗為皇太子。八月甲子，即皇帝位于東宮顯德殿。<sup>20</sup>

新舊唐書所載內容相似，皆提及玄武門事變前，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對世民的謀害，故在陳述該事件讓人有感世民是出於自保而不得不策劃玄武門兵變之事。除此之外，《新唐書》在描述該事件對於前因及後續發展則較有人物情感的

<sup>19</sup>（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2，〈太宗上〉，頁29-30。

<sup>20</sup>（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2，〈太宗本紀〉，頁26-27。

描述，如提及世民對於開創大唐建國的功勞最大且唐高祖曾答應讓世民為太子，又如在描述發生玄武門兵變後，唐高祖聽聞後大為吃驚，而後也不得不立世民為皇太子。

由上述的這些記載可以明顯感受到唐太宗可能因為在唐朝建國期間功勞過大，引起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的畏懼，或是兄弟三人為了唐朝帝位互相爭權鬥爭，而引起「六月四日玄武門兵變」之事。然過程是非如何，後人多猜測，且新舊唐書記載亦有限，而這部分在《資治通鑑》則較有具體的內容陳述。

## 2.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所載「六月四日玄武門兵變」之事更加詳細，提及玄武門兵變前，建成、元吉及世民各有其打算，甚至對於玄武門兵變過程有較詳細描述，另外也提及世民和幕僚對此事早有策劃等。內容如下：

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

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官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

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為木枝所絀，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sup>21</sup>

<sup>21</sup> (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191，〈唐紀七〉，「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條，頁6009-6012。

對於「六月四日玄武門兵變」過程有更詳細的記載，如描述建成、元吉與世民兩方人馬在玄武門的軍事部署，且描述世民射殺太子建成的經過等。

綜觀《舊唐書》、《新唐書》及《資治通鑑》等史書所載「玄武門之變」的起因多半以李世民角度解讀，故往往陳述李世民在玄武門之變前受到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的嫉妒、排擠與迫害，爲了自保，李世民不得不策劃此次軍事行動，最後李世民順利取得唐朝帝位。簡言之，玄武門之變所造成的結果即建成、元吉被殺，世民取得帝位；然民間對於失敗者的同情或對唐太宗取得帝位的懷疑猜測因而創造出建成、元吉被殺後，心有不甘於閻羅王面前控訴，而延伸出唐太宗入冥等相關故事。

## （二）唐太宗入冥故事

### 1. 張鷟《朝野僉載》

該文描述李淳風事先知道唐太宗將至冥間且將此事告知太宗，太宗知曉後泰然處之，曰：「『人生有命，亦何憂也。』」留淳風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冥官問六月四日事，即令還。向見者又迎送引導出。淳風即觀玄象，不許哭泣，須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問之，還司奏，奉進止與此官。上亦不記，旁人悉聞，方知官皆由天也。」<sup>22</sup>文中所提李淳風於《舊唐書》、《新唐書》等皆有記載，此人對於天象道術等頗有研究。此外，該文中的唐太宗坦然面對生死問題，展現不凡的王者氣度。

### 2. 《唐太宗入冥記》

《唐太宗入冥記》<sup>23</sup>前後缺文，僅餘留唐太宗入冥後與閻羅王、崔判官間互動的內容，但由文章內容可知唐太宗之所以會入冥是因為玄武門之變，建成、元吉於冥間告冤而來的，除此之外，其餘內容多屬傳說鬼怪等性質。將其內容歸納如下：

- (1) 唐太宗生魂入冥，其回想武德三年至五年征戰殺人無數，擔憂自己回不去。
- (2) 閻羅王要求唐太宗拜舞，太宗大罵閻羅王，閻羅王被罵羞愧，將太宗勘問一事交由判官處理。
- (3) 使者將唐太宗帶至判官處，太宗打聽判官名字爲「催（崔）子玉」；另一方

<sup>22</sup>（唐）張鷟撰，《朝野僉載》，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卷6，頁84。

<sup>23</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1095-1100。

面催子玉爲生人入判，在冥間他是判官，但在人間他是太宗臣子，擔任輔陽縣尉，因此當他知曉負責勘問太宗一事，惟言「禍事」，擔心處理不好，會讓人間家人受到連累。催子玉左右爲難考量時，太宗因等候過久猜疑使者是否向判官說其壞話。

- (4) 催子玉向唐太宗拜舞，太宗向催子玉詢問李乾風是否爲其好友，並轉交李乾風請託的書信。催子玉看完書信後告知太宗此事難成，太宗向催子玉拜託是否能讓其回人間三五日，將家事、國家等交待處理。
- (5) 催子玉讓唐太宗觀看地獄情形並告知太宗其入冥是因爲健成元吉二太子在此哭訴喊冤已久，故要太宗入冥來對質。
- (6) 催子玉告知唐太宗若是他不想與二太子相見對質，其有對策；但若兩方對質，結果若是不利，太宗就無法回到人間，那時子玉也無法協助幫忙。期間太宗恐慌擔憂不知如何是好，同時催子玉檢閱太宗生平沒作善事、書寫經像等功德且其壽命已盡。
- (7) 催子玉爲唐太宗添加十年壽命。期間催子玉向太宗索取官位，但由於子玉不直接明講以致太宗多次承諾給予貢物錢財等，讓子玉心想太宗是否吝惜官位，因而恐嚇詢問太宗：「問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去武德七年，為甚□□(殺兄)弟於前殿，囚慈父於後宮？仰答！」<sup>24</sup>太宗無法答之，子玉向太宗告知他可以代答，但要給他官職報酬。太宗給予子玉「□□卿蒲州刺史兼河北廿四州採訪使，官至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仍賜蒲州縣庫錢二萬貫，與卿資家。」<sup>25</sup>
- (8) 催子玉幫唐太宗代答，只用六字「大聖滅族□□」，解決太宗入冥質問一事。事後，子玉向太宗告知回長安要記得修功德、大赦天下、抄寫大雲經等。

《唐太宗入冥記》目前所見內容主體在於唐太宗與催(崔)判官間的互動，在互動過程中，催判官對於官職的索取、唐太宗對於質問的擔憂及行賄，兩者透過對話、心理狀態描繪交雜出人內在的複雜、醜陋等現象。另外，將上述《唐太宗入冥記》內容與張鷟《朝野僉載》所載相關事件作一比較，可以發現兩者共同點：皆因六月四日事而入冥，以及生人入判；但兩者差異處有：《唐太宗入冥記》記載年代爲武德七年，實際是發生在武德九年，以及催判官的索賄描述、唐太宗貪生怕死的形象描述等，最後則勸誡唐太宗要記得抄寫大雲經、行善積德。推測《唐太宗入冥記》對於唐太宗形象書寫的醜化及催判官的索賄等內容，其背後目的與意義，應是市井小民對君王以不正當手段奪權的諷刺及對官員追求富貴利祿貪婪之舉的嘲諷等。

<sup>24</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099。

<sup>25</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099。

### 三、《唐太宗入冥記》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 (一) 官場文化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的醜陋現象

《唐太宗入冥記》對於唐太宗及催判官的描述是兩人各懷鬼胎，唐太宗因六月四日事心理有愧，催判官欲藉此要求官職，因而兩人對話過程中各有算計。此二人中，唐太宗在史書記載確有此人，可是他在史書記載上是一個英勇有能力的帝王，但《唐太宗入冥記》卻將其描述成一個貪生怕死、被冥間官吏威脅而必須行賄的帝王；另外，催判官雖為虛擬人物，但身為冥間之神，應該秉公處理，但其卻公然向人間帝王索賄，是一個貪婪、眷戀人間官職的神，將神描繪成和人一樣具有貪婪的性格等。這樣描述的互動情形，讓人感受到唐代官員追求名利、地位，彼此行賄、貪贓枉法、官官相護的情形及作法。故《唐太宗入冥記》提及太宗是因為六月四日事被入冥質問，但最後太宗卻未與建成、元吉兩方對質，僅透過與催判官的行賄達成協議，而後由催判官代答「大聖滅族□□」，此事就結束。

#### (二) 冥界描述與地獄審判觀念的傳遞

透過唐太宗入冥過程讓世人了解唐人所解讀的冥界<sup>26</sup>，如閻羅王、判官、六曹官等。同時寓含民間想像的陰陽交通情形，且故事充滿著因果報應、勸善懲惡等內容，尤其是在人間，大眾對於帝王殺兄囚父往往無法行使社會公平正義的聲音或想法，但透過這類故事來表達對唐太宗於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作法的撻伐，也就是身為帝王跟人民一樣得受因果報應、輪迴等約束。另外，該故事也寓含佛教積德為善的勸世思想，故勸誡唐太宗回到人間要記得多多行善、抄寫經書等。

### 四、小結

透過史書與《唐太宗入冥記》所載唐太宗形象的轉變，可知《唐太宗入冥記》書寫背後的意義，是對唐太宗囚父殺兄弟之事的諷刺及對官員追求富貴利祿貪婪之舉的嘲諷。此外，透過《唐太宗入冥記》所反映的唐代社會，有官場文化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的醜陋現象及對冥界的描述與地獄審判觀念的傳遞等。

<sup>26</sup> 關於唐人的冥界地獄觀念，可參閱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第七章〈陰間判官—冥司與庶民犯罪〉，頁 285-367。

### 第三節 葉淨能與唐玄宗

#### 一、研究概況

《葉淨能詩》研究成果有一金榮華〈讀「葉淨能詩」札記〉<sup>27</sup>，將內容分爲十則故事：山神娶女、斬狐除病、術止鼓樂、酒瓮道士、神送龍腿、天旱求雨、萬里觀燈、奏詢子嗣、遨遊月宮及劫美生變，並將這十則故事內容與其他當代相關故事記載作一比較、探討。蕭登福《敦煌俗文學論叢》<sup>28</sup>，第三章〈敦煌變文「葉淨能詩」一文之探討〉分析葉淨能在史書記載情形、與唐室及葉法善的關係，且將故事內容分爲十二則故事—大羅王化河水以試淨能、華嶽神強娶生人婦、野狐淫亂康太清女、錢塘江除惡蜃、地窖妖鼓、化酒瓮爲道士、雲中取龍肉、劍南觀燈、皇后求子、明皇遊月宮、淫亂後宮及隱身入柱，來加以探究。林隆盛〈敦煌話本研究〉<sup>29</sup>，第四章「敦煌話本內容考述」探討《葉淨能詩》內容大要、分析比較歷代雜記及唐代筆記小說之相關故事內容等，並認爲該文有對唐玄宗形象污蔑，其原因有二：一是民間對玄宗奢侈、好大喜功的不滿；二是民間對唐玄宗處理安史之亂的不滿，國家動亂不堪、敦煌地區被吐蕃佔領等，因而藉葉淨能故事來戲弄唐玄宗，得一時之快感。

張鴻勳〈敦煌話本《葉淨能詩》再探〉<sup>30</sup>，分析葉淨能相關人事在史書記載情形以及《葉淨能詩》成立年代、流傳地域、與詩話體小說、唐代神仙道教信仰之情形，認爲成立年代應在唐代宗廣德元年定唐玄宗廟號後至晚唐五代，且可能由四川傳入敦煌地區，並認爲在唐代時葉淨能傳說故事已混雜葉法善等人故事，葉淨能是集唐代方術道士明崇儼、葉法善、張果、羅公遠等人傳說於一身的「箭垛式」人物；另外，認爲故事敘寫葉淨能一生事跡，但從側面真實地反映唐玄宗崇道情況和唐代神仙道教信仰情況。

顏廷亮〈讀敦煌話本「葉淨能詩」隨筆〉<sup>31</sup>，認爲葉淨能是敦煌講唱文學中唯一一篇道教思想極濃的話本小說。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sup>32</sup>，第五章〈敦煌民間話本〉認爲《葉淨能詩》是唐代道教民間故事的集合物，它中間重要的情節，均是一個個小型的道教魔法故事。周天令〈敦煌變文〈葉淨能詩〉中幾個問題的探討〉<sup>33</sup>，分析《葉淨能詩》故事內容所附會的相關道士，並認爲《葉淨能詩》

<sup>27</sup> 金榮華，〈讀「葉淨能詩」札記〉，《敦煌學》8期（1984.7），頁27-46。

<sup>28</sup> 蕭登福，《敦煌俗文學論叢》，頁132-174。

<sup>29</sup> 林隆盛，〈敦煌話本研究〉，頁53-59。

<sup>30</sup> 張鴻勳，〈敦煌話本《葉淨能詩》再探〉，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輯，《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1993），頁727-752。

<sup>31</sup> 顏廷亮，〈讀敦煌話本「葉淨能詩」隨筆〉，收入顏廷亮，《敦煌文學概說》（台北：新文豐出版，1995），頁111-117。

<sup>32</sup> 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頁117-121。

<sup>33</sup> 周天令，〈敦煌變文〈葉淨能詩〉中幾個問題的探討〉，《嘉義技術學院學報》60期（1998.10），

利用唐玄宗大力崇道的史實，作為葉淨能施展法術的印證，對於宣揚道教思想是一大助力等。

## 二、葉淨能與唐玄宗

葉淨能在史書確有其人，或作葉靜能，活躍於唐中宗時期，後因擁立韋后奪權而被臨淄王（後來的唐玄宗）起兵討伐韋后黨羽時一併被殺害，故《葉淨能詩》所載葉淨能與唐玄宗故事，其實另有他人，即活躍於唐玄宗時的葉法善。《葉淨能詩》所載故事內容多為葉法善與唐玄宗的故事，但也附會唐代其他著名道士等相關事蹟，故《葉淨能詩》中的葉淨能就如張鴻勳所說，是集唐代方術道士明崇儼、葉法善、張果、羅公遠等人傳說於一身的「箭垛式」<sup>34</sup>人物。本節先探討史書所載葉淨能之形象，再探討《葉淨能詩》故事內容及當代與其相關故事內容之對照情形。

### （一）史書所載之葉淨能

《舊唐書》、《新唐書》及《資治通鑑》皆有記載葉淨能、葉靜能等事蹟，且內容大同小異，僅以《舊唐書》說明，內容如下：

1.卷 37、卷 51 及卷 91，記載葉淨（靜）能在中宗及韋后時，因善於道術為中宗、韋后所喜愛、重用及禮遇。

**祕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或挾小道以登朱紫，或因淺術以取銀黃，既虧國經，實悖天道。<sup>35</sup>**

**四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行市里，以觀燒燈。又放宮女數千，夜遊縱觀，因與外人陰通，逃逸不還。時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符禁小術，散騎常侍馬秦客頗閑醫藥，光祿少卿楊均以調膳侍奉，皆出入宮掖。<sup>36</sup>**

---

頁 127-141。

<sup>34</sup> 「箭垛」是指射箭的標的物；而所謂「箭垛式人物」即指許多相關事件被集結於一人身上。就如同胡適《〈三俠五義〉序》：「歷史上有許多有福之人。一個是黃帝，一個是周公，一個是包龍圖。上古有許多重要的發明，後人不知道是誰發明的，只好都歸到黃帝的身上，於是黃帝成了上古的大聖人。……這種有福的人物，我曾替他們取個名字，叫做『箭垛式的人物』」

<sup>35</sup> 《舊唐書》，卷37，〈五行志〉，頁1356。

<sup>36</sup> 《舊唐書》，卷51，〈后妃上〉，頁2174。

神龍元年正月……時有墨敕授方術人鄭普思祕書監，葉淨能國子祭酒，彥範苦言其不可。<sup>37</sup>

卷 37 及卷 91 所載為同一事一人，由此亦可知葉淨能，或作葉靜能。

2. 卷 7 及卷 51，記載葉淨（靜）能因擁立韋后，而於臨淄王發動兵變誅殺韋后黨羽時也一併被殺死。

景龍四年夏六月，中宗崩，韋庶人臨朝，引用其黨，分握政柄，忌帝望實素高，潛謀危害。庚子夜，臨淄王諱……等率兵入北軍，誅……葉靜能……諸韋、武黨與皆誅之。<sup>38</sup>

臨淄王率薛崇簡、鍾紹京、劉幽求領萬騎及總監丁夫入自玄武門，至左羽林軍，斬將軍韋璿、韋播及中郎將高崇於寢帳。遂斬關而入，至太極殿。后惶駭遁入殿前飛騎營，及武延秀、安樂公主皆為亂兵所殺。分遣萬騎誅其黨……葉靜能……及韋氏武氏宗族，無少長皆斬之。<sup>39</sup>

綜合上述，可以知道葉淨（靜）能因道術受到中宗及韋后重用，但在臨淄王即位為君王唐玄宗前，葉淨能壽命早已結束，無法與唐玄宗有如《葉淨能詩》中實行道術帶著唐玄宗到劍南觀燈、遊月宮等活動，故《葉淨能詩》所載故事實為唐代道士們的集合體。

## （二）《葉淨能詩》

### 1. 內容大要：

《葉淨能詩》<sup>40</sup>一文，雖然前有缺文，但主體是葉淨能修道有成、道術高超，

<sup>37</sup> 《舊唐書》，卷91，〈桓彥範傳〉，頁2928-2930。

<sup>38</sup> 《舊唐書》，卷7，〈中宗本紀〉，頁152。

<sup>39</sup> 《舊唐書》，卷51，〈后妃上〉，頁2174-2175。

<sup>40</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103-1115。

後為唐玄宗重用，但最後唐玄宗要殺葉淨能，葉淨能使用道術離開宮廷，唐玄宗空留遺憾。將內容歸納如下：

- (1) 葉淨能於會稽山會葉觀學道，二十年後遁入道門。勤學修行感動大羅宮帝釋送符本一卷。葉淨能專心勤學，使其道精熟，可說是宇宙之內，符籙最厲害者。
- (2) 葉淨能前往長安途中，大羅王化作一河水，河闊五里，無橋，測試葉淨能法力。葉淨能書符一道，拋向水中，其河枯竭，即可行。
- (3) 葉淨能途經華陰縣，得知常州無錫縣令張令妻被華岳神抓去當第三夫人，透過黑符、朱符及黃符三道符籙讓張令妻得以返回。
- (4) 葉淨能安置於長安玄都觀。康太清女被野狐精魅所附，葉淨能將其斬為三段，康太清女宛然無損，平復如故。
- (5) 開元皇帝好道，詔葉淨能入宮。皇帝日日親駕葉淨能院內，論道法。
- (6) 皇帝欲求仙，詔葉淨能擔任大內顧問。葉淨能分身為二，一為皇帝採仙藥，行經錢塘江，有惡蜃，書符一道，斬為三段，過江取得仙藥。
- (7) 高力士不信是仙藥，建議測試葉淨能功力，皇帝允之。高力士命人掘地道，內打五百面鼓。皇帝向葉淨能表示大內有妖鼓之聲，希望他能處理。葉淨能索水一碗作法化大蛇入地道得知事情真相，故奏曰「陛下試臣符籙之功，令人打鼓。」
- (8) 葉淨能將酒瓮化成一道士，為皇帝宴會取樂。
- (9) 唐玄宗夢見神人送來龍肝。葉淨能索水一盆，書符作法為唐玄宗取得龍腿一隻。
- (10) 開元十三年，天下亢旱，葉淨能作法求雨，追五嶽、天曹要雨，前後三日雨足，石穀豐熟。
- (11) 十四年正月十五日，皇帝大赦天下，任百姓點燈供養。葉淨能作法帶皇帝、高力士等人至劍南觀燈，並在蜀王殿上奏樂及遺留汗衫子為信。
- (12) 皇后無子。皇帝向葉淨能詢問是否可為其求一子。葉淨能書符詢問天曹地府後向皇帝奏告：「皇后此生不合有子。」
- (13) 八月十五日夜，葉淨能帶皇帝遊月宮。
- (14) 葉淨能見大內一宮人，美貌殊絕，作法取之。美人有孕，皇帝知此為葉淨能所為，命高力士設計欲殺之。葉淨能作法隱身入殿柱，後遁歸大羅天。皇帝後悔不已。
- (15) 葉淨能於蜀川遇帝使，託其傳語給皇帝一淨能曰：「我要歸大羅宮去。來日忽忽，不及辭皇帝。使人與淨能傳語啟陛下，淨能在路，不及修表，伏惟陛下照察。若欲得與臣再相見，須待海竭河枯，山移地沒。」<sup>41</sup>
- (16) 帝聞語流淚大哭，作葉淨能詩：「朕之葉淨能 世上無二 道教精修 清虛玄志 鍊九轉神丹 得長生不死 服之一粒 較量無比 元始太一神

<sup>41</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114。

符 印能運動天地 要五曹喚來共語 呼五岳隨手驅使 造化須移則移  
 乾坤要止則止 亦能扶朕月宮觀看 伏向蜀□(川)遊戲 朕興異心 干  
 戈倫矣 呼之上殿 都無志畏 問之道術 奏言無比 鋒刀遍身 投形  
 柱裏 相之無處 寧知其意 劍南使迴 他早至彼 令傳口奏 能存終  
 始 朕實辜卿 願卿如意 遙望蜀川 空流雙淚 開關已來 一人而已  
 與朕標題 列於清青史」<sup>42</sup>

《葉淨能詩》以葉淨能為主軸，將十幾件事情串成一個連續發展。這幾個事情實為獨立的事件，甚至是附會他人事件而來，且在唐代就有類似的故事記載；以下作一表格將唐人記載之相關故事與《葉淨能詩》對照說明。

## 2.故事對照

表 4-1 《葉淨能詩》與唐人雜記之書寫對照表<sup>43</sup>

《葉淨能詩》	唐人雜記
1. 葉淨能途經華陰縣，得知常州無錫縣令張令妻被華岳神抓去當第三夫人，透過黑符、朱符及黃符三道符籙讓張令妻得以返回。	①《太平廣記》卷二六「葉法善」條引《集異記》及《仙傳拾遺》謂：「經過之地，救人無數，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為夫婦。師識之曰，尸媚之疾也，不速除之，張死矣。師投符而化為黑氣焉。」 <sup>44</sup>
	②《太平廣記》卷二九八「趙州參軍妻」條引《廣異記》，敘述趙州盧參軍之妻忽暴心痛而卒，盧生求正諫大夫明崇儼救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為，遂書三符以授盧。還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燒其次；若又不活，更燒第三符，橫死必當復生，不來真死矣。盧還如言，累燒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 <sup>45</sup>
	③《太平廣記》卷三〇〇「河東縣尉妻」條引《廣異記》謂，景雲年間，河東南縣尉李某妻王氏，為華山府君所攝：「有人詣門，自言能活夫人……忽見一人，乘黑雲至，云：『太一令喚王夫人。』神猶從容，請俟畢會。尋又一人乘赤雲，大怒曰：

<sup>42</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115。

<sup>43</sup> 參考張鴻勳，《敦煌話本、詞文、俗賦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1993），頁 22-25。蕭登福，《敦煌俗文學論叢》，頁 145-168。

<sup>44</sup>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6，頁 170-171。

<sup>45</sup> 《太平廣記》，卷 298，頁 2373。

	<p>『太一問華山何以輒取生人婦，不速送還，當有深譴。』神大惶懼，便令送至家。」<sup>46</sup></p> <p>④《太平廣記》卷三〇一「仇嘉福」條引《廣異記》敘述仇嘉福求太乙神於華嶽祠救暴亡之崔司戶妻：「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持簿書云：『天配為己妻，非橫取之。』然不肯遣。須臾，有大神五六人，持金杵，至王庭，徒眾駭散，獨神立樹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己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sup>47</sup></p> <p>⑤《太平廣記》卷三七八「李主簿妻」條引《逸史》謂，選人李主簿新婚妻為金天王所攝，葉仙師善符術：「遂書符焚香，以水噴之，符化北飛去，聲如旋風，良久無消息，仙師怒，又書一符，其聲如雷，又無消息。少頃，鞍馱到，取朱筆等，令李左右煮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道符，噴水叱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漸開眼能言。」<sup>48</sup></p>
2. 葉淨能安置於長安玄都觀。康太清女被野狐精魅所附，葉淨能將其斬為三段，康太清女宛然無損，平復如故。	《太平廣記》卷二八五「葉道士」條引《朝野僉載》謂：「唐陵空觀葉道士，呪刀，盡力斬病人肚，橫桃柳於腹上，桃柳斷而肉不傷。後將雙刀斫一女子，應手兩段，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續之，噴水而呪，須臾，平復如故。」 <sup>49</sup>
3. 葉淨能分身為皇帝採仙藥，途中行經錢塘江，有惡蜃，書符一道，斬為三段，過江取得仙藥。	《太平廣記》卷二六「葉法善」條引《集異記》及《仙傳拾遺》謂：「錢塘江常有巨蜃，時為人害，淪溺舟楫，行旅苦之，投符江中，使神人斬之，除害殄凶。」 <sup>50</sup>
4. 高力士命人掘地道，內打五百面鼓。皇帝向葉淨能表示大	<p>①《太平廣記》卷二六「葉法善」條引《集異記》及《仙傳拾遺》，曾指法善「祛妖偽」<sup>51</sup>，疑指此。</p> <p>②《太平廣記》卷二八五「明崇儼」條引《朝野僉載》謂：「唐明崇儼有術法，大帝試之，為地窖，遣妓奏樂，引儼至。謂曰：</p>

<sup>46</sup> 《太平廣記》，卷 300，頁 2382-2383。

<sup>47</sup> 《太平廣記》，卷 301，頁 2392。

<sup>48</sup> 《太平廣記》，卷 378，頁 3012。

<sup>49</sup> 《太平廣記》，卷 285，頁 2269。

<sup>50</sup> 《太平廣記》，卷 26，頁 171。

<sup>51</sup> 《太平廣記》，卷 26，頁 172。

<p>內有妖鼓之聲，希望他能處理。葉淨能作法化大蛇入地道得知事情真相，奏曰「陛下試臣符籙之功，令人打鼓。」</p>	<p>『此地常聞絃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儼曰：『諾。』遂書二桃符，於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上笑，喚妓人問，云：『見二龍頭，張口向下，遂怖懼不敢奏樂也。』上大悅。<sup>52</sup></p>
<p>5. 葉淨能將酒瓮化成一道士，為皇帝宴會取樂。</p>	<p>①《太平廣記》卷二六「葉法善」條引《集異記》及《仙傳拾遺》謂：「燕國公張說，嘗詣觀謁，師命酒，說曰：『既無他客。』師曰：『此有麴處士者，久隱山林』……燕公將去，師忽奮劔叱麴生曰：『曾無高談廣論，唯沉湎於酒，亦何用哉？』因斬之，乃巨榼而已。」<sup>53</sup></p> <p>②《太平廣記》卷三〇「張果」條引《明皇雜錄》、《宣室志》、《續神仙傳》謂：「飲及一斗，不辭。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玄宗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落地，化為一榼，玄宗及嬪妃皆驚笑。視之，已失道士矣，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sup>54</sup></p> <p>③《太平廣記》卷七二「葉靜能」條引《河東記》敘述唐汝陽王好飲，術士葉靜能曰：「某有一生徒，酒量可為王飲客矣，然雖侏儒，亦有過人者，明日使謁王，王試與之言也。」<sup>55</sup></p> <p>④《太平廣記》卷三六八「麴秀才」條引《開天傳信記》敘述葉法善宴會朝客，忽有麴秀才闖入：「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於末席，抗聲譚論，援引今古……。法善密以小劔擊之，隨手喪元，墜於堦下，化為餅蓋。一坐驚懾惶遽，視其處所，乃盈餅釀醞也。咸大笑。」<sup>56</sup></p> <p>⑤《太平廣記》卷三七〇「姜修」條引《瀟湘錄》敘述，并州姜修嗜酒無對手，「忽有一客，卓衣烏帽，身才三尺，腰闊數圍，造修求酒。修飲之甚歡，乃與促席酌……乃一多年酒甕，已破矣。」<sup>57</sup></p>

<sup>52</sup> 《太平廣記》，卷 285，頁 2270。

<sup>53</sup> 《太平廣記》，卷 26，頁 172-173。

<sup>54</sup> 《太平廣記》，卷 30，頁 193。

<sup>55</sup> 《太平廣記》，卷 72，頁 450。

<sup>56</sup> 《太平廣記》，卷 368，頁 2931-2932。

<sup>57</sup> 《太平廣記》，卷 370，頁 2943-2944。

6. 葉淨能書符作法爲唐玄宗取得龍腿一隻。	<p>①《太平廣記》卷二六「葉法善」條引《集異記》及《仙傳拾遺》，有「烹龍肉」<sup>58</sup>事，但未詳說。</p> <p>②《太平廣記》卷二八五「劉靖妻」條引《朝野僉載》謂：「唐蜀縣令劉靖妻患，正諫大夫明崇儼診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靖以爲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甕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sup>59</sup></p>
7. 葉淨能作法求雨。	<p>《太平廣記》卷二六「葉法善」條引《集異記》及《仙傳拾遺》，曾說其「致風雨」<sup>60</sup>，然未詳述。</p>
8. 皇帝大赦天下，任百姓點燈供養。葉淨能作法帶皇帝、高力士等人至劍南觀燈，並在蜀王殿上奏樂及遺留汗衫子爲信。	<p>《太平廣記》卷二六「葉法善」條引《集異記》及《仙傳拾遺》謂：「開元初，正月望夜，玄宗移仗于上陽宮以觀燈，尚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螭、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玄宗見大悅，促召師觀于樓下，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涼府今夕之燈，亦亞於此。』玄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召。』玄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往得乎？』曰：『此易耳。』於是令玄宗閉目，約曰：『必不得妄視，若誤有所視，必有非常驚駭。』如其言，閉目距躍，已在霄漢，俄而足已及地，曰：『可以觀矣。』既覩影燈，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女紛委。玄宗稱其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玄宗於涼州，以鏤鐵如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於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sup>61</sup></p>
9. 爲皇后祈子。	<p>《太平廣記》卷三〇〇「葉淨能」條引《廣異記》謂：「開元初，玄宗以皇后無子，乃命葉淨能道士，奏章上玉京天帝，問皇后有子否？久之章下，批云無子，跡甚分明。」<sup>62</sup></p>
10. 八月十五日夜，葉淨能帶皇帝遊月宮。	<p>①《太平廣記》卷二二「羅公遠」條引《神仙感遇傳》、《仙傳拾遺》、《逸史》等書謂：「開元中，中秋望月，時玄宗於宮中翫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拄杖，向空擲之，化爲大橋，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色侵人，遂至大城闕。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商羽衣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卻顧其橋，隨步而滅，且召伶官，依其聲調作霓商羽衣曲。」<sup>63</sup></p>

<sup>58</sup> 《太平廣記》，卷 26，頁 172。

<sup>59</sup> 《太平廣記》，卷 285，頁 2270。

<sup>60</sup> 《太平廣記》，卷 26，頁 172。

<sup>61</sup> 《太平廣記》，卷 26，頁 172。

<sup>62</sup> 《太平廣記》，卷 300，頁 2385。

<sup>63</sup> 《太平廣記》，卷 22，頁 147。

	<p>②《太平廣記》卷二六「葉法善」條引《集異記》及《仙傳拾遺》謂：「八月望夜，師與玄宗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畫，師因請玄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於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sup>64</sup></p> <p>③《太平廣記》卷七七「葉法善」條引《廣德神異錄》謂：「法善又嘗引上遊於月宮，因聆其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曲，而歸傳之，遂為霓裳羽衣曲。」<sup>65</sup></p> <p>④《太平廣記》卷二〇四「唐玄宗」條引《開天傳信記》謂：「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流亮清越，殆非人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清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尋，盡得矣。」<sup>66</sup></p>
<p>11. 葉淨能見大內一宮人，美貌殊絕，作法取之。</p>	<p>《太平廣記》卷二八五「東明觀道士」條引《開天傳信記》謂：「唐開元中，宮禁有美人，忽夜夢被人邀去，縱酒密會，極歡而歸，歸輒流汗倦怠，後因從容奏於帝，帝曰：『此必術士所為也。汝若復往，但隨宜以物識之。』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風之上，寤而具啟，帝乃潛以物色，令於諸宮觀中求之，果於東明觀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sup>67</sup></p>
<p>12. 皇帝命高力士設計欲殺葉淨能，葉淨能作法隱身入殿柱，後遁歸大羅天。</p>	<p>①《太平廣記》卷二二「羅公遠」條引《神仙感遇傳》、《仙傳拾遺》、《逸史》等書謂：「玄宗怒，罵之，遂走入殿柱中，數玄宗之過，玄宗愈怒，易柱破之，復入玉碣中，又易碣，破之為數十片，悉有公遠之形，玄宗謝之，乃如故。」<sup>68</sup></p> <p>②《太平廣記》卷七七「羅思遠」條引《開天傳記》謂：「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為戲，一何虐也。』」<sup>69</sup></p>

透過故事內容的對照，可以發現《葉淨能詩》揉合唐代許多著名道士如葉法善、明崇儼、葉淨能、羅公遠等人事蹟故事而成的集合體，當中皆有一個共同特

<sup>64</sup> 《太平廣記》，卷 26，頁 172。

<sup>65</sup> 《太平廣記》，卷 77，頁 487。

<sup>66</sup> 《太平廣記》，卷 204，頁 1552。

<sup>67</sup> 《太平廣記》，卷 285，頁 2273。

<sup>68</sup> 《太平廣記》，卷 22，頁 149。

<sup>69</sup> 《太平廣記》，卷 77，頁 486。

性即道士法術無所不能，故《葉淨能詩》作品的流傳或許與道士透過道術、道法、符籙等法力無邊、無所不能來推廣宣傳道教思想，讓更多民眾信仰之，因而形塑「葉淨能」無所不能的形象；推測此應為《葉淨能詩》書寫傳遞的意義所在。

### 三、《葉淨能詩》反映唐代社會對道士道術的解讀

#### （一）道教的發展

《葉淨能詩》具有濃厚道教色彩。道教源自中國上古以來的神仙之術、巫術等並揉合長生不死、陰陽五行等思想，至漢朝末年逐漸形成派別，如張角太平道、張陵五斗米道等，此外，道教修練可分為丹藥及符籙兩種。

唐朝因為道教奉行老子李聃為祖師，及皇帝對於長生不死的追求等，將道教奉為唐朝國教，其中又以唐玄宗最為積極，曾為《道德經》作注、舉行道舉等。故《葉淨能詩》選擇唐玄宗做為故事內容一員有其代表性，透過積極推崇道教的唐玄宗來襯托葉淨能法術無邊，並反映唐人對於唐玄宗熱衷追求長生不死、吃丹藥、寵信道士等之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唐人對於道士法術、符籙等無所不能的好奇，如《葉淨能詩》提及葉淨能修行道法後可以辟穀食氣如仙人一般及會乘踢、符籙、分形、隱形之術等，最後長生飛昇歸大羅天。

#### （二）民眾生活寫照及對未知世界的好奇

《葉淨能詩》敘述葉淨能法術無所不能，他幫民眾解決困難、幫君王求得仙藥、龍腿及帶領君王遊玩劍南、月宮等處，內容充滿想像、幻化、奇異，但也透露民眾生活的疾苦或困難的問題，如華岳神娶生婦一事，不就是民眾遇到豪強土匪官員強取民女，無力反抗，不得不接受的寫照？又如葉淨能祈雨一事，不也是民眾遇到乾旱天災，生產生計受損，遭受生命威脅，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祈求上天降下甘霖的無助寫照？又如葉淨能帶著唐玄宗夜遊月宮，不也是人們對於月球、月宮的好奇嗎？因而在《葉淨能詩》中描繪的月宮「以水精為牆，以水精為樓臺。……娑羅樹邊看樹。……枝條直赴三千大千世界，其葉顏色，不異白銀，花如同雲色。……冷氣凌人，雪凝徹骨」<sup>70</sup>，彷彿不食人煙的仙界。

<sup>70</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1112-1113。

#### 四、小結

透過史書與《葉淨能詩》所載葉淨能事蹟，可知《葉淨能詩》中的葉淨能是唐代多位道士事蹟的集合體，其書寫的目的與意義應是透過唐玄宗大力崇道的史實，來襯托葉淨能施展法術無所不能的形象，並藉此推廣道教的思想。此外，透過《葉淨能詩》反映唐代社會對道士道術的解讀、憧憬及反映唐人生活的寫照等。

### 第四節 河西張氏政權與敦煌的命運

#### 一、研究概況

《張義潮變文》及《張淮深變文》二文內容皆有缺損，而張義潮（一作張議潮）與張淮深他們對於河西敦煌地區等地收復、經營貢獻極大，但由於正值唐朝國力衰退之際，故關於張義潮、張淮深事蹟在史書上所載有限。隨著敦煌石窟出土唐五代至宋的相關文物後，學者透過《張義潮變文》及《張淮深變文》二文內容分析研究這二人相關事蹟的記載。但由於這二篇變文記載內容也有限，故歷來學者在探討二文內容意義外，也採用敦煌出土的其他碑文、文書等資料來進一步深入研究探討張義潮、張淮深等人對於沙州、涼州等地收復經營的情況，並透過這些資料來研究了解唐末至宋初中國史書所載不備的河西地區政權嬗變情形、西域諸國對此地的角逐經營情況等。

羅振玉、向達、孫楷第、蘇瑩輝、孫修身、鄧文寬、楊秀清、榮新江、李永寧、劉進寶等學者都曾以《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等敦煌出土文物來探討河西地區在唐中晚期政權嬗變的情況等，當中對於《張義潮變文》與史書所載張義潮收復沙州年代的差異、張義潮是否為收復涼州的軍隊帶領者、張義潮為何將政權交由姪子張淮深、張淮深一家為何被殺害等各有不同的解讀。這些內容學者多已深入分析探討，不一一說明，可參閱蘇瑩輝所著《敦煌學概要》<sup>71</sup>對於瓜沙史事有深入研究、榮新江所著《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察》<sup>72</sup>對於歸義軍在唐中葉至宋於河西地區經營狀況的研究、劉進寶所著《敦煌學論述》<sup>73</sup>對於張義潮的起義及歸義軍的成立等論述。

<sup>71</sup> 蘇瑩輝，《敦煌學概要》，台北：五南圖書出版，1988。

<sup>72</sup>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6。

<sup>73</sup> 劉進寶，《敦煌學論述》，台北：洪葉文化，1995。

## 二、河西張氏政權與敦煌命運

中國自漢武帝主動討伐匈奴後，尤其在元狩二年（前 121）霍去病攻打匈奴一役大勝，漢朝於西域地區陸續設置武威（涼州）、酒泉（肅州）、張掖（甘州）、敦煌（沙州）四郡且將此納入中國管轄之地，並將此區域稱為「河西走廊」<sup>74</sup>，此四郡稱為「河西四郡」。隨著中國國力衰退無力控制此區域及西域其他族群對此地虎視眈眈的情況下，中國在漢末魏晉南北朝時逐漸喪失對此地的管轄，直到唐太宗滅了東突厥及唐高宗滅了西突厥後，中國在此區域的經營漸入佳境。但隨著唐朝中葉國力衰退及吐蕃勢力崛起，尤其在安史之亂唐朝調派河西一帶精兵前往協助，以致河西軍防出現漏洞，吐蕃利用此機會發動攻擊，陸續佔領河西地區一帶，並在此實行吐蕃制度，一直到大中二年（848）張義潮等人利用吐蕃內鬩的時機奪取沙州。

張義潮，沙州人，父張謙逸官至工部尚書。張義潮出生時，吐蕃已佔領沙州（敦煌），本身經歷吐蕃殘暴統治，後於吐蕃內鬩之際，趁機崛起，並在沙州號召群雄推翻吐蕃統治。張義潮選擇在沙州起義，除地緣考量外，再加上沙州長期以來是河西地區漢人主要的聚集地—此現象自大歷元年（766）河西節度楊休明由涼州徙鎮沙州後，周圍的漢族軍民也紛紛來到，使沙州遂成為當時河西地區漢人的聚集地。且在安史之亂時吐蕃攻取沙州，沙州人民堅持抵抗長達十一年之久。後因彈盡糧絕，在「不徙它境」的條件下出城投降，讓沙州漢人得以聚存，延續漢人的思想文化、風俗民情等。

張義潮於大中二年取得沙州後，以此為據點積極收復其他被外族佔領的地區，並將此事派人告知唐朝，但正值戰亂之局，為了消息能確實傳遞，派出十隊使者帶著相同書信前往長安，最後僅有一支隊伍在天德軍防禦使李丕的協助下，於大中四年（850）抵達長安。在這段時間，張義潮仍積極收復其他州，後於大中五年（851）八月，張義潮收復瓜、沙、伊、肅等十一州，並派其兄長張義潭（一作張議譚）等二十九人攜帶十一州圖籍入長安告捷。唐朝嘉許張義潮功勞，於該年十一月，在沙州設置歸義軍，以張義潮為節度使。自此之後，沙州河西等地進入歸義軍治理時期，且自張義潮被任命為歸義軍節度使後，節度使一職由張氏擔任，直到朱溫篡唐建立後梁，張承奉亦脫離中原朝代自建西漢金山國。本文僅探討張義潮、張淮深時期與沙州一帶的情況。

《張義潮變文》內容雖有缺損，但描述大中十年（856）至十一年（857）沙州地區與周邊外族的戰鬥情形，該變文提及三件與外族衝突之事，分別是與吐渾吐蕃、納職縣回鶻吐渾及王端章使臣於雪山南畔受到迴鶻劫奪國信，前兩件事歸義軍出動攻擊大勝，後一件僅載張義潮知曉此事，但後續是否有出動攻擊因變文

<sup>74</sup> 「河西走廊」為東南斜向西北的天然走廊，是古代絲道。位在甘肅省西北，祁連山的北邊，合黎山與龍首山的南方。因位於黃河西邊，稱為「河西走廊」。

缺損無法得知，然學者推測這可能是引起大中十二年（858）至咸通二年（861），歸義軍歷時三年取下涼州的原由。透過變文所述可以知曉張義潮收復沙州河西一帶後，仍然不斷受到周邊外族攻擊，且唐朝本身內部藩鎮割據、朋黨傾軋無法提供多餘的軍隊來協助，此外張義潮勢力也讓唐朝對其有所提防，故其兄張義潭於大中五年入朝後，一直留置於長安，可說是變相的人質。

張義潮於咸通二年取下涼州。唐朝於咸通四年（863）設置涼州節度使，由張義潮兼領。咸通七年（866）張義潭過世，張義潮接著於咸通八年（867）束身歸闕，留置京師，直到咸通十三年（872）過世。張義潮入朝期間，將沙州河西歸義軍之政事等交由姪子張淮深代為管理，期間回鶻勢力已深入到甘、肅等地，甚侵擾瓜州，張淮深尚能防備回擊，就如同《張淮深變文》描述張淮深平定回鶻，朝廷下敕嘉許，並令放回生擒的回鶻，不料回鶻有惡心於西桐海一帶埋伏攻擊唐使節團，張淮深帶軍攻打大勝。但回鶻勢力與日遽增，於乾符三年（876），西州回鶻攻佔伊州。可知，張淮深守備沙州帶領歸義軍期間，面臨著周遭外族虎視眈眈、凌厲攻擊，以及沙州附近州縣一一淪為外族囊中物，沙州及張淮深的領導面臨著險峻的考驗。在此之際，張淮深多次向唐朝請求授予節度使一職，使其名正言順帶領歸義軍，但唐朝始終不願意，直到張義潮過世後才授予，而這卻加劇歸義軍內部的分裂，甚至政敵於大順元年（890）發動攻擊暗殺張淮深夫妻及其六子。這些事件的過程令人難以理解，如張義潮為何要入朝為質、唐朝為何遲遲不冊封張淮深節度使一職、張淮深及其家人為何被暗殺等，推測這或許與孫楷第曾推考張淮深才是咸通二年取下涼州的主要功勞者有關，因為張淮深於涼州之役勢力崛起再加上張義潮的孩子年紀尚幼，故張義潮不得不把政權交由張淮深；而歸義軍內部分裂或許也和叔姪二人嫌隙及派系等有關。然究竟是何人策劃暗殺張淮深及其家人？一說是索勳、一說是張淮鼎，然此暗殺事件的主謀究竟為何人，由於史料缺乏，真相仍有待釐清。

張淮深過世後，由張義潮之子張淮鼎接任，但於大順三年（892）張淮鼎過世，將孤子張承奉託付於索勳。索勳利用此時機坐大勢力，令沙州地區其他大族倍感威脅，直到乾寧三年（896）張承奉依靠沙州其他大族勢力，奪回實權，甚至於唐朝被篡後，自建西漢金山國。

張氏在沙州一帶的治理，自張淮深時期每況愈下，甚至到了張承奉時期於辛未年（914）與回鶻訂約向回鶻稱臣保持現有的統治權，爾後曹氏家族取代張氏在此地的治理權。

## 三、《張義潮變文》及《張淮深變文》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 (一) 補史書所不及備之處

兩篇變文內容都有缺損，但仍可添補史書所不及備的內容。例如：《張義潮變文》描述大中十年至十一年，沙州受到周圍外族攻擊及大唐差冊立迴鶻使中丞王端章於雪山南畔受到迴鶻攻擊及劫奪國信，陳元弘向張義潮求救—「元弘本使王端章，奉勅持節北入單于，充冊立使。行至雪山南畔，遇逢背逆迴鶻一千餘騎，當被劫奪國冊及諸勅信。元弘等出自京華，素未諳野戰，彼眾我寡，遂落奸虞」<sup>75</sup>。關於變文所載使者途中遇劫之事，史書亦有所記載，如《資治通鑑》記載大中十年「十一月，辛亥，冊拜為唃祿登裡羅汨沒密施合俱錄毘伽懷建可汗，以衛尉少卿王端章充使」<sup>76</sup>，及大中十一年十月「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為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sup>77</sup>。若僅以史書所載，可知王端章因黑車子所塞，未能達成唐朝皇帝使命，甚至被懲處貶官；但若以變文所載，可知王端章為何途中為黑車子所塞，原來是因為遇到迴鶻埋伏以致無法完成使命。透過變文所載內容，對事件有較人性、合理的陳述，甚至可能較接近實際發生的情況，因為河西地區位處偏遠之地、一般民眾對於使者派遣往來不可能知曉、史書所載內容有限等，推測《張義潮變文》或許是當時河西地區軍隊協助此事相關人物的口耳流傳，經民眾加以創作而成的寫實作品。

## (二) 唐中葉後外患不斷的寫照

《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內容多描述戰爭場景及歸義軍如何英勇對抗外族襲擊的過程，這正是唐中葉以來河西地區人民不斷面臨外族欺凌的實際狀況，透過變文陳述，一方面呈現當時河西地區戰爭不斷的實際場景，以及有些地區淪為外族統治沾染外族習性的描述，如《張淮深變文》描述使者至敦煌所見之感觸「見甘涼瓜肅，雉堞彫殘，居人與蕃醜齊肩，衣著豈忘於左衽。獨有沙洲一郡，人物風華，一同內地」<sup>78</sup>；另一方面呈現人民冀望有個英雄式人物威風凌厲、所向無敵幫他們捍衛家園，如《張義潮變文》描述軍隊作戰情形「令整理隊伍，排比兵戈，展旗幟，動鳴鼙，縱八陣，聘英雄。分兵兩道，裹合四邊。人持白刃，突騎爭先。須臾陣合，昏霧漲天，漢軍勇猛而乘勢，曳戟衝山直進前，蕃戎膽怯奔南北，漢將雄豪百當千」<sup>79</sup>，讓外族無法凌駕其上、與之抗衡等英勇作戰表現。

<sup>75</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33-934。

<sup>76</sup> 《資治通鑑》，卷 249，〈唐紀六十五〉，「宣宗大中十年（856）十一月」條，頁 8061。

<sup>77</sup> 《資治通鑑》，卷 249，〈唐紀六十五〉，「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十月」條，頁 8066。

<sup>78</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44。

<sup>79</sup>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931。

#### 四、小結

透過史書與《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所載之沙州地區經營，推測《張義潮變文》、《張淮深變文》應和唐末五代沙州人與周邊外族相對抗下所產生的寫實故事之記載；其可補史書所不及備之處以及反映唐代中葉後外患不斷的寫照等邊疆情形。

綜觀本章探討的敦煌變文有《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葉淨能詩》、《張義潮變文》及《張淮深變文》五則，而這五則內容所描述的人事物皆在史書有所載，但唐太宗入冥及葉淨能法術無邊等描述多為穿鑿附會及想像的內容。然這五則變文所傳遞的意義也各有不同，如《韓擒虎話本》傳遞人們對於英雄人物的崇拜；《唐太宗入冥記》傳遞人們對君王不妥行為的撻伐及對冥界地獄的審判觀念；《葉淨能詩》傳達人們對道士道術的憧憬；而《張義潮變文》及《張淮深變文》則可補史書對邊疆地區記載不備的缺憾，使沙州（敦煌）地區在唐末五代的歷史發展有較清楚的記載流傳。

## 結 論

透過對敦煌變文講史類故事內容的分析及探討，發現當中書寫的歷史人物形象與史書或文人筆下的形象有著差異轉變，甚至有著不同概念的呈現。這是因為敦煌變文這類講唱文學作品一當初是僧侶以通俗方式來講唱中國歷史人物生平事蹟之故事，以此來吸引聽眾，並將佛教思想穿插其中來宣傳佛教教義，故以民間大眾對歷史人物的印象為其創作講唱的立場及方式，此外也穿插當代人物對這些歷史人物的相關投射。以下總結各章節透過史書與變文的相較所發現的歷史人物等書寫差異的情形來釐清或試論敦煌變文中對歷史人物書寫的目的或意義，以及敦煌變文所反映的唐代社會。

第一章〈先秦歷史人物的原型與改造〉，推論判斷《舜子變》應是僧侶或統治者為了宣傳孝道思想所做，其肩負著「教孝」的功能，勸人行孝得善報。另外，推論判斷《伍子胥變文》肩負著「教孝」及「教忠」的功能，且寓含著對君王不採納忠臣諫言的反諷，此外也傳遞著中國自古以來血親復仇的觀念。

第二章〈漢代歷史人物的書寫〉，推論判斷《漢將王陵變》應肩負傳遞著「忠義節烈」、「捨孝成忠」的觀念；《季布詩詠》傳遞著「戰爭策略」、「不以成敗論英雄」、「對弱者同情」的運用及心聲；《捉季布傳文》傳遞著「對英雄人物反抗逆境」的推崇；而《李陵變文》、《蘇武李陵執別詞》對李陵形象的定位是「忠君愛國之人」，非史書所載「不忠不孝之叛將」，但無奈造化弄人，然當中對李陵忠國之心是肯定的；推論判斷《王昭君變文》對王昭君形象的定位是「對漢朝思念不已的忠君忠國之人」，而這樣書寫形象的轉變，應與中國禮教倫理道德觀念的發展有關，如對於國家以漢女與外族進行和親之事、讓漢女接受胡人妻母風俗等產生排斥，故將昭君形塑為對漢朝牽掛、對家鄉故土牽掛，以致身體孱弱不堪而結束生命，如此一來，昭君就沒有與單于生子或再婚的倫理道德衝突之問題。

第三章〈神話式與寓言式人物的書寫〉，所論述的《孟姜女變文》、《秋胡變文》、《韓朋賦》、《董永變文》及《廬山遠公話》這五則變文，當中描述的人事物除了慧遠可以確定其在史書所載之時空背景外，其餘人物多為複合式。推論判斷《孟姜女變文》、《秋胡變文》及《韓朋賦》皆與夫婦情感有關，但《孟姜女變文》傳達的是對統治者剝削的不滿，《秋胡變文》傳達的是傳統婦女堅貞的形象及諷刺文人官僚對忠孝倫理言行不一的行為，《韓朋賦》傳達的是為了捍衛愛情敢於向強權者抗爭以及對強者欺凌弱者的譴責；而《董永變文》傳達的是「孝道」觀念的推行；《廬山遠公話》傳達的是佛教因果輪迴報應的思想。

第四章〈當代歷史人物的評價與書寫〉，論述《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葉淨能詩》、《張義潮變文》及《張淮深變文》五則變文。推論判斷《韓擒虎話本》傳遞人們對於英雄人物的崇拜；《唐太宗入冥記》傳遞人們對君王不妥行為的撻伐及對冥界地獄的審判觀念；《葉淨能詩》傳達人們對道士道術的憧憬；而《張義潮變文》及《張淮深變文》則可補史書對邊疆地區記載不備的缺憾，使沙州（敦煌）地區在唐末五代的歷史發展有較清楚的記載流傳。

這樣形象書寫傳遞的差異，除了時空演變外，也多與人民對歷史人物的解讀、同情有關，而當中也會受到所處的時空環境及當代周圍所發生之事件等互相摻雜的影響有關，就如克羅齊所言：「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故變文所述內容也蘊含著唐人對這些人事物的看法及投射等，以及反映著唐代社會，如對王昭君出塞邊疆的同情而將其轉化為一段對漢朝思思念念的故事，又如對李陵作戰失利降匈奴遭滅族的同情而將其轉化為李陵是詐降但卻不為君王信任以致一生終留匈奴的無奈等，而這些都跟沙州當地人民於唐中葉的現實處境有關，故藉由王昭君、李陵等故事投射沙州人民當時的心境。此外變文內容也反映當時的唐代社會，如《秋胡變文》反映著唐代士人以功名利祿等來奉養事親的觀念，如《舜子變》反映著唐代婦人改嫁、強悍作風，如《伍子胥變文》反映著人民對於血親復仇者遭受國法懲處的不忍及同情，如《漢將王陵變》反映著王陵母教導王陵捨孝為忠的孝道觀念，如《孟姜女變文》反映著人們對於戰爭、築城之苦、封建官吏君王的剝削等不滿及唐代送寒衣的寫照，如《韓朋賦》反映著對愛情的堅貞及無道君王的撻伐，如《董永變文》反映著唐代平民生活的困境及牙人的仲介，如《廬山遠公話》反映唐代佛教因果觀等思想的盛行，如《韓擒虎話本》反映著人們期待英雄人物的拯救等，如《唐太宗入冥記》反映著唐代官場文化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的醜陋現象等，如《葉淨能詩》反映著唐人對道士道術的好奇等，如《張義潮變文》及《張淮深變文》反映著唐代邊疆地區與外族對抗連年戰爭不斷的寫照。

綜合上述變文內容，可發現其蘊含著濃厚的佛教思想外，也傳遞著中國古代孝道、忠君思想在其中。推論這樣的內容書寫，應與中國古代統治者的「孝道」、「忠君」等政策的推廣有關，故僧侶為了迎合統治者及民眾的倫理觀念，將這些歷史人物的形象作了轉變；但另一方面這些變文內容也反映著唐代社會。

## 參考書目

### 一、基本史料（按朝代順序排列）

- 1.（漢）司馬遷《史記》（新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2.（漢）班固《漢書》（新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3.（漢）蔡邕《琴操》，出版地不詳，藝文印書館，1970年。
- 4.（漢）劉向《說苑》，台北，台灣商務，1967年。
- 5.（漢）劉向《孝子傳》，出版地不詳，藝文印書館，1972年。
- 6.（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
- 7.（晉）葛洪《西京雜記》，收入廣陵書社編《筆記小說大觀》，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
- 8.（宋）劉義慶撰，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台北，正文書局，1999年。
- 9.（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10.（唐）魏徵等撰《隋書》（新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11.（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新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12.（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台北，木鐸編輯室，1974年。
- 13.（唐）張鷟撰《朝野僉載》，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14.（唐）劉知幾，姚松、朱恒夫譯注《史通·內篇》，台北，台灣古籍，2002年。
- 15.（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16.（晉）劉昫等編《舊唐書》（新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17.（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新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18.（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新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19.（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新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20. (宋) 郭茂倩《樂府詩集》，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
21. (宋) 朱熹撰《朱子語類》，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2. (清) 聖祖御定《全唐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23. (清) 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24. 王照圓《列女傳補注》，台北，台灣商務，1976年。
25.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26. 撰者不詳《瑠玉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27. 撰者不詳《唐鈔文選集注彙存》，上海，上海古籍，2007年。

## 二、專書（按姓氏筆畫排列）

1. 王重民等編《敦煌變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
2. 李幸玲《廬山慧遠研究》，台北，萬卷樓圖書，2007年。
3. 周紹良等選注《敦煌文學作品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4. 邵文實《敦煌邊塞文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2007年。
5. 邱鎮京《敦煌變文述論》，台北，台灣商務，1970年。
6. 洪淑苓《牛郎織女研究》，台北，台灣學生，1988年。
7. 胡適《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台北，遠流出版，1986年。
8. 高國藩《敦煌民間文學》，台北，聯經出版，1994年。
9. 高國藩《敦煌學百年史述要》，台北，臺灣商務，2003年。
10. 張文德《王昭君故事的傳承與嬗變》，上海，學林出版，2008年。
11. 張鴻勳《敦煌說唱文學概論》，台北，新文豐出版，1993年。
12. 張鴻勳《敦煌話本、詞文、俗賦導論》，台北，新文豐出版，1993年。

- 13.陳登武《從人間世到幽冥界：唐代的法制、社會與國家》，台北，五南圖書，2005年。
- 14.項楚《敦煌變文選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15.黃瑞旗《孟姜女故事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3年。
- 16.楊振良《孟姜女研究》，台北，台灣學生，1985年。
- 17.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6年。
- 18.劉進寶《敦煌學論述》，台北，洪葉文化，1995年。
- 19.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 20.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湖南，商務，1938年。
- 21.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9年。
- 22.蕭登福《敦煌俗文學論叢》，台北，台灣商務，1988年。
- 23.蘇瑩輝《敦煌學概要》，台北，五南圖書出版，1988年。
- 24.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台北，漢京文化，2004年。

### 三、期刊論文（按姓氏筆畫排列）

- 1.卞孝萱〈《唐太宗入冥記》與「玄武門之變」〉，《敦煌學輯刊》第2期（總第38期），2000年。
- 2.王利器〈敦煌文學中的《韓朋賦》〉，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3.王昊〈《韓擒虎話本》—歷史演義、英雄傳奇的先聲〉，《明清小說研究》第4期（總第70期），2003年4月。
- 4.汪春泓〈關於《漢書·蘇武傳》成篇問題之研究〉，《文學遺產》第1期，2009年。

- 5.王重民〈敦煌本《王陵變文》〉，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6.王重民〈敦煌變文研究〉，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7.王國維〈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8.田鳳台〈韓朋賦跋〉，《中國文化復興月刊》第11卷第9期，1978年9月。
- 9.尹富〈《伍子胥變文》與唐代的血親復仇〉，《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5期，2003年9月。
- 10.伍世科〈試談《漢將王陵變》的藝術特色〉，《天水師專學報（教育科學版）》第20卷，2000年專輯。
- 11.向達〈論唐代佛曲〉，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12.何寄澎〈《漢書》李陵書寫的深層意涵〉，《文學遺產》第1期，2010年。
- 13.李明〈《伍子胥變文》的文化內涵〉，《湛江師範學院學報》第26卷2期，2005年4月。
- 14.卓美惠〈敦煌變文唐太宗入冥記研究〉，《元培學報》第6期，1999年12月。
- 15.周一良〈讀《唐代俗講考》〉，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16.周天令〈敦煌變文〈葉淨能詩〉中幾個問題的探討〉，《嘉義技術學院學報》第60期，1998年10月。
- 17.周紹良〈談唐代民間文學—讀《中國文學史》中「變文」節書後〉，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18.邵文實〈敦煌李陵蘇武故事流變發微〉，收入季羨林、饒宗頤、周一良主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1997年。
- 19.金榮華〈讀「葉淨能詩」札記〉，《敦煌學》第8期，1984年7月。

- 20.容肇祖〈唐寫本《明妃傳》殘卷跋—彈詞一類作品的新發現，王昭君故事的歧異〉，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21.容肇祖〈敦煌本《韓朋賦》考〉，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22.高國藩〈敦煌本《漢將王陵變》人物論析〉，《藝術百家》第1期，2010年。
- 23.張貞海〈《史記·舜本紀》與敦煌「舜子變」之比較研究〉，《民俗曲藝》72/73期（1991.07-09）。
- 24.張壽林〈王昭君故事演變之點點滴滴〉，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25.張鴻勛〈敦煌講唱文學的體制及類型初探〉，收入張鴻勛《敦煌俗文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
- 26.張鴻勛〈智勇英雄的贊歌—敦煌詞文《捉季布傳文》簡論〉，收入張鴻勛《敦煌俗文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
- 27.張鴻勳〈敦煌話本《葉淨能詩》再探〉，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輯《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1993年。
- 28.梁銀林〈《廬山遠公話》的虛構及其意義〉，《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25卷第11期，2004年11月。
- 29.陳伊婷〈敦煌變文〈捉季布傳文〉與所本史傳之比較研究〉，《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13期，2006年6月。
- 30.陳佳琪〈從〈舜子變〉看後母虐兒母題的中國民間故事〉，《東方人文學誌》第8卷第3期，2009年9月。
- 31.陳登武、于曉文〈從北魏「費羊皮賣女案」說到中國古代的債務和人口買賣〉，《法制史研究》第9期，2006年6月。
- 32.程毅中〈《舜子變》與舜子故事的演化〉，收入柳存仁等著《慶祝潘石禪先生九秩華誕敦煌學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

- 33.黃亞平〈伍子胥故事的演變—史傳系統與敦煌變文爲代表的民間系統的對比〉，《敦煌研究》第2期（總第78期），2003年。
- 34.黃懷寧〈敦煌〈李陵變文〉與《漢書·李陵傳》之情節比較探析〉，《有鳳初鳴年刊》第2期，2005年7月。
- 35.楊宏〈神話·歷史·民間文學—從上古神話到敦煌變文《舜子變》看舜故事的嬗變〉，《天水師範學院學報》第28卷第3期，2008年5月。
- 36.賈名黨〈論《伍子胥變文》之悲情美〉，《天中學刊》第23卷第6期，2008年12月。
- 37.賈雯鶴〈《舜子變》故事演變考〉，《樂山師範學院學報》第18卷第1期，2003年2月。
- 38.路工〈唐代的說話與變文〉，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39.趙秀林〈敦煌變文《舜子變》中的後母形象解析〉，《衡水學院學報》第11卷第2期，2009年4月。
- 40.趙惠芬〈從〈漢將王陵變〉看歷史演變成小說的條件〉，《僑光學報》第13期，1995年10月。
- 41.趙景深〈董永故事的演變〉，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42.劉守華〈試論「舜子變」的演變〉，收入漢學研究中心編《第二屆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1年。
- 43.劉修業〈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下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44.劉惠萍〈在書面與口頭傳統之間—以敦煌本《舜子變》的口承故事性爲探討對象〉，《民俗研究》第3期，2005年。
- 45.劉靜貞〈依違於私情與公義之間—孟姜女故事流轉探析〉，收入李貞德、梁其姿主編《婦女與社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

- 46.潘重規〈敦煌變文新論〉，收入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 47.鄭朝通〈敦煌寫本《廬山遠公話》析論〉，《文學前瞻》第6期，2005年7月。
- 48.鄭廣薰〈敦煌本《韓擒虎話本》的寫卷制作方式和文學特點〉，《藝術百家》第2期（總第107期），2009年。
- 49.蕭欣橋〈論敦煌宗教話本《廬山遠公話》和《葉淨能詩》〉，《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1期，2004年1月。
- 50.蕭登福〈敦煌寫卷《唐太宗入冥記》之撰寫年代及其影響〉，收入蕭登福《敦煌俗文學論叢》，台北，台灣商務，1988年。
- 51.謝明君〈初探中國民間愛情故事中的幻化類型—以敦煌本《韓朋賦》為中心〉，《文學前瞻》第5期，2004年7月。
- 52.謝海平〈由《舜子變》看唐人推行孝道教育的政治措施〉，收入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
- 53.鍾書林〈敦煌李陵變文的考原〉，《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2期，2007年3月。
- 54.顏廷亮〈讀敦煌話本「葉淨能詩」隨筆〉，收入顏廷亮《敦煌文學概說》，台北，新文豐出版，1995年。
- 55.魏建功〈杞梁姓名的遞變與哭崩之城的遞變〉，收入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台北，漢京文化，2004年。
- 56.關德棟〈略說「變」字的來源〉，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57.關德棟〈談「變文」〉，收入周紹良、白化文編《敦煌變文論文錄》上冊，台北，明文書局，1985年。
- 58.蘇詩雅〈敦煌寫本〈孟姜女變文〉敘事探析〉，《東方人文學誌》第9卷第1期，2010年3月。

- 59.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的轉變〉，收入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台北，漢京文化，2004年。
- 60.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收入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台北，漢京文化，2004年。
- 61.顧頡剛〈唐代的孟姜女故事的傳說〉，收入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台北，漢京文化，2004年。

#### 四、學位論文（按姓氏筆畫排列）

- 1.小野純子〈敦煌變文主題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以董永變、舜子變、伍子胥變文三篇爲主〉，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5年。
- 2.井康玉〈敦煌史傳故事研究〉，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4年。
- 3.王玫珍〈敦煌俗文學十六篇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所碩士論文，1987年。
- 4.卓翠鸞〈敦煌史傳變文之敘事藝術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2年。
- 5.林隆盛〈敦煌話本研究〉，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7年。
- 6.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3年。
- 7.高云萍〈伍子胥故事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 8.張秀莉〈漢將李陵故事研究〉，國立台南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7年。
- 9.張瑞芬〈伍子胥變文及其故事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5年。
- 10.陳秀香〈敦煌通俗文學之女性形象研究〉，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文所碩士論文，2003年。

- 11.陳雍穆〈孟姜女歌仔冊之語言研究—以押韻與用字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1年。
- 12.陳麗卿〈韓憑故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7年。
- 13.楊西華〈唐代俗講文學（變文）的「原創性」及其與「大眾需要」關係之研究〉，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8年。
- 14.廖秀芬〈從經典到世俗—舜子傳說之敘事發展與詮釋〉，國立嘉義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8年。
- 15.蒲麗惠〈秋胡戲妻故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7年。
- 16.鄭名棋〈敦煌佛教民間文學之研究—以講唱文學與文化義蘊為中心〉，國立花蓮師民間文學所碩士論文，2004年。
- 17.蕭夙雯〈敦煌話本探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02年。
- 18.謝海平〈講史性之變文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0年。